



853.7  
217-1225

原  
巴  
金

新時代小說叢刊之一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9. 10. 2  
人民卷



3 0613 7419 9

## 序

寫這小說用力並不多，記得是去年正月初動手五月初完畢的。中間分了十一次，每次執筆還不到一天，寫成一章便送到一家週報去發表。全部刊畢後我會把牠校改一次。這回的修改算是第二次了，刪改的地方較多一點。改完重讀，覺得這還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部作品。

這裏沒有什麼空泛的想像。我確實充分地利用了我的一部分的生活經驗。我大前年冬天曾在一個煤山上作過客人，在那裏受過一個星期的客氣的款待。我又有着充分的自由，可以隨意地看，隨意地聽，而且隨意地和一個機工在窰裏埋了兩個多鐘頭，就在這窰裏一個多月前曾發生過一次爆炸，死掉十五個人。因此曾有人勸阻我下窰，但我終於冒險地下去了。我這樣做並沒有別的用意，連找小說材料的心思也沒有。說句實話，我

只是在體驗生活，嘗嘗生活的各種味道。所以直到兩年以後我纔利用這題材寫了小說。我在沙丁序中曾表示過想寫一部像左拉的萌芽那樣龐大的作品。但我沒有那種魄力。這部震比起左拉的小說來，是太渺小，太渺小了。不過我的願望還沒有死。也許再過幾年我會把這小說完全重作一次。那時候我希望牠會更像樣一點。

一九三四年九月。

雪

巴

金

一陣煙霧過後，小火車就離開了三里橋的車站。時間是下午四點鐘。太陽開始緩緩地往山那邊落了。陽光留戀地掛在車頂上，給火車鍍了一層金色。這一系列火車就像一隻金甲爬蟲，慢慢地在兩匹山中間的軌道上動着。

這軌道是十多年前才鋪設的。以前這裏是一匹荒山，環境是荒涼的，寂寞的，在山脚下寥寥有幾個人家，半山上還有些竹林。市集離這兒有一里多路的光景。外面的人少到這裏來，這裏從沒有什麼新鮮的事情。居民的生活永遠是單調的，種一些山田，編一些竹器。壯年的男女一個月裏可以到市集去幾次，拿他們製成的東西換些錢，帶些需用的東西回來。生活就像刻好了的木板一般。

但是自從人們發現了煤山，在那裏開設了煤礦局以來，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爲了運煤出來到各大都市去售賣，煤礦局就修建了一條小鐵道，貫通了這匹荒山，直通到大煤

山去，又在這地方的車站旁邊設了一個煤棧，因為這裏交通是很方便的，可以由水陸和陸路把煤運到各地方。

漸漸地這地方就發達起來了。各地方的人都經過這裏到大煤山去，這裏常常有新鮮的事情，每天照例有三班火車到這裏來，又有三班火車從這裏的車站開出去。居民的生活不再像從前那樣地單調了。很少有人編竹器到市集裏去售賣。種田的人也放下了鋤頭到大煤山上去挖煤。大家都集中精力在一件工作上面，大家都做了煤礦局的僱工，有的在煤山上做鑿工，有的就在這裏服務。他們的頭腦裏祇有一件東西，就是那烏黑的煤塊，對於他們牠並不是那個可以燃燒發熱使一切機輪轉動的東西，牠簡直是一塊黃金，牠給他們帶來了溫暖和飽足，而且將來還會實現他們的好夢。他們永遠是這樣地想着，這樣地希望着。

一年，兩年……十幾年就這樣平淡地過去了。從各地方來的新人又來代替他們的位置，在這地方住下來。新的希望又產生了，那煤塊依舊像黃金般地壓着他們的心，烏黑



的光閃耀在他們的困苦中間，隱約地照亮了一個希望。

在這種情形下面，三里橋是一天一天地走上繁榮的路途了。這從煤棧主任的笑容上也可以看出來。笑的不僅是他，還有別的重要職員，還有偶爾從大煤山來這裏的煤礦局的局長和科長。自然僱工們也常常笑，不過他們的笑聲是很沈重的，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他們的心上。

在市集的附近，人們開設了三個賭場，這也是一個繁榮的表徵。據說其中較大的一個是煤棧主任的一個親戚開設的，也有幾個礦局的職員的份子。每個月兩次礦局裏發工錢的那幾天，便是這些賭場裏最熱鬧的時期，許多鑿工都請了假帶了工錢來這裏消耗，自然這裏是比較煤坑裏舒適得多，但他們的目的卻不在這個。他們來這裏是想實現黃金的夢，然而結果總是一樣：過了兩三天後他們兩隻手空空的回到了大煤山，依舊穿上舊衣到煤坑裏去過他們的沒有陽光的生活。從賭場裏帶回來的是一些美麗的回憶和一些深的苦惱。



這一天是局裏發工錢後的第三天，所以這一班的火車裏就擠滿了回煤山去的鑿工。他們裏面大半數是剛從賭場裏出來的。大家都帶着不快活的面容，有幾個甚至埋頭不說話，在回想這兩天裏的生活情形。

「老汪，我下次決不去了！把錢白白送給他們真冤枉。我們錢來得很苦！」在角落裏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鑿工對着他的同伴說。這青年有一個結實的身體和圓圓的臉，相貌是很平常的，祇除了一對濃眉和耳邊的一個小傷疤。

坐在他對面的同伴聽了這話祇是微微一笑，搖搖頭表示不相信，這人是個中年漢子，有着短短的身材和一張闊嘴，嘴邊有一圈鬚髥。過了半晌，他忽然張開大嘴問那青年鑿工道：「你這一回輸掉多少？」

「祇剩三塊錢了！」小劉懊惱地回答說，一面拍他的短襖袋子，那裏面有銀元在響。這青年就姓劉，在大煤山上人都叫他做小劉。

「沒輸光倒還算好。你今天再不走，拍連身上的衣服也會給人剝去。你們年青人真

沒辦法！老汪帶點責備的腔調說，黢黑的臉龐上堆了笑容。他有點憐憫小劉，卻又有些爲自己慶幸。他自己從來不會在賭場裏送掉過一文錢。他辛辛苦苦地在煤坑裏勞動了半個月，得到了工錢，就回到城裏的家去。在那裏有他的老婆和一對兒女。他們給他一些安慰，使他在家裏的一兩天的生活過得很愉快。這樣就把那半個月的勞苦生活所投在他的心上的陰影掃去了。他和別的鑛工不同，他每一次從城裏回到大煤山去的時候，他的臉上總帶着笑容。

「你說年青人沒辦法，我看年紀大的人更沒辦法！」小劉紅了臉分辯說。「我只去賭過兩次，老李，馮阿大他們纔賭得兇，他們把工錢通通輸光了還不肯走，馮阿大迷得最深，看見三顆骰子，就連性命也不要！」他說得很起勁，口裏的白沫往四面飛濺。

老汪把嘴一張，就吐了一口痰在地上。他依舊保留着臉上的笑容，不過把兩隻手抄起來伸進青布短褂的袖口裏，又把身子往後一仰，微微閉了眼睛，搖搖頭說：「賭錢是壞事情，賭錢是壞事情。」

「老汪，你知道鑿工裏面也有人發了財走的嗎？」小劉忽然想到一件事情，眼睛裏就發了光，把頭向前面伸過去，眼巴巴地望着那個黑臉腫的中年人，懇切地問了上面的一句話。

老汪把眼睛慢慢地睜大了，他望着小劉的直率的臉，忽然哼出了一個笑聲，身子微微一動，然後張開嘴說：「發財？你真正在做夢！我祇見人死在這裏，卻從沒見誰發了財走的！」他的臉色漸漸變得莊嚴了。

「沒有一個！」小劉豎起兩道濃眉，驚訝地問道。他有些失望，又有些不相信。

「真是一個也沒有！我沒看見一個！」老汪肯定地說，他的臉上沒有微笑了，眼睛裏發了光，臉上現了紅色，好像有什麼不愉快的回憶使他感動了。「發財的祇有開賭場的人，他們把鑿工的錢通通騙去了！他忽然把頭伸過去，對着小劉低聲說：『那般人都是騙子，都是壞人！』」

「對啦對啦！」小劉點頭說，語調是沈重的，表示他心裏很生氣，他掉頭向左邊看，一

個頭靠在他的左膀上，是一個中年人的頭。他把這頭推了一下，又在那人的肩頭上一拍，叫一聲：「張正興，你說對不對？」

張正興喫驚地從半夢中睜開眼睛，茫然地望着小劉，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便問道：「就到了嗎？這麼快！」一面伸起頭看窗外。

窗外是山，重重疊疊的山，蓋着枯黃色的草，山邊長着一些樹木，樹枝上垂了一些紅葉，在微風裏顫動。一片殘缺的樹葉正離開了樹枝，在空中飄舞，撞到了火車的玻璃窗上，就落下去了。玻璃窗上還掛着一點陽光。

「就到了？你真睡昏了！連林家坊子也沒有到！」小劉又把手在張正興的肩頭一拍，撲嗤地笑了一聲，然後說了上面的話。林家坊子是這條鐵路線上的一个小站。到了林家坊子，就走了一半的路程了。「我問你：老汪的話說得對不對？你沒聽見他的話？」

「老汪說什麼？」張正興茫然地問道，他簡直摸不着頭腦，不知道他們究竟說了些什麼話。他是個瘦臉漢子，臉上常常帶着受苦的表情，臉色永遠是陰沈的，他似乎一生就

不會過着快活的日子。年紀不過三十幾歲，臉上卻起了那麼多的皺紋，看起來就像個四十幾歲的人。身上的衣服是破舊的，這個人沒有家庭，他的全部工錢都消耗在賭場裏面。

「張正興，你這次又輸光了？」老汪從對面投過來憐憫的眼光在那陰沈的瘦臉上。

「光了，」張正興懊惱地說。他把嘴一閉，臉皺得很難看，就像要哭出聲來一般。但他並沒有哭，卻把兩隻眼睛往地下看。這舉動代替他的嘴說出了其餘的話。

「一塊錢也不剩？」老汪又問了一句。

張正興並不回答，祇是默默地搖搖頭，過後他又嘆了一口氣。

「你以後不要再去了吧。你想想看，我勸過你多少次了！」老汪憐憫地，溫和地說。

張正興埋下頭，不說一句話，心裏很懊惱，又很慚愧。他把老汪的話都聽進了耳裏，他覺得那些話都不錯。

「我們錢來得很苦，拚了性命掙來的。就該好好地愛惜牠呀！」老汪這樣繼續地勸他，聲音裏充滿了同情。「我看見你們不愛惜錢，連我也有些心痛！」

張正興又嘆了一口氣。

「你計算看，你在窰裏面挖了幾年了？」

「九年。」張正興短短地回答說。

「九年並不算短呀，那麼你存了多少錢？」老汪繼續地問。

「錢，你該曉得，都在寶攤上！連好衣服我也沒做一件！九年，這九年我都過苦日子！」

張正興抱怨自己似地說，使用右手撫摩他的那件舊藍布棉襖，那上面有着四五个大的灰布補塊。

「那麼你現在還不明白？你若不趁早放手，你到死都會過苦日子！」老汪用肯定的語調說。他說這話就像給對面的兩人提出一個警告。

張正興還不會回答，就被小劉在他的右肩上拍了一下。小劉忽然大聲說：「我賭咒以後再不去。張正興，你怎麼打算？」

「我——我——」張正興祇說了這兩個字就住了口，他顯出了苦痛的樣子。他不

能夠給他們一個肯定的回答。他是知道自己的。他如今完全失掉了約束自己的能力。每一次他空着兩隻手從賭場裏回來，他便懊惱地對自己說：以後決不到那裏去了。他想到那拋在後面的過去許多年的困苦生活，他想到煤坑裏工作的情形，他不能不爲那些斷送在三顆骰子上面的錢痛惜。然而過了半個月他從包工頭手裏得到工錢，這時候他又覺得到賭場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他想，在賭場裏生活究竟要過得舒服一點，雖然就祇有兩三天的短時間。而且許多人都到那裏去。他爲什麼又不可以去呢？他也需要着一點兒的享樂。也許他還可以在這一次把以前輸去的錢贏回來。「再試一次吧。」他常常拿這句話來安慰自己，鼓勵自己，而結果他就永遠陷在賭場裏把他用血汗換來的一點兒的代價完全斷送了。甚至到現在他還不能夠決斷地說出以後不再到那裏去的話。他掙扎了一陣，反而說出來一句：「整年整夜活埋在窰，這真要命呀！」聲音很低，就像一聲長嘆。

「你還要去，你還要賭嗎？你真蠢！你真蠢！」小劉半生氣地搖撼他的右膀說。

老汪坐在對面，看着這情形，他被張正興的苦痛的掙扎的表情感動了。他不開口，心裏卻在想：「那些人真是沒有良心呀！」他所指的那些人就是賭場的股東，在局裏棧裏領薪水的人。

在隔壁，一個較小的卻更舒服的車廂裏就坐着幾個在局裏領薪水的人。但是一道門隔住了兩個車廂。這裏面的人是完全料想不到隔壁的情形的。坐在這裏算是很舒服了。

「這景緻還不錯！你看那一樹紅葉，真可愛。」靠門的兩個座位上坐了一對年青的夫婦。兩個頭偃着，在看窗外的景緻。男的指着半山上的一棵樹在女人的耳邊說。

女的微笑着，略略點了一下頭，她依舊把眼光定在那一樹紅葉上面。然而那棵樹很快地就退到後面去了。這一帶山上蓋滿了樹木，一層一層的，在杏紅色的樹葉中又夾了一些長春樹的綠葉。偶爾有一兩棵樹，那葉子真紅得愛人，掩映在綠樹叢中，就彷彿成了美麗的花朵。



「你恐怕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景緻罷，在那些大都市裏整日家就聽見吵鬧的汽車聲，電車聲，整日家吸灰塵……」男的帶笑地把一隻手繞着他的妻子的頸項，在她的耳邊說。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她打岔了。

「你的脾氣我很知道，」她回過臉望着他溫柔地笑道。「你初到一個地方，總愛說那地方的好處，等到你住下來，不到一年半載，你就會抱怨起那地方來了，就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似的。所以你總不會在一個地方久住過。」

他聽了微微一笑，就用另一隻手去撫她的髮鬢，然後說：「你的話也有道理。這也是事實，不過卻不應該像你這樣頑皮地解釋。你知道我討厭一個地方總有一些理由。你也不能夠否認我所說的那些理由。」

女的伸一隻手去捏那隻放在她的鬢角的手的指尖，又回過頭用愛憐的眼光看他的眼睛。然後輕輕地說：「誰和你爭論，我不過說笑罷了。你就認真起來！」過後用手抿着嘴低低笑了幾聲。

「我問你這地方給你的印象怎樣？你喜歡牠嗎？」他把頭靠着她的頭更近了，他的嘴唇在她的髮上輕輕吻了一下。

「這裏當然是好的，不過我還沒有到你所說的大煤山去，不知道那裏的情形怎樣，不過——」她的話語很甜蜜地送進了他的耳裏。那溫柔的笑容使她的美麗的臉變得更美麗了。臉是橢圓的，眼睛是亮的，大的，頭髮披在後面，剛剛到後頸邊。

「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一個本來是粗大而故意做得婉轉的吟詩的聲音突然從後面闖進了他們的耳朵。兩個人都略略回過頭看，原來他們斜對角的座位上的——一個有八字鬚的中年人正忘了自己地搖擺着頭吟詩。這個人穿着一件黃緞子袷袍，頭上戴了一頂黃絲絨帽，年紀快到四十，臉上略略有幾顆白麻子，大煤山上人家叫他做張科長，人家尊敬他說他讀書多，道德高，卻沒有人知道他又是市集附近那個大賭場的一個大股東。那賭場的確算是大的，可以容不少的人，有各種寶攤，布置和設備也還可以引誘人，小劉和張正興的錢就是在那個地方輸掉的。張科長看見半山上的紅葉不覺發了詩

興，吟出了兩句唐詩，正如他這天上午看見賭場的熱鬧情形，激發起了藝術的情感，便哼了兩句京戲那樣，卻想不到在隔壁那個車廂裏就有些鑿工在暗地抱怨他的那個賭場。那些鑿工在車站裏遇見他便恭敬地招呼了一聲張科長，卻做夢也想不到他們就是他的最慷慨的主顧。

那一對男女看見了張科長吟詩的樣子，便連忙把頭掉回去，極力忍住笑，恐怕被那人聽見。男的曹蘊平在煤礦局裏做一個一等科員，雖然不是那人的直接屬員，但是位置比較小，不好得罪他。

「你們這位張科長倒有些滑稽，」女的低聲帶笑說。她先前在三里橋車站上認識了他。

「據說他倒是個好人，」男的帶笑地低聲回答。歇了歇又說：「不過他不該把你的話打岔了。你先前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你，你再說下去。」

「我先前說的什麼話？我倒有鑿兒忘記了，」她把額略略一蹙，她並沒有愁悶，不過

故意做出思索的樣子，但她馬上就把眉毛展開了。她用溫柔的聲音說：「我的意思是，祇要你喜歡一個地方，我也會喜歡的；祇要你願意在一個地方住下去，我也會願意的。」她說罷又柔情地看着他，用眼光表示了其餘的未說出的話語。

他的臉被一道喜悅的光照亮了。他也用很柔情的聲音在她的耳邊說，恰恰在她的耳邊，祇說給她一個人聽：「珊，你也應該有你的意見呢！我不願意你勉強順從我。」其實在心裏卻很高興她的一番話。

「勉強？你看我什麼時候做出過勉強的樣子？來我隨時都是很情願的。祇要和你在一起過活，我就覺得很快活了。你不會知道這一個多月來你離開了我，我是多麼寂寞，痛苦。」她把頭緊緊靠在他的胸前，她覺得他的手腕緊緊地搭在她的肩上，手掌壓着她的胸膛。她感到一陣暖熱，就斜仰着頭去看他的眼睛，同時還送給他一個微笑。

「我也是，珊，就像在去年春天那樣……」他低聲帶笑地回答，聲音有些顫抖。他在回憶中瞥見了去年春天的情景，那時候他還沒有和她結婚，卻忘了一切地整天去追逐

她。

「日子過得真快，我覺得那不過是昨天的事情……」她低聲說。

「在快樂裏日子總是過得很快的，珊……」後面的話就低到差不多不能夠聽見了。

他們的兩個頭，兩個身子依舊偎在一處；兩對眼睛依舊望着窗外，可是他們祇看見過去生活中的一些情景，他們完全忘掉了山和樹，忘掉了火車，忘掉了其餘一切的人，好像這世界上就祇有他們一對。在窗外陽光已經滅了。

在斜對角的座位上，張科長望着他們微笑了。他對着旁邊一個肥胖的科員做眉眼，用眼睛說了一些話，兩個人都快活地竊笑了。另外一個年紀較大的職員也帶着羨慕的眼光看着這一對年青夫婦。

小火車用着同樣的速度在萬山中間蜿蜒地繼續前進，每秒鐘都發出那單調的響聲。夜漸漸來臨了。山也漸漸退去了。窗外的景物改變了面目。火車不僅早過了林家坊子，

而且過了丁村，現在是逼近大煤山了。

但是在三等車廂裏人們並不覺得，因為在林家坊子有一個新娘上了車。一套繡着拙劣的花朵的舊紅布衣裙，一頂垂着珠串的舊花冠，一張塗滿了紅白粉的圓圓臉就把一車的人的眼光吸引住了。她微閉着眼睛，埋着頭，在衆人的目光下顯了羞澀的樣子。在她的旁邊陪伴她的是一個胖臉的中年婦人，穿着一件未下過水的新藍布衫，這婦人時帶笑地在她的耳邊低聲說幾句話。

小劉看得眼睛要冒出火來。張正興的皺臉也有些開展了。另外有幾個鑿工低聲竊笑地談着新娘的一切，她的一點輕微的舉動，她的身體的每一段都不會逃掉他們的注意，他們就像剝光了她的衣服，叫她站在面前來批評她，話裏面還夾雜了一些猥褻的語句。兩個七八歲的小孩指着她玩笑地叫着「新娘子！」她給衆人帶來了快樂和興奮。

「小劉，怎麼哪？你也想嗎？」老汪一個人安靜地在旁邊看着這一切。他見小劉的神情，知道這個年青人心裏在想些什麼，就半開玩笑地問道。

小劉喫驚地把眼光離開了新娘的粉臉，回過頭來看老汪，他馬上受窘似地紅了臉。他笑罵了一聲「瞎說！」但眼睛裏射出來一個強烈的慾望，這眼光就肯定地答覆了老汪的問話。然而他的口裏卻不肯承認：「想女人，女人是個賤東西，還值得人想？」他說話時態度很驕傲，可是過後他再把新娘的臉一看又低下頭來看自己的身上，他禁不住想道：「像我這窮苦人，誰個女子肯要我？」於是他爲這個感到苦惱了。

小火車的放汽聲突然響起來，在這剛剛黑盡了的寒夜裏尖銳地叫着，就像一隻怪獸的哀鳴。遠遠地有着一一些燈光，火車似乎增加了速度向那裏奔馳去。

三等車廂裏的電燈不很明亮，但是環境並不淒涼。那一張被珠串微微掩着的粉臉就像一盞燈把衆人的心照熱了。他們並不爲第二天就要開始的窯裏的困苦生活擔心，也許他們已經習慣了，他們回到大煤山，就像回到家一樣。

外面漸漸地起了鬧聲，現了燈光。六點鐘的光景小火車就進了大煤山的車站。

車站並不小，比三里橋車站大一點，門口燃了一盞大電燈，輝煌地照耀着。月臺上站

了許多人。火車就是帶來外面的消息與活動的唯一的東西。自然受着人們的注意。

車身的震動一停止，人爭着從車上走下來，有一點擁擠。小劉本來留在後面，和老汪、張正與兩人在一起，但他卻擠到前面去跟隨那新娘。他下車時看見那個陪伴新娘的婦人正在和兩個男人說話。他認得是朱家兩弟兄，都是局裏的機工，地位比鑿工高。「小朱要討老婆了！」他這一想心裏就被妬忌咬得痛起來。他癡呆地站在月臺上用留戀的眼光看着新娘跟了他們走出車站。

忽然一股甜蜜的香氣刺進他的鼻子，這香氣他一生從來沒有聞過，同時一種怪好聽的聲音在他的旁邊響了。他驚喜地掉頭看，正看見那個被電燈光照亮着的女人的美麗的臉，短的頭髮，大的眼睛，薄的脂粉，被青灰大衣裹着的苗條的身子，粉紅色的絲襪裹着的腿，穿着黑緞高跟鞋的小小的腳，還有那挽着男人的手臂走路的巧妙的姿勢……他用貪婪的眼光吞食了這一切在心裏，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但是那美麗的影兒很快地就在他的眼前消滅了。



「天地間還有些人這麼幸福呀！」他禁不住要這樣想，隨後就失望地拔起腳向着他的工棚的方向慢慢兒走去。經過煤礦局門前時他無意間掉頭去看那裏，正看見那對夫婦的影兒走進裏面左邊的院子裏去了。

在鑿裏沒有白晝，沒有季節，沒有花，沒有風；有的祇是那黑暗的夜，黑夜接連着黑夜。

然而在地面上人看見月亮了。圓盤似的月亮從那邊山上升了起來。柔軟的月光像一個大網把整個大煤山掩蓋了，祇有那些鑿井旁邊。拖吊籠的升降機還高攀着牠們的鐵架子，突破了這個網，向天空衝去。這些升降機不斷地發出大的吼聲，常常在一陣吼聲過後，鑿井就突然張開了牠們的大口，吐出一車一車的煤塊來。在車站附近的草地上還有一個煙囪，這是大煤山的最高的建築物。牠整日整夜地立在煤礦局的右邊，恰恰在曹蘊平的房間的斜對面，那一對年青的夫婦每天推開窗戶就會看見她。曹蘊平給他的妻子解釋說，這是大煤山的一枝筆，張科長就常常以這自負的。聽了這個解釋，那做妻子的許秋珊也就不再說那煙囪是怎樣討厭的了。

這天是礦局裏馮局長的生日，在局裏算是很熱鬧的一天。中午局裏全體職員公宴

了馮局長，下午是局長本人請客，請的也是全體職員和他們的家眷。這時候在禮堂上人們正喫喝得很快活，猜拳賭酒的聲音和笑鬧聲響成了一片，從這張桌子飛到那張桌子，男的發狂似地叫鬧，女的抿着嘴兒暗笑。月光從天井裏爬進禮堂，但在輝煌的電燈光下面消失了。在禮堂裏面沒有一個人覺得夜已經來了，更沒有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月夜。

「拿酒來！拿酒來！」全個廳子裏瀰漫了這叫聲。幾個僕人拿着酒壺四處跑。張科長掙紅着臉在和馮局長應酬。馮局長興致很高，他的一張笑臉通紅着，新近剃了鬚鬚的下頷在和電燈鬬光，兩隻小眼睛笑嘻嘻地時時往女客的那一桌上望。許秋珊是他所最注意的一個，他的眼光在她的臉上飛過幾次，但她卻不覺得，她祇顧在和旁邊一個科員的妻子談話。

酒從壺裏流在杯裏，又從杯裏流進肚裏，酒在每個人的肚裏點燃了火，酒把衆人的平日被拘束慣了的心解放了。大家自由地說話，自由地笑鬧，沒有一個人坐在局長的面前

擺了莊嚴的面孔。

「局長，你乾了這一杯，你明年就會看見鑿裏每天出到一千噸以上的煤！」張科長拿了酒壺站起來給局長斟了一杯酒，一面大聲說，一面端起了自己的酒杯，那裏面祇有半杯殘酒。

「好！一千噸煤！一千噸以上的煤，局裏明年更加發達起來！」許多人拍着手帶笑說。  
馮局長說聲「好」就站起來，端起酒杯把酒喝光了，拿空杯給張科長看了一下，就放回到桌上。他心裏很高興。

「我們全體敬局長一杯，祝局長長壽。我們在這裏處處承局長指教，纔有今天的成績，局長就好比是我們的父母一樣。」瘦臉的馬科長站起來舉了酒杯說，他的臉上帶着諛諛的笑容。他在局長的面前永遠是做着笑臉。他是局長的一個內親，在局裏做着總務科長。人說：本領和學問，他一樣都沒有。他被人當面叫做科長，背後叫做「馬屁」。除了局長外，就沒有一個人喜歡他，但大家卻不得不和他敷衍。

「好」一些人馬上站起來。也有幾個是遲疑了一下，在心裏罵了一兩句，然後纔站起來的，曹蘊平便是這般人裏面的一個，他的臉上起了一陣痛苦的拘攣，他捺住了一種憤怒的感覺，勉強跟着別人拿着酒杯站了起來。他那臉上的不自然的表情卻不會被人注意到。只有在他旁邊的趙科員帶着嚴厲的眼光瞥了他一眼。他知道在這礦局裏趙科員和別人不同，他平日不多說話，不和同事應酬，卻常常和鑿工接近。他這時也側頭去看趙科員，那人臉上帶着十分不高興的表情。

「你們太客氣了，這個我可不敢當，我在這裏全靠你們大家幫忙，」局長得意地站起來謙遜說，就喝了一個滿杯。

「局長纔客氣呢！局裏的事務不是全靠局長一個人在主持嗎？全個大煤山都是靠局長在主持，局裏幾十個職員，煤山上三千多個工人都是靠着局長一個人活命的。我們可以說局長一個人兩隻手養活了這許多人……」馬科長繼續地諂諛說。

局長不停地分辯着，張科長聰明，他不等馬科長說完，就接着說道：「馬科長的話不

錯，說得很得體。」他的臉上帶着微笑，其實心裏很有些不滿意那「馬屁。」他想：「比起我來你局長算得什麼？你不過有好運氣罷了。」

「張科長，你也這麼說！你是我們大煤山上的一枝筆呢！」局長推辭說。這時僕人捧了菜碗上桌來，他便換了話題勸客人喫菜。

衆人又喝了一些酒，喫了幾道菜。局長忽然放下筷子對張科長說：「張科長，你給我們唱一齣京戲罷。」

張科長還來不及推辭，就有一些人附和着局長的提議，馬科長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張科長應承了，他還指出一個科員來陪他唱，這科員年紀輕，面孔還漂亮，頭髮梳得光光的，臉上擦了些白粉，姓名是王寶善，有些人就叫他做王寶川，又叫他做青衣科員，他有很好的嗓子，唱青衣唱得還不錯。

僕人去拿了胡琴來，這個廳子裏漸漸沈靜了。馬科長對於拉胡琴是很有研究的。於是胡琴的調子就響了起來，張科長和王科員兩個合唱了一齣武家坡。唱的時候，王科員

紅着臉忸怩地搖擺着頭，張科長卻大張開嘴，指手畫腳，兩顆貪婪的眼珠就定在王科員的漂亮面孔上，把他當作了真正的王寶川。

一齣戲唱完了，差不多衆人一致地發出了拍掌稱讚聲，但是誰都覺得不滿足。他們還逼着王科員再唱。

在另一席上，女客們開始散去了。她們很知道男客的心理，他們一定有更多的花樣，她們不想來妨礙他們。她們人數不過幾個，她們一走廳子裏反而更加熱鬧起來，男客們更沒有什麼顧忌了。酒在每個人的肚皮裏燃燒。外面的世界在他們的眼前消去。他們把平日壓制住的一些言語和動作自由地表現了出來。半老的馮局長比別人更起勁，他逼着王科員繼續唱下去。王科員自然不會推辭，他知道女客們走後他就代替她們成了這廳子裏面唯一被人注意的人物，連局長的眼光也不肯離開他的臉。這榮幸使他覺得很滿足，他更賣力地唱起來，他在那聲音裏面放了一種東西，使得一些中年人的心開始盪漾了。

在這些席上也有清醒的人。趙科員早已借故走開了。曹蘊平還留在這裏，他對於這個環境是十分陌生的。他這晚喝了不到兩杯酒，他一點沒有醉意。他祇是冷眼地，或者帶點畏怯地看着那般局長，科長，科員們的動作。起初他還時時擡頭去看他的妻子，她的那一席正在他的這一席的對面，他們常常對望着微笑，從這笑容裏面他得到了安慰。後來她走了，他就覺得寂寞起來。在這廳子裏面他似乎沒有一個熟識的人，每個人這時候都改換過了一個新的面目，連那個「讀書多道德高」的張科長如今也變做了小丑模樣的人，跟着別人在那裏和王科員調笑，使他把平日對於他的敬意馬上打消了。他一個人沈默地坐在椅子上，幾乎不動一動。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在他的斜對面正坐着王科員，忸怩地在那裏掙出尖銳的女音，而調子卻變得更加肉麻了。

他於是憤然地站起來，推開椅子往外面走去。沒有一個人注意他，他走出了這禮堂。外面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涼風吹拂着他的頭髮，他覺得頭腦比較清爽多了。眼前換了另一個世界，雖然耳邊還聽見先前的那個世界裏的音樂。他信步在天井裏走了半晌，



覺得心裏很空虛，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一種幻滅的悲哀包圍着他，他似乎有了許多話要對一個真實的人來伸訴，然而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去找到這樣的一個人。忽然他想到了他的妻子，就像在黑暗中看見了一線光明，他便急急往自己住的那個院子走去。

他進了自己的房間，他的妻子正倚着窗臺看月。她聽見脚步聲，便回轉身子對他微微一笑，說了一句：「你們散席了？」

「散席，還早咧！他們正鬧得起勁，我一個人偷偷走了出來，」他寬慰似地說，就好像剛剛從地獄裏逃出來一般。

「他們今晚上倒這般高興，想不到馮局長張科長他們年紀那樣大，倒會像小孩般地調皮，」她溫和地帶笑說。

「調皮？！他有點兒不高興。」我現在纔覺得他們平日都戴着假面具！」

「你又在發牢騷了，」她撲嗤一笑，就走過來挽住他的手臂。「我們到窗前看月亮去，今晚上月亮這麼好。月光這麼皎潔，在那些大都市裏永遠不會有的。」

他伴着她走到窗前。兩個頭靠着，兩個身子偎着。外面是一片草地，草已經枯黃了。月光孤寂地在那上面流動。沒有刺眼的燈光。左邊有一些茅屋，黑暗地堆在一邊，像沈睡了似的。右邊是那個高聳的煙囪，靜寂地立在草地上，像一枝筆插在那裏。除了升降機的吼聲，就沒有別的響動。但從這窗裏卻看不見升降機的鐵架。偶爾有一兩個窰工從草地上走過，脚步緩慢地，就像一兩個鬼影。

「這裏未免太荒涼了，」他自語地說，「我起初還怕你在這裏住不慣。」說罷他纔掉頭看她。

「我在這裏住了一個多星期了，我過得很好。祇要是我們兩個人在一起，我什麼也不害怕，」她溫柔地在他的耳邊說。

「珊。」他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遲疑了一下纔說道：「我有點想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爲什麼？」她略帶驚訝地說。「算起來你在這裏還不會住到兩個月呢！」

「我覺得這裏不是我應該住下的地方，那般人和我並不是一類的人，」他誠懇地

略帶點痛苦地說。「你不看見今晚他們在席上的那些醜態？」

「平，你爲什麼老是愛管別人的事情？你祇顧老老實實地做你自己的事就好了。」她安慰他說。「在中國要找個理想的環境本來是不容易的。你不記得那天在車上我對你說的話嗎？我原說你在一個地方是住不到一年半載的。人家因此說你沒有常性，祇有我纔瞭解你。」

「我不求別人瞭解我，我祇要得到你的瞭解就很滿足了。我也知道祇有你一個人瞭解我。」他半熱狂地抓了她的一隻手緊緊握着。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管別人呢？他們在這裏的生活實在太沈悶了。就讓他們開開心胡鬧一晚上也好。你不要帶了道學氣去責備他們。」她半開玩笑地勸慰他。

他不再回答了，但他並不相信她的話。他祇顧捏緊她的手，就像害怕把她失掉一般。過了半晌他放下她的手說道：「珊，我們到外面去走走，好嗎？」

「好。」她點頭說，「你等等，我換一雙平底鞋出去。」

兩個人挽着手臂走出了煤礦局。

外面是靜寂的。升降機的吼聲停止了。他們走過礦局的右邊垣牆，那裏站着幾個鑛工在低聲談話。從垣牆裏面飛出來胡琴的調子，王科員裝着女音在唱小調，接着是一陣哄笑，或者局長科長們的宏大的聲音。這些曹蘊平分辨得很清楚，就像他自己在裏面一般，他的眼前又出現了那討厭的景象。他便加速了脚步急急走開了。他們走過鑛工的面前，那些人用了驚奇的眼光把他們看幾眼，便散開了。等他們去遠了時，那些人又聚集起來，依舊在垣牆下面。其中的一個卻遠遠地跟了這一對夫婦走了好幾步，他用一種火一般的眼光望着許秋珊的背影，望了許久。然後回轉到垣牆下面，和那幾個夥伴在一起，聽牆裏面送出來的歌唱和笑聲。這人是小劉，他認得她，雖然她的頭腦裏還沒有一點他的影兒。

「那裏面是一個多麼快活的世界呀！」小劉這樣一想，憎恨就伴着羨慕在他的心裏生長了。

的確外面和裏面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在外面祇有寂寞，寒冷，苦惱。窰裏生活的陰影沈重地壓在這幾個窰工的心上。

「他們倒快活！」一個中年的窰工對着垣牆自語說。

「他們有錢，當然該他們快活。」這是張正興的苦澀的聲音。

小劉哼了一聲就往草地上蹲下去，他不說話，卻拾了一塊石子在地上用力劃了幾下，然後站起來把石子擲進垣牆裏去了。

「小劉，你瘋了？你在幹什麼？」另一個中年窰工問，這窰工的名字是陳洪興。

「哼！」小劉祇發出了這聲音，並不答話，又往草地上蹲下去。

「小劉，當心點，」張正興略帶了點驚懼的聲音說，「給他們知道了要受罰的。」

「受罰？哼，我不怕！」小劉用粗暴的聲音說。

「輕聲點，」陳洪興與張正興這幾個人一齊說。

小劉依舊用石子在地上劃，把一個石子拋擲了，又拾了一個新的來。衆人望着他，他

卻完全不覺得，他接連在草地上劃了一會兒，後來就寫了幾個字，筆跡是拙劣的，但他口裏一面念出來，是幾個同樣的「恨」字。他恨什麼，衆人不知道。

「恨，你恨誰？」張正興驚訝地問，聲音依舊是苦澀的。

「我恨誰？」小劉拋擲了手裏的一個石子，站起來粗聲說了這句話，他的臉色是莊嚴的。他留着他的問話不回答。這時候從籬裏面飛出來一陣哄笑，這笑聲還在空中飛舞，好像故意在這幾個人的面前誇耀。過了半晌他忽然用沈重的聲音說道：「聽，他們笑得多高興！我們卻站在這裏等着進籬裏去受罪……張正興，你在這裏挖了幾年了？九年！九年！你究竟得了什麼好處？還不是睜起眼睛看着人家發了財你——」

「閉嘴！閉嘴！」張正興驚惶地在小劉的耳邊說。

「閻王來了！」陳洪興低聲說。

小劉就閉了嘴，掉頭去看，在那邊一個人哼着小曲走了過來，那人手裏拿了一捲衣服，身上穿着軍裝，慢慢兒走着。他走過這些籬工的身邊，就住了口，用輕蔑的眼光看了他

們一眼，不快活地哼了一聲。他們這時正低着頭，默默地往旁邊散開。祇有小劉不肯移動脚步，他用一種不屈服的眼光去回答那人的注視。但那人卻繼續往前走，脚步加快着，口裏又哼起小曲來。幾個鑿工遠遠站着，眼光跟着那人，他們看見那人進了職員俱樂部。這十字形的小建築是專門爲礦局的職員設的，裏面布置得十分舒適，有種種新式的設備，又有種種娛樂的用具。單是那浴室就和鑿工們洗澡的地方完全不同，這他們也知道。門一開，明亮的雷燈光馬上從裏面撒出來，雪一般白的牆壁，黃金色的地板，美麗的家具，……他們的眼睛發亮了。他們的眼光就用了極大的速度追進那裏面去，然而門突然關住了，連那人的影子也關了在裏面。他們低聲罵了一兩句。

那人是護礦隊的隊長。他姓王，性子有些殘暴，對於鑿工素來就沒有好感，所以鑿工們提起他，就用「閻王」這綽號來代替。他的年紀並不大，面孔卻很醜陋，尤其是那一個紅鼻子和那一嘴突出的黃牙齒。

小劉對着那門的方向吐了一口痰，他的眼睛裏還映着閻王的醜面孔。

「小劉，時候快到了，要下鑿了！」張正興在後面叫起來，他和小劉距離得有十幾步的光景。

小劉掉過頭，回答說：「還早咧！沒聽見煙囪叫過。」過後他又加了一句：「你先去把燈替我領來。」

「你的牌子沒交給我咧！」張正興說着就向他走來。

小劉也轉身向張正興走去，一面走，一面從衣袋裏摸出一根木牌，遞給了張正興。

「你要到哪裏去？今晚上不要又誤班了！你前回已經誤過兩次，再誤兩次班，包工頭就會把你開除的。」張正興關心地說。

「不要緊，」小劉毫不在意地回答道。「我不怕他們開除。憑着這一身氣力，我還怕沒有飯喫？」過後他微微一笑，便換過口氣說：「你不要替我擔心。我今晚不會再誤班的，我又不會走開。」

於是兩人就分手了。



小劉一個人信步在草地上走着，他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窰井邊，那應該是他唯一的目的地，但他實在不願意到那裏去了。月亮是這麼好，天空沒有一片雲，藍的天，白的圓月。周圍是靜寂的。升降機也暫時停止了鬧聲。祇有從礦局垣牆裏飛出來的笑聲和音樂隱約地在他的耳邊響着。不知道怎樣他的心覺得不舒服起來了。他好像缺少了一件東西。但事實上他又並沒有失掉什麼。這時候他的心情又和輸了錢從賭場裏出來時有些相像。像負了創傷，受了欺負似的，他的心開始痛了。一個女人的臉龐在他的眼前顯露出來，這女人好像在望着他笑。他一生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地使人心癢的美麗面孔。短頭髮，大眼睛，兩個酒渦。他並不是在做夢。那女人分明在他的前面。她挽着一個男人的手臂慢慢兒走着。那男人自然是她的丈夫，他是一個幸福的人。這時候挽着美麗的婦人在月下散步，他們挨得那麼近。而他，他却等着到窰裏去受罪。他是一個窰工，窰裏就是他的家。沒有月亮，沒有女人，沒有笑，沒有熱……憤怒和妬忌在咬他的心。

「你還不去下窰挽班的時候快到了罷。」一個半溫和的聲音在他的耳邊響起來。

他擡起頭一看，就是那個男人，他不知道他姓什麼，但他見過他，知道他是礦局裏的一個新職員，瘦長的臉，上面沒有驕傲的痕跡。這臉的旁邊就是那個美麗的女人的面龐，臉上帶着溫和的微笑。

他喫了一驚。他完全想不到這兩個面龐會擺在他的面前，那一個面龐，他渴慕了許久的。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覺得全身的血都在燃燒了。他茫然地望着他們。

「你是這裏的鑛工？」這一回是那女人開口了，聲音清脆得多麼好聽。

他點了點頭，臉上做出一個有點笨拙的微笑。

「那麼你還不預備去下鑛？」男的接口問。

下鑛，他們老是在說下鑛！他今晚就怕聽這兩個字。下鑛的意思就是和這地上的一切分離，和這個美麗的面孔分離。別人在笑，在喝酒，在帶着女人散步；而他應該到鑛裏面去受罪，換句話說，就是被活埋在那裏面，嗅着煤氣，挖煤塊。尤其可痛惜的是這面孔剛剛在他的面前對他微笑，和他隔得這麼近，而他卻不得不馬上離開她，這時候汽笛響了，

這汽笛在呼喚他，他就應該去，不能夠有一點反抗。事情是如此不平地安排着的……一陣憤怒和妬忌佔有了他。他不回答，一句話就跑開了，心裏想說：我的事和你們這般人有什麼關係呢？

升降機又開始吵鬧起來。前面那個窰井時時張開大嘴，吐出了一些煤車。周圍的情形漸漸熱鬧了。許多人和燈在窰井附近動。

「這個人真奇怪。他爲什麼不回答我們的話？」許秋珊略帶驚訝地問她的丈夫。曹蘊平起初覺得不大高興，因爲那窰工的舉動有些損害了他的自尊心，但過後他也就恢復了平靜的心境。他淡淡地回答說：「他們這種人一向是很粗魯的，我們客氣地問他話，他就不知所措了。」

許秋珊含糊地應了一聲。她並不滿意這個解釋。她想事情恐怕不會是這樣簡單。她有些疑惑。她覺得那一對火一般的眼睛在她的面前隱約地現着，那表情很奇怪，她不能瞭解，但她有點兒害怕。她把她的丈夫的手臂挽得更緊，脚步放得更慢了。

「珊，你在想什麼？」曹蘊平過了一會兒忽然帶了一點驚訝掉頭去看她，低聲問。

「我沒有想什麼，」她淡淡地回答。

「那麼，你爲什麼這許久不說話？」他微笑地問。

她微笑了：「這許久？我想還不到一刻鐘呢！在這樣好的月夜裏，誰還想多說話？」

「你不覺得冷嗎？」他溫柔地問。「我覺得你的身子在發抖。」

她的面容變得莊嚴了。她低聲回答了一句：「我不冷，」把頭微微搖着。她想：窰裏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她祇聽見人說過那裏面是很苦的。

「平，這煤山上究竟有多少個窰工？」她忽然這樣問。

「大概有三千幾，我也不大清楚。這裏共有四口窰井，每口井每班總有三百多人在窰裏作工，」他淡淡地回答，他不過在轉述別人告訴過他的話。

「你下窰去過嗎？那裏面不知道是怎樣的情形？」她繼續問，現了關心的樣子。

「我不是告訴你過，我沒有下去過嗎？珊，你就忘記了！」他又笑了一笑，有點兒奇怪

她爲什麼忽然注意到這事情上面。他過後又加了一番解釋：「窰裏面我們沒有機會下去，這是禁止的。因爲我們下去不但會妨礙窰工們的工作，並且說不定會弄出意外事情來，我們對於窰裏生活是沒有一點經驗的。」

「但是住下去你就會有經驗了，」她慢慢兒說了這句話，也就不再去想窰裏的事情了。她依舊假着他慢慢兒走着。

他們逼近了一口窰井，升降機的鐵架下面，那巨大的輪子正在轉動，發出了大的叫吼，一個工人在旁邊看守牠。突然一個大的聲音在他們的耳邊響起來。那口窰井馬上就張開了牠的大嘴。那嘴是兩塊鐵板，就像兩扇鐵門似的開着，關着。這時候牠又吐出了一輛煤車，一個小工過來把煤車推出井邊，然後沿着那輕便小鐵道直推到鐵橋上面，這鐵橋是專爲這活動的煤車而建築的，在那裏煤車一翻身，全車裏的煤都傾倒在橋下面了。下面是載煤的火車，人把煤傾在那裏面並沒有錯。他們跟着那煤車走，就站在旁邊看。

許秋珊驚奇地注意地看着這個。她記起來她以前在夢裏也沒有看見過這些情形；

而且她以前在都市裏燃火爐的時候她祇看見僕人把一塊一塊的煤投進火爐裏去，那裏面就發出熱和光來。她以爲一切都是很簡單的，很容易的。她當時完全想像不到這幾天來所看見的一切。而且她在這裏住下去，以後她還要看見別的許多……

一車煤，兩車煤，這樣繼續着。她站在山坡旁邊看，直到她的丈夫對她說話的時候。

「珊，走罷，我們看鑿工們下鑿去。」他握着她的手溫和地在她的耳邊說，他看見她對於這新奇的情形感到興趣，他也高興。

這一對夫婦便回頭走到了鑿井旁邊。他們知道這時候大煤山上四口鑿井同時都在活動，在吞食人；但是他們祇看見這一口鑿井旁邊的情形。燈光是黯淡的。一羣工人排列在鑿井前面，人數有五六十個，還有人繼續走來。每個人戴着灰布便帽，穿着髒的鑿衣，提着電石燈，一手還拿一個牌子。他們一排一排地站着，垂着頭，不作聲，就像一些影子，一些鬼魂。

一個吊籠到地面上來了，走出四五個人，黑黃的臉，紅的眼睛，帶着一臉沈沈的死氣，

低着頭不說話，從窰井後面走出去，走過一個拿鞭子的礦警旁邊，然後就分散開了，也有幾個人噓了一兩口長氣。於是五六個夜班的窰工就向着那空的吊籠走去，他們先走過一個工頭模樣的人旁邊把牌子交給了他，讓他掛在一塊木板上面。那人坐在一個高木凳上，旁邊放了一張條桌，他手裏拿了一根樹枝，臉上做出重要人物的樣子；他們又走過一個拿鞭子的礦警的旁邊，讓那人把他們的身上搜了一遍。最後他們便走進了吊籠，把鐵鏈扣上，就像幾口豬似的擠在那鐵匣子裏面。於是那個管吊籠的小工便拉了鈴子，機器動了，那巨大的輪子動了，吊籠開始慢慢兒往下面落。站在吊籠邊沿上的兩個窰工忽然閉了眼睛，做了一個怪相，這面部表情在那一對年青夫婦看來就和哭泣沒有兩樣。許秋珊不覺低低嘆了一口氣。

機器在動，那巨大的輪子在動，吊籠繼續不斷地升降着，每一次吐出一些黑黃面孔，紅眼睛和疲倦身子來，又吞了一些新的窰工進去。好像這窰井裏面沒有別的，那裏祇是一個製造黑黃面孔，紅眼睛和疲倦身子的地方。人帶了愁苦的面孔進去，又帶了更愁苦

的面孔出來。

「可憐，」許秋珊低聲在她的丈夫的耳邊說，她把身子緊緊偎在他的胸前。忽然她注意出來好幾對眼睛在看她的臉，其中有一對火一般的眼睛，這一對眼睛是她先前纔看見過的。那個奇怪的人也在裏面，他也要被吞進窰井裏去。她被他們看得不好意思，她微微紅了臉，輕輕推動丈夫的手臂，低聲說：「我們回去罷。」

「好，」曹蘊平應了一聲，就擁着她走了。

他們依舊走得慢，快走到礦局前面時，他們停了脚步，她回過頭來看，那一口窰井旁邊還剩了幾個窰工垂着頭站在那裏。於是又一個吊籠升到地面上來，把那幾個殘餘的窰工也吞下去了。

「就沒有了嗎？人並不多！」她問，好像她還惋惜下去的人太少了。

「還有咧，你看那邊不是有窰工在來嗎？」他指着煙囪的那一邊說。

「你們兩位興致真好，在賞月嗎？」一個人的聲音在他們後面響起來，打插了他們



夫婦的談話，這人是張科長，他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嘴裏噴出一股酒氣。

「我們隨便在外面走走，」曹蘊平陪笑說。「張科長今晚沒有喝醉罷。」

「沒有，」他起勁地否認道。「這一點兒酒不算什麼一回事！不過今晚上人倒很快活。王科員的青衣唱得很好。」

「局長怎樣？他恐怕喝了不少酒罷。」曹蘊平依舊帶笑地說話，但笑容是十分勉強的。許秋珊起先略略皺着眉，但過後就把臉掉開了，因為她發覺出來，張科長的醉眼帶笑地在望她。她把眼睛擡得高高的，她看見了守望臺，一個哨警擡着槍在上面慢步逡巡着。她祇看見那人的含糊的輪廓，就像一個畫圖中的人物。

「局長喝得大醉，馬科長也喝醉了，他們嘔吐得一塌糊塗，後來還是用人把他們擡進房間裏去。」張科長一面說，一面笑。「馬科長明天一定會被他的太太教訓一頓，不消說。局長倒不要緊。哈哈……月亮真好。哈哈……『八月十五月光明』……王科員的青衣真唱得不錯！」

「我們回去罷，」許秋珊皺起眉頭，輕輕推曹蘊平的手膀，低聲說。他對她點了點頭。

早晨，天剛剛發亮，最初的陽光從那一扇唯一的小窗戶射進了第三號工棚裏面，使得那個充滿着臭味的房間漸漸從黑暗中顯露出來。好幾十個人伸直地躺在木盒一般的小牀裏，一排一排的，而且分成了上下兩層，就像一堆陳列在市場上的死魚。

房間裏並不是靜寂的。那些鑿工甚至在睡夢中也得不到寧靜，他們還是發出吵鬧似的鼾聲。也有兩三個常常會發出幾聲嘆息，那一定是做了不愉快的夢。但這嘆息聲不會被別人聽見，即使被別人聽見，也不會有人注意牠，因為在鑿工中間嘆息已經成了極平常的事情。當悲哀或憎恨來侵襲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常常拿嘆息來做防衛的武器。在他們裏面至少有一部分人是相信着他們有這嘆息的權利的。這時候在鼾聲中間嘆息聲又響起來，自然是很低微的，馬上就被新的鼾聲壓過了。房間裏沒有人在走動，衆人依舊像死魚般地躺在木盒裏，灰白光在慰撫他們的臉，擦他們的眼皮，卻沒有人覺得。

「唉……娘……」一個含糊的聲音響了起來，這是從一個睡在上層木盒裏面的青年窸工的嘴裏吐出來的，他忽然掀開了那一牀破被，把右手用力在胸膛上揉了幾下，過後翻了一個身，就不再作聲了。

在下一層就睡着，小劉，他剛從夢裏醒過來就聽見這嘆聲。這一類的聲音他已經聽慣了，但在這時候卻使他不快活。他一隻手推開被，半撐起身子向四周看。陽光不住地射進房裏來，但還不夠把這房間照亮。屋裏依舊很陰暗，沒有一點動靜，也沒有一個人起床。屋子裏一刻比一刻地變得沈悶了，好像這房間就是一個大布袋，把他們大家裝在裏面，一點也不透氣。他覺得自己快要被悶死了，頭昏昏的，身子軟軟的，同時又有什麼東西在咬他的心，使他覺得心裏很難受。

天亮了！一個晚上又過去了！他應該起來，預備下窸去！這十天內輪着他做早班。在窸裏從早晨八點鐘被埋到下午四點鐘，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單調的工作……下窸，下窸！晚上十二點鐘才從窸裏出來，今早晨又要下窸去了！他們這般人爲什麼就應該這樣受

罪而那般人……局裏的那般人……還有那個美麗的面孔，那個面孔還在對着他微笑。……他一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惹人愛的面孔……世界上還有那種種可愛的東西呀……但這對於他又有什麼好處呢？他是另一種人。他就要下鑿去受罪，而別人卻會安閒地在他的頭上走過，那個美麗的女人也會在他的頭上走過。

他胡亂地想着，他不能夠再閉眼睛了。這思想更使他苦惱。他忽然伸手去搔他的頭髮，他用力搔，接着他喃喃地說：「這是不公道的。」

「娘……」在他的上面那個青年鑿工翻了一個身又在說話了，話語是含糊的，這自然是夢中囈語，他聽不清楚那人在夢裏說些什麼。然而在左邊的屋角裏一個唱歌的聲音響起來了。聲音低，但字眼咬得很清楚。他聽出來是馮阿大在唱歌：

「拋呀拋，

拿起鐵鍬往石壁上拋，

從早晨拋到晚，

從晚上又拋到明朝：

汗落得像一陣雨，

手紅腫得像火在燒，

背兒酸，

肚皮在叫，

鋪點還沒到，

又祇得用力拋！

拋呀拋，

哪一天才會把煤山挖倒，

挖倒了大家好出鑿！

這首歌小劉早就聽見人唱過兩三次，他以前並不會注意過，他也不知道這首歌是誰編出來的，如今他卻注意地聽起來。馮阿大的聲音是苦澀的，平板的，沒有一點抑揚頓

挫，但他不去管這個，他祇去聽那些話，那些話似乎就是他自己想說的話。

「哪裏是太陽？」

哪裏是青天？

我們埋在窖裏，

四面盡是黑暗，

什麼都看不見！

電石燈不亮，

鐵鍬又不尖；

身上沒有氣力，

兩隻手在打顫；

石壁上還沒有挖出眼，

這天的工作怎做得完！

汗和血濕透了短衫，  
汗和血浸透了煤山，

……

「閉嘴！人家要睡覺！天還這麼早，你就在哼什麼？」一個粗暴的聲音響起來，打斷了馮阿大的歌聲。這人是老李，他和馮阿大一樣，是鑿工裏面最愛賭博的，他的工錢通統輸在賭場裏，他沒有嘆過一口氣，他在鑿裏挖了十多年，永遠不改變脾氣，一張臉老是陰沈着，說話時老是用粗暴的聲音。

「你就還早，天已經大亮了！」馮阿大說着笑了兩聲，便不去理老李，依舊繼續去唱歌：

「耳邊有什麼人在叫，

啊，這是煤塊的叫號……」

「我叫你閉嘴，你還要唱！」老李一翻身坐起來，不快活地粗聲說，打斷了馮阿大的



歌聲：

「我高興唔！你敢管我！」馮阿大生氣地回答着，就走下牀，走到老李的面前，怒目看着老李。

「我叫你閃住你的鳥嘴！」老李大聲說，就把嘴一扁向地下吐了一口痰，然後跳到地下來，站在馮阿大的面前，兩個臉挨得很近，兩對發怒的眼睛對望着，一面在挽衣袖。

「你們要打架嗎？」旁邊有兩三個鑿工叫起來，另外有一個中年鑿工就走過去預備勸解。

這兩個人恨恨地對看了一會兒，誰也沒有動手。老李忽然把頭掉開，又向地下吐了一口痰，說了一句「誰高興打架？」就走開了。

於是衆人大聲笑起來，連老李也笑了，小劉自然不是例外，他在旁邊看着這情形，但他心裏還在想別的事情。這時候屋子裏變得十分熱鬧。所有的人全都起來了。

門開了，幾十個鑿工陸續走出來，每個人肩頭上搭了一條舊毛巾，外面石階上放着

一個大水桶裏面滿漚地盛了一桶冷水，大家就圍着那水桶，每個人把毛巾放進水裏一攪，就拿出來絞乾把臉揩了。

接着鈴子響了，大家本來就在這附近徘徊着，幾個人聚在一起談閒話，等候這聲音。聽見鈴子一響，衆人就擁擠地往飯棚裏走去。每個人捧了碗拿了筷子在大桶裏舀了麵。十個人或者八個人圍了一張桌子站着喫，沒有一個人說話，全個飯棚裏就祇聽見嘴響。衆人剛把麵喫完，摸一摸嘴，預備走開；包工頭就來了，他是陪着工務股吳股長來的，後面還跟了兩個人。包工頭的身子很肥大，走路來一偏一跛，有點像一條大象。他的臉是一張闊臉，臉上的肉多往下面下來，時時在抖動。股長卻是一個瘦小的人，有一張滿是皺紋的瘦小的臉。這兩個人，尤其是那包工頭，平時工很少有機會會見。如今他們卻跑到這飯棚裏來，顯然是負着什麼不尋常的使命。工們很知道這個，於是他們的心就緊張起來，臉上的表情也變得嚴肅了。

「他們來幹什麼？」旁邊一個青年工低聲問小劉。

「幹什麼？你想還有好事情嗎？」小劉不高興地回答，他的眼睛釘在包工頭的肥臉上。他想：好肥的臉呀！爲什麼我們的臉就盡是瘦的呢？

包工頭開口了：「我來和你們說幾句話。」他做了似笑非笑的樣子。「昨天局長把我叫了去吩咐說，這幾天煤出得太少了。」他頓了頓，臉色漸漸變得嚴肅起來。

「太少了？」小劉第一個疑問似地重複着這句話。接着在鑿工中間發出了一些不滿意的短短的話語，但都是低聲說出來的，不會被包工頭和股長聽清楚。

「煤棧主任也在抱怨這幾天出的煤裏面雜了很多石塊。他抱怨工人太偷懶。」包工頭又住了口，把兩隻手慢慢地在肚皮上摩擦。「以後大家要當心。」

「偷懶？誰偷懶？我們人都要累死了！」老李在後面接口粗聲說。這些話是被包工頭聽見的，他睜大了兩隻小眼睛威嚴地在一些鑿工們的臉上看了幾眼，裝作不聽見的樣子，又繼續說下去：

「局長向着我抱怨說，現在這般工人實在不行，一天祇能夠出到六百多噸煤。他說

如果我不設法追你們，他就要另外招一批新的工人來。你們聽見了嗎？」這時候他真做到了聲色俱厲的地步。兩隻眼睛威嚴地在衆人的臉上輪了一轉。他留心着他們對於他的話有什麼表示。

沒有人出來說話，後面有些表示不高興的聲音。前面的人擺着不快活的面孔看着他，沒有誰帶了怕懼的樣子。

「我現在向局長說定了一口井每天至少出兩百五六十噸煤，每一班工人每天至少要出八十多噸，你們聽見嗎？」包工頭驕傲地搖擺着頭。

「八十多噸？」老汪帶着笑臉疑惑地搖搖頭說了這句話。旁邊有兩個鑿工接着笑起來。

「我說最好能夠出八百多噸，」小劉在後面氣憤地譏刺說。

「八百多噸還不夠，八千多噸纔好咧！」另一個年青鑿工接口說。於是衆人又哄然笑了。

「你們笑？你們想我在和你開玩笑嗎？」包工頭掙紅了臉，生起氣來，又把兩隻手不住地在他的湖縐袍子上面擦摩。兩隻眼睛釘在老汪的臉上，那裏面好像在冒火。「現在股長就在這裏。股長也聽見過局長的話。局長追股長，股長追我，我又要追你們。你們不相信我的話，那是你們自己該倒霉。我現在和你們說定：如果過了今年，你們這一口井還不能夠出兩百六十噸煤，我就要請你們大家走路。你們想我除了你們這般人外，就招不到別的工人嗎？我告訴你們：現在要好好打定主意，免得將來怪我。」他接着冷笑了兩聲。

這許久沒有說話的吳股長忽然張開嘴，不動聲色地說：「何先生的話不錯。局長追我，我也祇得追他。你們要曉得局長素來辦事就認真，他又熱心，又不苟且。他說了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沒有誰敢當他的面說聲不做。你們從今天起不要再偷懶了。」他說完並不再看鑿工們一眼，就掉轉身子，預備往外面走。

包工頭漸漸把臉部的表情改變得溫和了。他做出一個笑容。最後一次對鑿工們說：「一班人出八十多噸煤，不算什麼難事情。你們都是有氣力的漢子，還怕什麼煤出得多，

「工錢也拿得多！」他走到老汪的面前，拍拍他的肩頭溫和地說：「老汪，你在這裏很久了，你是懂得事體的。你曉得局裏並沒有待虧了你。局裏養活了你這許多年，你也應該報恩呀！我曉得你是一個好人，你做事很認真的。」

他說完又對着臉上現出恍惚的老汪做了一個溫和的笑容，就帶了他的兩個幫手陪着吳股長走出飯棚去了。

「我見過的，我看見你怎樣發了財！我曉得你一身的肥肉從哪裏來的！你看，我現在這樣瘦，瘦得祇剩骨頭了！一張正與望着包工頭的背影，半瘋狂地吐出了這些話。」

「八十多噸？我們的身子也是父母養的呀！」小劉憤怒地罵起來。「局長祇想發財，哪裏顧到我們窩工的死活！」

「老汪，你說，你受了局裏的什麼恩典？」老李本來站在老汪的背後，就搖撼着老汪的肩頭說。「你要怎樣來報恩呀？」

「報恩，我就祇有這條命呀！難道這條命也應該送給局裏？」老汪苦痛地說。

「報恩？老汪，你說，你比馮局長還先來這裏，你曉得更多些。」張正與輪起兩隻瘦眼睛說。「你說，當初局裏有這樣發達嗎？難道我們大家就沒出過一點力？」

「管他娘的！到了他們追得厲害時再說！」馮阿大粗聲插口說，就走了出去，口裏低低的唱着：

「汗和血溼透了短衫，

汗和血浸透了煤山……」

「馮阿大閉嘴！」老李連忙趕出去，阻止他，把手在他的肩頭一拍，一面說，「你忘記了局裏不准唱這首歌嗎？」

「我這樣唱，誰聽得見？」馮阿大站住，回頭來看老李，這樣回答。

「局裏的人聽見了，就會把你當作周春輝一黨呀！不曉得他現在還活在這世上沒有，趙科員多半知道他卻沒對我們說過。」老李沈重地說，聲音裏含着一個苦痛的回憶。

「周春輝究竟是一個好人，」馮阿大苦澀地回答說，他還想說下去，但看見一個破

警提着槍走過來，便住了口，和老李分開了。周春輝的故事也就嚥在他們的肚裏了。這周春輝也是一個鑿工，從前和他們住在一個工棚裏。那人年青，又聰明，讀書很多，又懂得外國文。馮阿大唱的歌就是他編的。他以前和馮阿大很要好，但在煤山上住不到多久就被局裏捉起來，說他是一個革命黨，押送到城裏去關在監牢裏。那是三年前的事情，從那時候起馮阿大和老李纔愛上了三里橋畔的賭場。起初別人勸他們，他們就嘆氣說：「做好人是沒有好報的，」心裏藏着周春輝的例子，而且還怕也會得着周春輝那樣的結果。但是如今那關於周春輝的記憶又來苦惱他們兩個人了。

「汗和血溼透了短衫，

汗和血浸透了煤山……」

等那個礦警去遠了時，馮阿大又低聲斷續地哼起那首歌來。

「拋啊拋，大家用力拋，

鐵鍬就像一把快刀！



他還想唱下去，突然一隻有力的手腕從後面伸過來握住了他的手膀。他喫驚地回過頭一看，正要叫出聲來，但他馬上就把臉色改變了。他認出來是小劉，便苦笑地說：「是你，幹什麼？」

「你唱的歌很不錯，從哪裏聽來的？」小劉莊重地問。

「你問他幹什麼？」馮阿大淡淡地回答一句，同時把眉毛一皺。

「我喜愛牠，牠就像在替我們說話，」小劉懇切地說，兩個圓眼珠就在馮阿大的瘦臉上輪轉，他的樣子是苦惱的。

「這是周春輝編的歌，」馮阿大短短地回答着。

「周春輝，這個名字倒很熟！」

「他也是個鑿工，現在還在坐牢。他的事情你不要多問，免得招麻煩，」馮阿大臉上沒有一點笑容，聲音永遠是苦澀的，好像肚皮裏裝滿了不高興。

「好吧，你不說也由你，我也不要聽！」小劉粗聲說，心裏有點兒不舒服，因為他實際上很想聽周春輝的故事，很想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馮阿大，」遠遠地有人在叫。聲音在空氣裏飄蕩。

「馮阿大，馮阿大，你也喊，他也喊！你們總不肯讓我清靜，會兒，」馮阿大不答應，卻氣忿地自語道，一面在蹀腳，絞手。臉上的皺紋變得更多了，像一個堆滿着重疊的黑雲的天。

小劉在旁邊驚訝地望着他，有點不明白他這時候的心情。

「等一會煙囪叫了，又是在叫馮阿大，馮阿大像是把身子賣給煤山了。等一會又要到窰裏去受罪。我爲什麼不死？」他絕望地繼續自語說，把右手捏成一個拳頭，對自己頭頂上比準着，卻又打不下去。他的拳頭是很小的，那隻手瘦得差不多看得見骨頭。

一個吵鬧的響聲在他們的前面發生了。升降機在工作，巨輪在動。於是窰井突然把嘴大張開，吐出了一輛煤車來。這時候他們正走到窰井前面。窰井的嘴又閉住了，一個小

工喫力地慢慢兒把煤車沿着輕便鐵道上推。

「八九十丈深，……整整八個鐘頭！」馮阿大苦惱地咬着牙齒說，然後掉過頭去看小劉，抱怨道：「你爲什麼也跑到這裏來喫這一碗飯？你年紀青，有本領，又讀過書，有什麼事不好做，爲何單單挑了這碗飯喫？」

小劉起先圓睜着兩隻眼睛看他，過後忽然挾起他的手臂，命令似地說：「我們去喝碗茶！」並不管他是否同意，就挾着他走了。

他們走下山坡，跨過了鐵軌。鐵軌那邊就是這裏的市場，有飯館，有肉店，有雜貨鋪，也有茶館，還有別的店鋪。

他們進了茶館，和一些在那裏喝茶的鑿工大聲打了招呼，揀了一張空桌子坐下，叫夥計泡了一壺茶，拿了兩個杯子就喝起來。

這茶館是個一層的建築。地方不大，胡亂地安放了不少桌子，裏面祇有一扇窗戶，沒有多的陽光。人在裏面喝着茶大聲談話。

小劉把一隻腳踏在板凳上，另一隻腳放在地上，帶着不高興的樣子接連喝了幾杯茶，說了幾句抱怨包工頭的話。

馮阿大靜靜地聽着，他不說話，老是把眼睛向外面看，那裏有些男女行人經過，那裏也有人在笑。他的臉色卻依舊是很陰沈的。

「你說，他們把那個姓周的怎樣處置了？」小劉一把抓住馮阿大的手膀低聲問。

馮阿大掉過眼睛來，睜大了一下，把眼光在小劉的臉上停了半晌，苦痛地說了一句「我不曉得，」隨後又說：「他們把他關在牢裏，」他又把眼睛掉去看外面去了。

「喂，開水這裏開水！」小劉猛然把茶杯在桌子上用力一放，大聲喚夥計，那夥計就提了開水壺過來，給他們沖了茶。

「告訴我，我一定要曉得那個姓周的，他的事情，」小劉等夥計走開了時又這樣央求馮阿大說。

「等着過幾天到快樂園去告訴你吧，」馮阿大淡淡地推卻道。快樂園就是三里橋

畔的那個大賭場，馮阿大每個月總要到那裏去幾天，每次總是把工錢在那裏輸得精光。這事情在鑿工中間沒有一個人不知道。

「你還要<sup>？</sup>去你真是到死不悟！我賭咒不再去了！」小劉把手在桌上一拍，把馮阿大面前的一杯剛剛斟滿的茶傾出好些到桌面上來。「那裏完全是個騙錢的地方。你說你哪一天贏過錢！」

「你不要勸我，這些話都沒用。」馮阿大說着就搖擺着頭。「我從前就像你現在這樣子。可是做個好人有什麼用？我差點就跟着周春輝去坐了牢。他們從前都說我和周春輝是一黨，現在他們都叫我做沒用的賭鬼了。我不想存錢。我十幾年沒和家裏通過消息，我家鄉裏兵災，水災，年年鬧得一塌糊塗，我老婆不是跟着別人跑掉就是死掉了。也沒人向我討錢。就是存錢也有存錢的法子呀！像包工頭，像局裏那般人會存錢。我們鑿工要想存幾個錢比上天還難。」他愈說下去，愈是氣惱，但說到最後他卻沒有什麼發作，不過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這倒是小劉料不到的。

小劉把手捏緊成一個拳頭，放在桌子上，接連擡了幾下，這拳頭是有力量的，不過祇是一個拳頭。「你的話不錯，我們要存錢比上天還難。不過我們把工錢就通通送到寶攤上去，這也很冤枉。我是不甘心的。你方纔唱『汗和血溼透了短衫；汗和血浸透了煤山』這不錯！我們血汗換來的錢，不能夠冤枉送掉。」小劉說着眼睛裏冒出了火。

馮阿大似乎並沒有聽小劉的話。他在想他自己的事。他在看另一個景象。他做了一個苦笑，低聲說：「快樂園究竟要比窩裏舒服得多！聽說最近那裏還添了幾個姑娘。我一定要去。窩裏太苦了！太苦了！」

這些話是小劉料想不到的，他起初有點遲疑，他自己也被這意外的消息帶來了一點新奇的念頭。但過後另一個念頭又使得他苦惱了。他大聲對馮阿大說：「你這樣弄下去，你到死都不能夠出頭！你把性命拿來換一點工錢，連這一點工錢你也得不到手。你白白做一輩子人家的牛馬。」

馮阿大嘆了一口氣，半苦痛半溫和地說：「你不做牛馬又做什麼？」

這一句話確實使小劉回答不出來了，他不做牛馬又做什麼？而且他能夠做什麼？包工頭，做局長嗎？他又沒有那種人的本領，並且他現在就恨那種人！他們都在恨那種人！那麼他做什麼樣的人呢？

「我要離開這裏，跑到別地方去！」過了半响，小劉想出了這一句得意的答語。

「好，你可以去！我就不行！我老了，沒有用了！到別地方，有誰肯要我！」馮阿大苦笑地說。

「那麼你就老是埋在窰裏嗎？」小劉短短地說。他看見馮阿大不回答他，祇顧往外面看，他就把眉毛一皺，憐憫似地對馮阿大說：「看你還有多少時候好挖？你死了，煤山上不過多了一付骨頭。你剛纔唱什麼？你說要把這世界挖翻，你是在做夢！——他的話沒有說完就被馮阿大打岔了。馮阿大多少帶了恐怖地抓住他的手膀接連說：「你又是一個周春輝，我不要聽你說話！」

「周春輝，你又在說他，我並不曉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告訴我。」小劉起初驚訝地

看馮阿大，過後就這樣說。

「你問別人去！我要走了。」馮阿大站起來說，又大聲叫：「喂，拿錢去，夥計！」

「我有一小劉搶着付了賬，就站起來，兩個人往外走。」

外面在雜貨店門前聚集了一堆人，歌聲和鑼聲從人叢中透出來。馮阿大眼睛發了光，說聲「我們去看」，就往前面走，小劉跟着他。兩個人擠進了人叢裏。兩個孩子扮着女裝，踩着高蹠，在那裏忸怩地扭動，一面唱，一面走，還抖動着手裏捏的那方紅布手巾；另一個孩子扮着小丑，嘴邊裝了假鬚，手裏拿了一把扇子，在那裏和她們歪纏。紅布巾一揚，小丑的臉上喫了一個耳光，在旁邊敲鑼的人把鑼一擊，小丑便做出一些醜態。於是衆人哄然笑了。

馮阿大很起勁地看着。小劉卻把眼光定在斜對面的一張笑臉上。那裏站着一個不很高的女人，穿着雪青色的短襖，一張圓圓臉，頭髮是翹短了的，卻梳得很光。他認得她，她就是小朱的新娘，自從那天在火車上看見她過後，他還見過她幾次。她越發比從前好看。



了。這張圓臉笑得真好看，她笑起來，動着一張小嘴，就像花在開放，就像春天的太陽，真有些惹人心癢呀！

那女人一點也不覺得小劉的注視。小劉祇顧貪婪地看着，看得還不很暢快。然而那歌唱就突然完結了。她忽然擡起頭，發覺了他在看她，便對他微微一笑，她好像也認識他。他心裏馬上快活起來。但是那個假扮的女子走到他面前伸手向他要錢，他的視線被遮住了，他纔埋下頭從身邊摸出了兩個銅元放在那被白粉遮蓋了一半的污垢的手上，再擡頭去看那女人，但她已經去了。他覺得非常懊悔，便掉轉了身子。

張正興正迎着他走來，手裏提了兩盞電石燈，用一種沈悶的聲音說：「燈領來了。下鑿去！」

小劉很不願意地點了點頭。他的腦裏還現着那女人的一張帶笑的圓臉。

張正興又高聲喚馮阿大：「馮阿大，快走！我們一起去！」

馮阿大這時候正在注意地看那兩個假裝的女子，她們坐在一個木箱上面，一個在

用一方毛巾揩臉，另一個卻給她在縛緊頭上的假髻。他聽見張正興的聲音便回過頭說了一句：「還早哩！你們先走吧！」又把頭掉過去了。

「馮阿大，快跟我們走！吳股長先前在叫你，你看見他嗎？老李到工棚裏找你去了。快走！」張正興起勁地大聲說，就去拉馮阿大的手膀。

「好，」馮阿大垂頭喪氣地應了一聲，只得跟着他們兩個走了，在路上他接連嘆了幾口氣。

下午四點鐘過後，一個吊籠把小劉帶到地底下去，和他一起下去的是張正興、陳洪興、馮阿大、老李、老汪五個鑿工。每個人手裏提着一盞電石燈。

吊籠不住地往下面落，他們的心好像就跟着吊籠在落。地底下就是黑暗，祇有那電石燈的微光照亮着他們的眼睛。

他們和平常一樣，並不交談一句話。大家擠在那窄小的鐵籠子裏面。沒有恐怖，也不覺得新奇。他們的眼睛已經習慣於這種環境了。不過每個人心裏還有一點留戀，對於地上生活的留戀。

突然吊籠停止不動了。他們的眼前現了電燈光。兩個中年工人站在吊籠旁邊對着他們微笑。

小劉把鐵鏈取下來，大步走出了吊籠，另外五個人跟着他。那個叫做吳金生的工人

拉了鈴子，於是吊籠又動了，慢慢兒升上去。

幾盞電燈照着潮溼的土地，幾根木柱挺直地立在地上，被頂上的石塊重重地壓着，略略顯了一點彎曲的樣子。兩條小鐵軌交叉地在地面上伸出去，合成了一條，伸進了那濃密的黑暗裏面，二輛煤車凌亂地躺在鐵軌上，一輛空着，另一輛裏面卻裝了大半車的石塊。

「三百零五」吳金生自語道，他記好了這個數目，回頭問：「就沒有了嗎？你們今天來遲了。」

「還有幾個吧。」老汪回答着。

吳金生對老汪做了個微笑，又問：

「老汪，你又回家去過嗎？帶了點什麼東西送我？」衆人都笑了。

「你不要亂想！」老汪笑罵道。「我自己還顧不周到，哪裏有錢買東西給你！」

「那麼你們呢？你們一定贏了大捧銀元回來呀！你們這些賭鬼！」另一個中年工人

又和老李他們幾個開玩笑說。

「瞎說！誰有閒功夫和你們開玩笑？」老李粗聲地回答道，就向地上吐了一口痰。

「吳金生，你們倒快活！睡在這兒倒舒服！」小劉的眼光落在石壁旁邊的吳金生的牀上，那不是牀，卻和工棚裏的木盒差不多，不過大一點兒，上面放了點乾草，鋪了一張簾子，堆了一牀被褥。

吳金生無意地掉過頭把眼光在他自己的牀上望了一下，做出一個苦笑，他沒有話回答。

「走吧，」小劉第一個拔起腳走了。

他們沒有一點兒躊躇，就拋撇了電燈光和那兩個工人的笑臉，沿着鐵軌一步一步地走進黑暗裏面去。

兩邊是石壁，頭頂上也是的，這個石洞並不高，連那個比較矮小的張正興也不得不低着頭走，不然就會把頭撞在頂上橫架着的木條上面。

前面是無窮的黑暗，那一條鐵軌似乎也是無窮地長。他們的電石燈的微光就祇能夠照亮前面的一小段地方。然而這黑暗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妨礙。他們已經把這條路認得很熟了。他們常常自誇說：「就是閉着眼睛，也可以走得很好。」這並不是一句謊話，他們認識這地方，就像認識自己的妻子或親人的面孔，什麼地方有一道門，什麼地方應該轉灣，他們不用眼睛看就可以知道。

他們的周圍並不是靜寂的。在他們前面有腳步聲，在他們的後面漸漸地也起了腳步聲。偶爾還有人在咳嗽或吐痰。雖然眼前看不見人的影子，但是這許多許多低微的聲音卻不會被這幾個老下窰的工人的耳朵放過。這些聲音也是他們很熟習的，他們聽這些聲音就像唱歌的人聽那伴奏的音樂。這正是他們在窰裏的生活的一個少不了的點綴。

「耳邊有什麼人在叫，

啊，這是煤塊的叫號……」

馮阿大忽然低低地哼出了這兩句，沒有人注意他，他又閉了嘴。

細微的聲音依舊從石壁的前後發出來，就像煤塊在說話。在他們的想像裏這黑洞是活的，這裏面活埋了三百多人，他們都在和那煤塊戰鬥，都在流他們的汗和血。他們彼此看不見，卻聽得見彼此的聲音，似乎還嗅到彼此的呼吸。他們是從各地方來的，但是同一的命運把他們連結在一起了。他們一塊兒在窰井裏過了這許多年。

他們平靜地在黑洞裏繼續走着，又走過了一道門。這門是木頭做的，一共有十幾道，都開着。

「他媽的還不把這溝來修好！」小劉一腳踏在水泥裏，起了水濺的聲音，小劉就罵起來。

「明天我們再去報告吳股長，」老汪應了一句。

他們又走過幾道門。在一道門旁邊，遇見兩個推車的小工坐在路旁一塊石頭上，身子緊緊靠着石壁，在低聲談話。

又走了一會兒，小劉忽然停住了腳，對後面的五個人說：「慢點，等我一下。」他就走兩步，對着石壁解了褲小便。

「誰等你！我們走我們的！」馮阿大粗聲回答道。他和另外的四個人依舊往前走。小劉祇得趕上去跟在他們的後面。

他們走過一個煤洞。那裏有一盞電石燈掛在一根橫架着的木條上，一個小工坐在一根放在地上未用過的木條上面擲着小石子玩。

「你們來遲了！」這年青的小工帶笑地對他們招呼。張正興走過去在他的臉上摸了一把。這孩子把臉一偏，口裏咕嚕着：

張正興和老汪就留在這裏。小劉一行四個人卻繼續往前面走了。

他們轉了兩個灣，便走到一個微斜的洞口。這洞更低，在這裏，他們的耳朵裏就裝滿了鐵鍬的聲音。

他們彎着腰慢慢兒走進去，就到了一個大的煤洞旁邊。他們再匆匆地走進那個洞。



一股強烈的煤氣直往他們的鼻裏撲來。

這個煤洞是很大的。這裏面比別處都亮。許多盞電石燈掛在木架上。許多人已經在那裏動着鐵鍬了，大部分人都赤裸着上身。

「小劉，你們快動手！今天又遲了！」那個監工頭用嚴厲的聲音對他們三個人說，就叫他們去拿了鐵鍬。「快到那邊去挖！」

「記着，你們今天不要又少出煤呀！」那人又吩咐了這句話。

四個人都不回答。他們一塊兒去找了一塊工作地方。煤層就在那裏。烏黑的發亮的東西連接成了一片，上上下下都是一塊一塊排列着，彷彿看得出界限來，可是實際上又黏合得很緊。

小劉第一個把短襖脫下來，掛在旁邊一根木架上。身上祇剩了一件汗衫。他吐了些唾液在兩個手掌心上，把兩手一擦，拿起那團纔拋在地上的鐵鍬對準了壁上略凹進的地方打下去，然後又馬上把鐵鍬收了回來，接連挖了兩下。煤塊有了一點鬆動。他使用

力繼續挖了四五下，就看見煤塊和煤屑落下來。

「今天運氣不壞！這裏挖出了眼，不會喫力吧！」馮阿大在旁邊看着自語道。於是他和老李也各拿起鐵鍬在旁邊挖起來。

全個煤洞裏就祇聽見鐵鍬打着石壁的聲音和煤塊落在地上的聲音。很少有人說話。大家都似乎忘了自己地在和煤塊拚命。

一個人咳嗽了，就停了鍬坐下來休息。接連就有好幾個人在休息。

「周廣和，你坐着幹嗎？你快點兒挖呀，趙根寶，你也偷懶嗎？局長現在追得很厲害，你就不知道嗎？局長要每天出一千噸煤呀！」監工頭大聲叫起來。

周廣和和趙根寶都不去理他，但被他逼得沒有辦法，也祇得拿起鐵鍬繼續挖着。他們的手是疲倦的，那石壁上一時又挖不出眼來。他們挖了好一會兒，還祇有些煤屑落下來。那煤塊依舊生根在壁上，動也不動一動。

「真要命！局長祇曉得出一千噸煤，哪裏顧到我們工人的死活！」趙根寶抱怨起來。

他想起先在這個煤洞裏面並沒有監工頭，不過股長每天來看一次，他挖一車煤領一個牌子，沒有誰來追他。現在局長好像發了瘋，一心一意要追一千噸的煤。一千噸的煤！全個煤山上一共不過三千幾百個窖工，每天做八個鐘頭的工，疲倦的手，疲倦的眼睛，他們怎樣能夠出一千噸的煤呀！他們的手也是血肉骨頭做成的；他們的身子也是父母養的。他們爲什麼就該被人作踐，受人逼迫，給人辱罵呀！

「我不高興挖了！」他生氣地自語着，就拋了鐵鍬在地上，自己坐下來休息，一面在揩汗。

周廣和也把鐵鍬放了。在他們兩人的腳邊祇有一小堆煤塊。他們自己看見也覺得太少了。然而那石壁上挖不出眼來。他們已經用盡了氣力，那煤塊卻絲毫不肯鬆動。他們有什麼辦法呢？

「趙根寶，你快挖呀，周廣和你……」監工頭似乎一點也不肯放鬆他們兩個。

「我挖不動，你的幾個錢也買不到我的命！」趙根寶憤憤地接口說，過後他咳了幾

聲嗽。

「不行，你不高興挖，今天就要叫你走路！不給你們一點手段看，你們不曉得厲害！」  
監工頭掙紅着臉威嚇說。

「你就讓他們兩個歇一會兒吧，你不看見他們太累了嗎？」一個中年鑿工停了鋤，說話來勸監工頭。

「不行，局長說過每天非追出一千噸煤不行！」監工頭擺起架子打着官腔。  
好幾個鑿工停了鋤，暗地罵着監工頭，又有好幾個在低聲批評他。

「你們都挖呀！大家停了鋤幹什麼？」監工頭回頭大聲叫道。

「挖！給你挖墳！給局長挖墳！」一個苦澀的聲音送到了他的耳邊。

「趙根寶！你敢罵局長你……」他挽起衣袖，預備撲過去打趙根寶。

「誰敢動手打人？」一個人大聲叫起來，這是小劉。

於是衆人停了鋤，鼓譟起來。有幾個便跑過去看。

監工頭有些呆了。他料想不到會有這種響應。他便不敢動手，祇是惡狠狠地看了趙根寶幾眼，口裏接連說：

「我一定要開除你！」

趙根寶冷笑了一聲，回答了一句：

「你不開除我，你就是我的兒子！」

衆人一面下着鍬，一面哈哈大笑起來。

監工頭把衆人沒有辦法。他氣憤地站在那裏，心裏在想報復的方法。

衆人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些什麼，但看見他那種有些受窘地閉着嘴的樣子，都覺得高興。

大家起勁地地下着鍬。他們不再說話。有一些氣力大的人就挖得更快，鐵鍬像陣雨般地落在那石壁上。接着煤屑和煤塊大堆的落了下來。

兩個人或三個人一組照料着小工把煤裝進車裏，推了出去，各人領到了那記數的

牌子。

「挖啊，挖啊，挖啊！」……這聲音在每個人的心裏叫喚着。他們的手不住地揮動着鐵鍬。手差不多是麻木了，就不像是他們自己的手，他們頭上滴着汗，臉和身子發起熱就像被火在燒。他們沒有思想，他們好像祇是一付機械，他們被迫着沒有止息地動着。他們自己是沒有一點自由意志的。

礦坑裏就像一個古羅馬的鬪獸場，那許多猛獸帶了原始的野性和煤塊爭鬪。監工頭像一個尊貴的看客在旁邊暗笑。

地上面天漸漸地黑暗了。窰裏並沒有一點改變，在窰裏永遠是黑夜。

在下面另一個小煤洞裏老汪和張正興拿着鐵鍬用力在挖，旁邊已經堆了一大堆煤塊。年青的小工坐在旁邊望着他們。

「老汪歇歇吧。」張正興擲了鐵鍬搓搓手，就披上衣服在小工坐的那根木條上坐下來，接連噓了幾口氣。那瘦臉實在難看。他的口很渴，他的肚皮很空虛。疲倦快把他壓倒

了。他不能不歇下來。

「你已經不行了！再沒有幾年功夫好挖了！」那小工關心說。

張正興掉過頭苦痛地看他一眼，就把頭埋下去，過了半晌又擡起頭來長嘆了一口氣。

老汪也停了鋤過來坐着休息。

「我好心勸你，你總不肯聽話。以後你不要再到快樂園去吧。你也得存幾個錢，製點衣服，討個老婆，安個家。」老汪溫和地對張正興說，他的腦裏就浮現了他自己的貧苦而和平的家庭的景象，對於他這家庭就是唯一的並且無上的安慰。

「我沒這福氣！」張正興苦澀地回答了一句，過後他就絞着自己的兩隻手。

「我的喉嚨又癢起來了！」張正興忽然低聲自語說。

「喉嚨癢？」老汪驚訝地說。「你忍住吧，不要再幹那事情呀！」

張正興不回答，卻彎着身子在腳邊摸索了半晌，過後就站起來，繫了繫褲帶，慢慢往

外面走。

「喂，你到哪裏去？」老汪叫起來。

張正興回過頭來看老汪一眼，帶着苦澀的樣子，依舊不答話就走了。

「你要當心呀！好運氣不會天天有！」老汪的叫聲還在後面追他。

外面起了一個沈重的脚步声。好像有一個人走近了。

不到十分鐘，光景洞裏突然起了一聲爆炸。接着起了一陣大的騷動。好像發生了地震。在大煤洞裏面工作的人馬上停了工作，一齊爭着往外面跑。每個人都帶着驚惶的面貌和跳動的心。監工頭被留在後面恐怖地大聲叫起來。

但在那傾斜的坑道口，三四個人就堵塞了路。許多人在後面擁擠着，發出了更大的吵鬧聲。已經有幾個人在混亂中受了傷。

在前面的人爬出了坑道，就拚命一直往前面跑。他們看不見什麼，祇覺得一鼻孔都



拿起來就挖！

「誰管他鳥局長！我們馬上挖！」小劉狂怒地在旁邊一個人的手裏搶了一把鐵鍬

「我們先去報告局長，股長！」

「拿鐵鍬來！拿鐵鍬來！我們挖！」

「他們活埋了他們活埋了！」小劉發狂似地叫着，後面有不少的人響應起來。

着那堆煤塊大聲叫着。

「張正興！老汪！」小劉從後面突然擠出來，幾乎把前面兩三個人打翻在地上。他望

落下來填塞了一個小的煤洞。這煤洞就是張正興在裏面作工的一個。

事實把答覆擺在他們的眼前。在一邊堆着大堆的煤塊，空氣中飛着淡的煙霧。煤塊

「哪一個煤洞？哪一個煤洞？」有些大膽的人看見這些時候還沒有動靜，就大聲問。

是煤氣，把人窒息得快要閉了呼吸。地上常常有些被震落下來的煤屑絆住他們的腳。整個窰似乎還在震動。

「小劉，當心點！你會送掉我們大家的性命！」馮阿大一把抓住小劉的手膀粗聲說。  
「張正興，老汪他們埋在裏面，我們不救嗎？」小劉眼睛裏冒出火來，他把身子一動，就掙脫了馮阿大的手。

「你就沒眼睛？你還想他們會活？」老李旁邊接口說，他們把一對苦痛的眼睛望着小劉的臉，那眼睛裏面的表情，小劉卻不懂得。

「我們還是去報告局長吧，」一個鑿工在後面提議道。

「局長？你想他會管這鳥事？他從來就沒有下過鑿，他祇會夢想鑿裏每天出一千噸煤。他哪裏顧到我們的死活！」老李生氣地罵起來。

「那麼我們去報告股長。總得向局裏報告才對！」這樣說着有好些人就往前面跑。快要走到井口，正遇着吳股長坐了吊籠來。

原來在地面上人們已經接到了鑿裏爆炸的消息。吳金生一聽見爆炸聲就慌忙扯了鈴子，坐吊籠上去，到局裏報告了消息。

災禍的消息是很容易傳播開的。警鐘敲了起來。每一個人得着消息就去傳述給別的人聽。人們漸漸地聚集到第二號窰井旁邊。一部分人是窰工的家屬，有老人，有婦女，有小孩；他們帶着蒼白色的臉，驚恐的眼睛，望着那鐵板。也有幾個人糾纏着那兩三個管機器的工人問種種奇怪的問題，永遠得不着確定的回答另外還有一部人是懷了好奇心而來的。

消息到了局裏。局長睡了，這事情還不能夠使他從牀上起來。他叫僕人去請了事務科何科長來，在牀上吩咐何科長去料理善後的事情。何科長回到東院，正遇着吳股長換了下窰的裝束來見他，談了幾句話吳股長走了。

吳股長從東院出來就一直往第二號窰井走。他看見窰井邊的那大堆的黑影，他的心變得很緊張了。他叫了兩個機工跟着他，就走到了窰井旁邊。

「讓開，股長來了！」機工們這樣叫着，在前面擠開了一條路。機器叫起來，輪子轉動着，鐵門突然大張開，吐出了一個吊籠。三個人馬上走了進去。一些女人和小孩想跟着也

擠進去，卻被拿鞭子的礦警阻攔住了。輪子一動，吊籠慢慢兒往下面落。衆人的眼光也跟着牠落下去，盡是些憂鬱的眼光。

機器一停，在地面上的衆人知道吊籠已經到了窰底，那種不能忍耐的關心就逼迫他們談起話來。大部分的人都帶了哭聲訴說他們的在窰裏的家屬的生平，禱祝那些人，在窰裏平安。

「我原想不要他幹這事情，在窰裏做事情簡直是天天拿性命去拚，沒見過幾個人有好結果！可是不幹這事情，我們娘兒兩個又靠什麼喫飯？我白擔了一年多的心。從這一回起我再也不放他下窰了。我寧肯餓飯，不肯讓他再拿性命去拚。我就只有阿寶這個好兒子。」一個衣服襤褸的老太婆見人就說起她的在窰裏做小工的兒子，說得使別的人有些覺得討厭了。

下面依然沒有消息到上面來。衆人不能夠忍耐地等着。有幾個婦人甚至喚起她們的丈夫的名字。沒有人笑她們。但也沒有應聲來回答她們。她們的聲音不能夠達到窰裏。

「我的男人不會死，他算過命，算命先生說他要活到七十歲，」一個中年婦人拉着  
一個圓臉的年青婦人說：「你的男人也不要緊，我就沒看見機工在窰裏炸死過，他們又  
不拿鐵鉞。」

這年青婦人微笑了。她是機工小朱的新娘。她也相信她的丈夫不會有危險。

許多人在說話。窰井邊的人愈集愈多了。也有好些下一班的窰工圍攏來。這窰井旁  
邊從來沒有像這樣熱鬧過。不管那黑夜，不管那黯淡的燈光，不管那寒冷，每個人都是十  
分激動的。

時間過得非常慢，一秒鐘一秒鐘地割着衆人的心。依舊沒有一點消息從窰井裏面  
出來。周圍的空氣是很壓迫人的。

「究竟死傷多少？」每個人都在想這問題，而且擔心着他的親人是否在裏面？

人叢中起了一個騷動，衆人開始了第二次的擁擠，讓開了一條路。曹蘊平伴着總工  
程師帶了一個佩手鎗的礦警到了井邊，於是輪子一動，接着井口突然張開吐出了那個

吊籠。吊籠是空的，給衆人帶來了失望。但是那個科員和礦警卻進了吊籠落到下面去了。衆人依舊等候着，吵鬧地談論着，訊問着。然而還是沒有確定的消息出來。

過了一個鐘頭，機器響了。他們知道這一次一定有什麼消息從窰裏出來，便懷了緊張的心情望着窰井的嘴。果然馬上就有一個吊籠衝破那兩塊鐵板跳了出來。

吊籠裏面祇有三個人：總工程師，曹科員和帶手鎗的礦警。那兩個職員都帶着十分嚴肅的面貌。衆人圍上去，卻沒有誰敢開口。礦警對衆人伸出了左手的三根指頭，並不說一句話慌忙地跟着曹科員走了。

「三個人」許多人說着就嘆一口長氣。有好些人卻在想「那三個人是誰呢？」

又過了兩三個鐘頭，兩三個使人焦心的鐘頭，機器開始動，一輪煤車被窰井吐了出來。這煤車裏面躺着一個屍體，一隻臂斷了，臉是一張黑瘦的臉，有着傷痕。遍身都是血和煤屑。

「張正興！」站在窰井邊的拿鞭子的礦警突然恐怖地叫起來。

「張正興」好幾個人，在後面響應道。許多人寬慰地噓了一口氣。他們想：三個人中已經去了一個，他們的親人並不在裏面。張正興是個沒有親屬的人。

第二輛煤車上來時帶來了老汪的屍體。短短身材，一張闊臉，一團鬚髯，這是顯著的記號，並沒有被煤塊壓去。小工們沿着鐵軌把第二輛煤車也推開了。

「老汪！老汪！……老汪！」人叢中接連起了這樣的叫聲。又有許多人繼續着寬慰地在噓氣。「上來兩個了。」老汪的家屬並不在煤山上面，沒有人哭他。

第三輛煤車帶來一個小孩的身體。先前對人說了許多話的那個衣服襤褸的老太婆半恐怖，半悽慘地叫了一聲：「阿寶！」就撲到那煤車上面去，並不管屍體是怎樣骯髒。她歇斯特里地大哭着，不要人推動煤車，但終於被人拉住了，煤車給推開放在一邊，讓她奔到那裏去，傷心地哭起來。

大部分的人憐憫地望着她，但他們心裏是很寬慰的。他們想：三個屍體都上來了。他們的親人是安全的。有些人打算散去了。

然而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第四次窰井張開嘴，依舊吐出一輛煤車來，裏面的確也載了一個死屍，服裝和前面的三個略略有些不同。衆人驚得呆了。

小朱的新娘正在帶笑地聽那中年婦人談算命的事情，忽然聽見有人在喚她的丈夫，她覺得奇怪，便擠到前面去看。小工推動着那一輛煤車。裏面的屍體沒有遮攔地打進了她的眼睛。

土地在她的脚下動起來。她恐怖地叫了一聲就暈倒在地上了。



四輛載屍的煤車平靜地躺在輕便鐵道上面，這鐵軌是一條支線，向着草地伸進去。煤車一輛一輛地銜接着，遠望過去就祇像車裏載了些石塊，卻看不出裏面蟄伏着一具一具的污穢的屍體。

夜色愈加濃密起來，空氣也跟着變得更寒冷了。先前在草地上聚集的那些人都帶了安慰或恐怖陸續散去了。一切漸漸復歸於寂靜。大煤山又回到牠的夢裏，再沒有騷動來驚醒牠。

大煤山上的情景和往常一樣，並沒有什麼改變。爆炸的事情在這裏並不是十分罕見的。災禍從來不會在大煤山上蓋過一個烙印。而這一次災禍又祇帶去了四個人：一個是無家的流浪漢；一個的家屬住在城裏；一個祇有個孤另另的老母親；一個有新婚的妻子和兄嫂。這四個人所留下的悲哀似乎不很大。他們的親人一共不過這幾個。

四具屍體被遺棄在草地上，並沒有人移動牠們。許多人都帶了安慰和恐怖走開了。也沒有人照料牠們，因為局長明天要來驗看，誰也不能夠在局長未來之前處置這些屍體。

十二點鐘早過了，晚班的鑿工照舊地下鑿去，自然是遲了一點。鑿井旁邊也和平時一樣。機器偶爾在轉動，發出一些單調的聲音。管理機器的工人帶着蒼白色的面孔在黯淡的電燈光下疲倦地望着那寂靜的草地。草地是很平靜的，和牠在每個深夜裏時沒有一樣，就像牠已經睡熟在夜的懷抱中了。

夜是很寒冷的。在屋頂上，在草地上霜已經降了。那一片枯草受了霜似乎在發寒顫。但煤車上面的屍體卻一點不覺得。他們蜷伏在那裏面，擺出難看的醜臉，閉着眼睛不看見一切，卻不得不讓霜落在他們的臉上，沒有一點東西來遮攔。

在前面三輛煤車的旁邊就祇有枯草，並沒有一個人影兒俯在牠們上面。機工小朱的屍體側身躺臥着，眼睛正望着他的矮小的房屋。在那裏面他的新婚的妻子仰臥在牀

上，時時發出了低微的呻吟。

最後的一輛車卻不是孤單的，在牠上面俯着一個大的黑影。含糊的哭泣聲時時從那一張疲倦的嘴裏發出來，聲音是低微的，和夢囈一樣，很快地就消失在黑夜裏了，沒有人會聽見牠。在這輛煤車裏面睡着小工阿寶的身體。在那年老的母親的模糊的睡眼裏看來，他好像是平靜地睡在搖籃裏。自然他一生沒有睡過搖籃，但是她看見過，而且她曾經照料過搖籃裏的孩子。

這母親俯在她的唯一的兒子的屍體上，已經有好些時候了。她一直哭了這麼長久的時間，直到現在她的頭腦昏亂了的時候。現在她看不見血和煤屑了，可怕的景象在她的眼前消去了。她看見的是一個快活的景象：她的阿寶變成了一個小孩，她在旁邊搖動他的搖籃。這一次她是在搖動她自己的孩子的搖籃。她的嘴裏發出哭泣般的催眠歌。

她半跪在草地上，頭壓着她的孩子的血污的屍體，手抓住煤車口。她就這樣地過了這些時間。寒冷咬着她的衰老的皮膚，霜使她的手變得麻木了。她依舊機械般地微微搖

動煤車，含糊地吐出哭泣。沒有人來照料她；也沒有人來勸慰她。

窰井旁邊機器響動起來。在深夜機器的吼聲是異常地響亮，響亮到使聽見的人覺得可怕。牠差不多把附近的草地和茅屋也震動了，可是那個年老的婦人依舊沈溺在她的幻景裏。

機器的吼聲剛剛停止，接着窰井發出一聲大叫，張開大嘴，吐出了一輛煤車。坐在板凳上的小工懶洋洋地走過去，把煤車慢慢兒推着往鐵橋走去。另一個小工坐在一塊大青石上面垂着頭打盹。

坐在輪子旁邊的那個瘦臉工人忽然把眼睛掉向草地上望了望，憂鬱地嘆了一口氣。接着他垂下了眼皮，頭頸縮在衣領裏。

窰井前面坐的那個中年工人擡起頭用驚訝的眼光看他一眼，沒有說一句話，卻接連咳了好幾聲嗽。同時在不遠的地方起了狗叫，兩三隻狗響應地叫着。

「張阿五」輪子旁邊的瘦臉工人寂寞地喚着。

「喂」中年工人在對面應道。

「你冷嗎？」瘦臉說着就打了一個寒噤，把兩手都縮進棉襖的衣袖裏。他在大煤山被人喚做王阿根。

「冷得很！我看快下雪了。」張阿五聲音顫動地回答。

「下雪！還早咧！現在一點風都沒有！」王阿根說這些話時略帶了一點勁。但是他的身子卻禁不住要發戰，寒氣似乎侵進了他的骨頭，那破舊的短棉襖簡直防禦不住。

「沒有風怎麼這樣冷！我有點受不住了。」張阿五說着又咳了兩聲嗽。「再這樣冷下去，我真受不了！我這條老命會靠不住……我幹不下晚班的事情！」

「你去求股長把你換到早班上去吧，」王阿根同情地看他，勸告說。

「換早班你做夢！從來沒有這規矩，這十天我正輪到晚班呢！」張阿五絕望地訴辯道。「求股長是沒有一點用處的。反正總要換班。」

「你在煤山上幹了幾年了？」

「至少有八九年！我來的時候，身子很結實。我有氣力。我在鑿裏挖了五六年就得了病，股長纔讓我幹這事情。」

「幹這事情有什麼好處！一個錢也存不到，不過一天一天地捱日子。你爲什麼不到別地方去？外面的地方很大，投錢也不難！」王阿根說，他的嘴裏接連吐出好幾口熱氣，留在他的嘴邊，像一陣白霧，他的臉上漸漸有了血氣。他平時就不滿意大煤山上的生活，他在這裏住了兩年多，時常對同伴訴苦說要離開，可是沒有人看見他走出大煤山一步。這兩年多他沒有到城裏去過一次。但是他始終沒有存一個錢。

「你還年青，你不明白。一個人在煤山上住久了，他就像把性命也賣給了煤山。他永遠逃不掉，除非他死掉，就像老汪他們今晚上這樣！」張阿五痛苦地說，又咳兩聲，吐了一口痰。他的臉掙紅了，灰白色的短鬚上黏了好些口涎，在黯淡的燈光下面發亮。「我現在也不想再跑了，跑到外面去，也沒有地方肯收留我！我外面去，什麼事也不會幹。」他又繼續咳嗽起來。

鈴子響了，於是機器開始響動。不到一會兒又一輛煤車大叫了一聲從窰井裏衝出來。依舊是坐在板凳上的小工懶洋洋地站起來，喫力地慢慢把牠推開。

張阿五的咳嗽停止了。他不再說話，垂下頭在打盹。王阿根勉強睜大眼睛茫然地望着他。

在不遠的地方，狗的叫聲又起來了，這一次更要厲害些，好像有五六隻狗在叫。人聽見這叫聲就彷彿看見幾隻狗圍着什麼東西猛撲狂叫。這想像是有些可怕的。

張阿五驚恐地擡起頭，吐了一個含糊的聲音，把眼睛掉向四面一望，又默默地埋下頭去打盹，王阿根接連打了兩個冷噤，便把兩隻手伸出來用力搓着。

那個小工推了車回來在石頭上坐了一會兒，聽見狗叫，不覺時時畏怯地把眼睛往屍車那邊望。

「狗叫得這麼厲害，牠們一定看見了什麼！」他忍不住用顫抖的聲音說出這句話，更顯了畏縮的樣子。他在煤山上被人家喚做小金寶，年紀快到二十歲，他的父親也在窰

裏做工。那一個打盹的小工小銀寶就是他的弟弟。這兩弟兄都有着原始的對於鬼神的信仰。

「這夜深，牠們會看見什麼？難道這裏還有強盜？」王阿根壯起膽子回答。

「牠們一定看見了什麼！狗眼睛和人眼睛不同。狗眼睛可以看見……」小金寶說着不覺掉頭去看那屍車。他把嘴張開，伸出一段舌頭來。

「呸！」王阿根把嘴一扁，吐一口痰在地上。「你真正見鬼！我就不相信！我一輩子就沒看見一個鬼！」

「你不要亂說。鬼是有的！」小金寶帶了莊嚴的面貌說。「我好幾次做夢就見鬼。今天一下就死四個人都是枉死的。你說沒有鬼，我纔不信！你說人死後沒有鬼，那麼我們苦一輩子，有什麼味道？」

王阿根哂笑一聲，把手放在嘴邊噓了兩口氣，然後放下手來不住地擦摩着。

「你說沒鬼，那麼阿寶他們四個人爲什麼會枉死，單單死他們四個？」小金寶正經



地問王阿根

「那麼我問你爲什麼老汪他們會枉死，誰也曉得老汪他們都是好人！」王阿根起勁地反問道。

狗又兇猛地叫起來，人在這裏還彷彿聽見狗叫聲在黑暗中追逐。

「鬼找着了他們！」小金寶說着，又吐出了半個舌頭，他顯了畏縮的樣子，就像看見鬼在前面跑。他的年青的臉上現了一陣恐怖的拘攣，他不覺又把眼睛掉向屍車那邊看。第四輛屍車上面依舊俯着那大團的黑影，沒有聲音。

「鬼纔找着了你！」王阿根笑罵道。「在窰裏年年都有人枉死！做個窰工就是天天拿性命來拚。哪裏有這麼多的鬼？我不怕鬼，就是碰着鬼，我也要和他打一架！」

「你膽子真大！」小金寶又吐出了半個舌頭，他把眼睛擡起來，望着狗叫聲來的那方面看。那裏是一片黑暗，有幾點黯淡的燈光在黑暗裏幌動，一堆房屋睡在黑暗裏，就像幾個大怪物擠在一處，閃爍地雲着眼睛。漸漸地吹起風來，風帶着低微的聲音吹過，一些

塵土在空中飛舞，飄到小金寶的臉上。小金寶恐怖地把手蒙了臉。

王阿根還沒有答話。一輛煤車又從窰井裏跳了出來。

「小金寶，小銀寶把煤車推開！」張阿五看見小金寶許久不擡起頭以爲他睡熟了，便大聲叫道。

小金寶擡起頭，他的眼光裏沒有疲倦，祇有恐怖。他把眼睛往四面看，好像在問：鬼走了嗎？他的弟弟從睡夢驚醒起來，不住地擦眼睛，一面站起來昏沈沈地去推煤車。小金寶畏怯地在旁邊看着。

王阿根在搓手。張阿五在乾咳。風吹過草地，吹過山坡，把茅屋吹得響，好像許多小生物在尖聲叫。環境是淒涼得可怕的。彷彿到處都躲着鬼影子，等着機會抓人去喫。小金寶不覺戰抖起來。他想躲避，卻沒有地方。只得口裏唸着：

「你不要找着我，我和你是沒有冤仇的。」

「小金寶，你在唸什麼？」王阿根看見小金寶這樣便大聲問道。

小金寶被王阿根這一問就呆着了，他不回答。

「今天早晨阿寶還和我說笑話，現在他卻睡在煤車裏面，想起來真叫人害怕，」過了半晌小銀寶走回來在石塊上坐下去自言自語地說。

「害怕？這樣事情多得！」張阿五這一會兒不咳嗽了，便打起精神來和這兩弟兄說話。「做鑿工就和當兵差不多。早晨想不到會活到晚上。到了晚上又想不到會看見明天的太陽。我下鑿那年出過一回事就死了四五十個人，大半是斷手斷腳的。那時候每個人祇領到五十塊錢的恤金，現在是一百幾十塊錢了。」

「一百幾十塊錢一條命！我們的命真賤！人死了拿到錢有什麼好處，反正自己閉了眼睛，再享受不到一個！」王阿根不平地接着說，「祇有小朱真不值得！他討了媳婦不過兩三個月光景，就做了個短命鬼！剩下那個小孤孀怪可憐的……」

「你曉得趙青雲的寡婦搬走了嗎？」張阿五忽然想到了一個重要的消息便轉過話題發出這問話。

「趙青雲，就是今年正月在鑿裏給石塊壓死的老趙嗎？他的寡婦搬到哪裏去了？」  
王阿根接口問。

「哪裏去？你想還有好地方嗎？快樂園。你想她在快樂園裏面幹什麼事？」張阿五的聲音裏面帶了輕視。

「她到快樂園去？我不相信！她又沒錢押寶攤。」王阿根起勁地搖頭說。「她年紀不小了，有三十好幾！她會幹什麼事？他們在快樂園裏面碰見她？」

張阿五眼前一亮。在煤山上提到女人，誰也會感到一陣興奮。在愈是缺少女人的地方，女人「這東西」愈是被人寶貴着，而且過分地寶貴着。張阿五做個帶笑的歪臉大聲說：「她幹什麼事？她擦脂抹粉穿紅着綠在那裏接客。」張阿五說了又笑，接着又咳起嗽來。

「真的？有這事情誰說的？誰看見過？真的是趙青雲的寡婦？我不相信！」王阿根帶笑地說。這一番談話把他的疲倦趕走了。

「馮阿大說的！」張阿五止了嗽，緩慢地回答說，「馮阿大這一回在快樂園裏面沒有輸多錢，卻被趙寡婦通統搜括去了。他和她還暈過一覺，他難道就會認錯人？」他說了要笑，卻忍不住咳了幾聲嗽。

王阿根起初現出很高興的樣子。他帶笑地把眼睛望着遠處，似乎在想什麼有趣的事情，但過後他忽然變得憂鬱起來。他嘆口氣，就咬着嘴唇皮恨恨地說：「這就是我們審工的收場！」過後他忽然用一種沈重的聲音問張阿五道：「馮阿大說過那裏一共有幾個姑娘嗎？她們從哪裏來的？她們從哪裏來的？馮阿大認不認得她們？」王阿根追逼似地繼續問着。

張阿五還在咳嗽，並不回答他的話。大家沈默着。狗叫聲比先前更響亮了，彷彿有好幾隻狗在他們的周圍奔跑，追逐着什麼東西，在市場那邊好像有些黑影子在動，那裏的燈光愈加黯淡起來。忽然一陣風吹過，挾了許多小生物的叫號聲過去了。風剛剛停止，從草地那邊就起了一個尖銳的叫聲，這聲音裏面充滿了恐怖，好像一個人在生死關頭發

出了叫號來。

他們把頭都掉向草地那邊看。小金寶的臉變成了紙一樣地白，身子顫抖着。小銀寶睡昏昏地把眼睛往四面看。張阿五睜大兩隻眼睛在喘氣。王阿根驚愕地去看那邊。

沒有什麼動靜。四輛屍車平靜地擺在小軌道上面。沒有人撥動牠們。也沒有一具屍體從車裏面爬出來。祇有第四輛屍車旁邊有一個黑影子在動。

過了一刻沈寂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低微的哭泣聲，聲音很含糊，很細，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又不像是人的哭聲。於是狗叫聲一起，又把這哭聲壓倒了。

「鬼在哭，一定是鬼在哭！」小金寶捧着頭顫抖地說。一枉死鬼不甘心，他們要顯魂，他們會哭。」

沒有人理他，過了半晌，王阿根纔莊重地吩咐了一句：「閉嘴！」

哭泣聲在空氣中響起來。這一回人似乎分辨得出牠是從屍車那邊來的。但是哭聲馬上就停止了。

周圍很安靜，狗也不叫了。寒冷包圍着一切草地上，有一片白霧。衆人再細細地去聽那哭聲，許久都沒有影響。

「一定是鬼在哭，」小金寶恐怖地低聲自語說。沒有人理他。

「不是鬼……不是鬼……」小銀寶半睡半醒地念道。他又把頭埋下來。

「那邊不是有黑影子嗎？在阿寶睡的車上。那是阿寶的鬼。阿寶死得真慘。」小金寶繼續在自言自語。他把頭頸縮在衣領裏，一張臉真難看。兩顆眼珠不住地轉動。連牙齒都戰抖起來了。

從屍車那邊又送過來幾聲呻吟，依舊是含糊的，給那環境添了些夢幻的色彩，在小金寶的心裏添了更多的恐怖。在他的眼裏草地那邊就變成了另一個可怕的非現實的鬼世界。死了的那幾個人正在那世界裏活動，哭泣，呻吟。

「我怕，我不幹了！」小金寶無力地說。

「閉嘴！有我們在這裏，你怕什麼？你還沒你兄弟膽大。哪一年在窰裏沒有人枉死？單

單今天就出了鬼？」王阿根做出一個陰沈的面孔責備小金寶說。

「沒鬼，哪裏來的哭聲？你沒聽見嗎？剛纔那聲叫喊！」小金寶恐怖地爭辯說。

王阿根好像沒有聽見這話，並不回答，過後忽然說：「你這笨傢伙！明明是阿寶娘在那裏叫！你就不看見她的影子。我告訴你：鬼是沒有的。我不信鬼！」王阿根的臉色很可怕，小金寶看見他的臉覺得有些奇怪，同時又有些怕懼。他不知道王阿根心裏在想什麼，但這臉色反而使他更相信着鬼的存在。

「沒鬼，這是謊話！今年正月裏趙青雲死掉的那回，不是許多人都說聽見過他哭嗎？他的寡婦還說好幾回親眼看見她丈夫的影子在房門外走來走去，等到她跑出去叫他，那影子就不見了。那不是鬼，是什麼？」小金寶指手畫腳地起勁說，他敘述得有聲有色，就像他親眼看見鬼在他面前走過。

張阿五這些時候正垂了頭在打盹，忽然也擡頭冷笑了一聲：「哼！」這是不相信的表示。



「趙寡婦哼！」王阿根向地上吐了一口痰，顯了生氣的樣子說話。「你剛纔不聽見說她到快樂園去做了姑娘嗎？要是趙青雲果真做了鬼，他會安心嗎？我不相信鬼。要是冤枉死掉的人都變鬼，爲什麼就沒有了一個鬼向那些人報仇，爲什麼沒有一個人保佑他的寡婦？你怎麼說呢？你這笨傢伙……喂，張阿五，你聽見馮阿大說過快樂園的姑娘從哪裏來的嗎？是不是都是枉死鑿工的寡婦？」

「他沒告訴我，我不曉得！」張阿五冷淡地回答，把頭搖了搖，又低下頭去打盹。

「做個鑿工真沒有意思！就把性命賣給局裏還不能夠叫妻子溫飽，讓她們在這麼大年紀還去做姑娘！」王阿根一個人在那裏抱怨，沒有人聽他的話。小金寶埋了頭在懷裏，人不知道他是睡着了，還是醒的。

草地上沒有聲音，四輛屍車躺在軌道上，第四輛車上的黑影已經消去了。在牠的旁邊草地上仰臥着那一個年老的女人。她不動不響地睡在那裏，冬夜的冷氣刺進她的骨裏，但她不覺得。

不遠處狗又在叫了。狗聲剛剛止住，在那一堆茅屋裏雞聲就響起來。夜似乎比先前更冷，天色卻漸漸地亮了。

在窰裏人扯了兩次鈴子，於是張阿五和王阿根從假寐中驚醒起來。機器開始響動，就沒有停止過，接連昇上來了好幾輛煤車。

小銀寶擦擦眼睛站起來，和小金寶一起去慢慢兒把煤車陸續推到鐵橋上傾倒了，然後把空車放到窰裏去。最後一輛車下去以後，他們便坐回到原地方去。天空已經變了顏色，一些房屋，樹木，街道，漸漸從黑暗中顯露出來。看得見有兩三隻狗在人家的門前昂頭叫。在茅屋裏雞又在唱歌了。

「唉，」小金寶寬慰地嘆口氣說，「一晚上又算過去了。天一亮鬼就會走了。」

王阿根冷笑了一聲，罵一句：「見鬼！」

「王阿根，」小銀寶想到一件事情忽然莊重地喚起王阿根的名字。這時候他的瞌睡漸漸去了。「聽說局長這個人是沒良心的。」他說這話就好像發見了一件重要東西

一般。

「你現在纔知道？」王阿根粗聲回答着。

「局長今年更發胖了，」小銀寶又說了這一句。

「沒良心的人就容易發胖。喫得好，睡得好，玩得好，怎麼不發胖？」王阿根妬忌似地說。「你請我去做局長，我也會發胖。你看那包工頭不是也一天天地胖起來嗎？」

「老實說，局長還不算良心壞，那個馬屁就壞多了，」張阿五擡起頭接口說。

「馬屁，」小銀寶唸着這兩個字就想起了馬科長的瘦臉，不覺笑起來。

「你說局長不算壞？我問你怎樣還算壞？」王阿根睜起兩隻眼睛顯出氣憤的樣子，分辯道：「局裏面沒一個好人都是壞東西！」

「當心！」張阿五警告說，「給礦警聽見了，是不行的。」

「給礦警聽見？今晚那個值班的不曉得躲在那裏，睏覺去了。這幾個鐘頭就沒有看見過他一眼。他會來管這些閒事！」王阿根依舊氣憤地說。

「你說局裏沒有一個好人，爲什麼你見了局長科長又要行禮招呼？」小銀寶帶着笑臉盤問。

「你不懂！」王阿根說：「現在喫着局裏的飯，祇得裝聾做啞，把壞人也當做好人來尊敬，不這樣做，他們就會叫你滾蛋。要是依得我自己的意思，我就會跑去向他們說：我不高興幹了，你們要發財，你們自己下箸去！」

「你敢說這種話？他們會把你送到城裏監牢裏去，」張阿五驚訝地插口說，他把眼睛往四周看。沒有一個人影。天卻變成了淡青色，雞又在叫，還有一點人聲，一些茅屋裏射出了燈光。狗卻跑散了。

「哼！現在自然不敢，」王阿根沒有一點畏怯的樣子。「說不定有一天會敢的，我做過了幾個夢。」

「當心，你不要學周春輝！」張阿五又在警告他。

「你這笨傢伙，你不要多嘴。局長不會給你一點好處。」王阿根說着，兩隻圓眼睛裏

射出強烈的憎恨的光。「我比周春輝更看得多，受得多！局裏面除了趙科員，我認得他！他不是個壞人，別的人我沒一個看得起！這般人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可是他們卻坐在我們上面，要我們來尊敬他們。我真有些不甘心……」

這「不甘心」三個字還沒有說出口，張阿五就在對面低聲說了一句：「閉嘴！」王阿根連忙驚訝地住了口。

一陣腳步聲送到他們的耳裏。那個值班的礦警咳了一聲嗽，慢步走過來。他佩着手鎗，手裏拿着一根鞭子。臉上帶着睡容，衣領還敞開沒有扣好。沒有人理他，讓他慢步在附近走來走去。

這時候雞又叫起來，天變成魚肚色以後就不住地往光明路上走。燈光陸續熄滅了。街市上現了人的影子，各種聲音從各個地方發出來。煤山開始醒起來了。

天亮了。但是沒有太陽，一片薄霧從空中撒下，罩了全個煤山。

早晨全個煤山從睡夢中醒過來，局長也不是例外，不過他比較別的人是醒得遲一點。他起來照例地做過了穿衣洗臉喫早點的事情，有僕人盡心地伺候着他。他剛剛喫過早點，何科長伴着吳股長進來了。他們來報告昨晚窰裏爆炸的情形和善後的處置。

局長做出關心的樣子聽他們說話，並且時時點着頭，而其實他的心卻在另一個地方，他對於爆炸的事情，感不到大的興趣。

這時候曹蘊平懷着激動的心情大步走進了局長的房間。他剛剛從外面進來，他看見那四輛屍車和那個垂死的老太婆，他又記起昨夜在窰裏看見的種種事情。他有許多話要對局長說。但是一走進局長的房間他看見局長和何科長敷衍的樣子。他的熱情就冷下去了。沒有人注意他。他默默地站在一個角落裏，腦裏充滿了不愉快的思想。憤怒漸漸地在他的心裏生長起來。

後來局長勉強站了起來，他不能夠拒絕，何科長和吳股長的催促，他祇得跟他們出去驗看那四個受害者的屍體。曹蘊平也跟了他們出去。

在外面局長叫了兩個佩手鎗的礦警護衛着，走出了礦局。一路上受着人們的敬禮，這敬禮大半都是很勉強的。曹蘊平彷彿聽見人們在後面低聲說着不滿的話，便加速了脚步走到前面去。

他們到了安放屍車的地方。那裏圍着一大羣人，響起了一片爭吵似的說話的聲音。曹蘊平的臉上起了一陣拘攣，他的眼前現了昨晚看見的那個可怖的景象，他開始覺得膽怯了。他無意間看見局長的臉。那圓臉上沒有一點顯著的表情。他奇怪地想：局長怎麼能夠絲毫不動心呢？

礦警開始喊叫起來，他們在叫人讓路。這叫喚被許多人重複叫着，於是人叢中起了一個小小的騷動，過後就慢慢地讓出了一條路。局長一行人鎮靜地走進去了。

在許多人的注視之下，局長走到了屍體旁邊。周圍變得靜寂了，好像衆人屏息了呼

吸等着聽局長開口說話一般。然而局長並不預備說什麼。他祇把眼光在每個屍車上停了片刻。他大略知道何科長告訴他的話並沒有錯。他哼了一聲，點了點頭，就掉轉身子往外面走。他依舊用安詳的脚步走着，出了衆人的驚奇的眼光範圍。在路上他低聲在何科長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在他的後面又起了那爭吵似的談話的聲音。那一羣人又在草地上圍聚起來。

局長回到自己的房間裏，驗看的事情就算是完結了。何科長預備着頒發恤金的事情。機工小朱的哥哥被喚了來訊問了一些話。小工阿寶的母親半昏迷地躺在她的破屋裏，有她的熟識的人在那裏看護她。局裏又差人到城裏去通知老汪的家裏。

下午兩點鐘三里橋的第二班火車開到了煤山，老汪的妻子帶着她的一對兒女來看她的丈夫。屍首睡在煤車裏等着他們。陽光溫和地照耀在草地上，溫和地照耀在老汪的臉上。但那臉是陰沈沈的，眼睛緊閉着，不能夠睜開來看他的親人。草地上就剩了老汪的一輛屍車。別的屍體已經被弄走了。小朱的屍體被擡回到家裏，他的哥嫂和妻子在裝



殮他。阿寶和張正與就讓局裏給掩埋了。張正與是一個獨身的流浪漢。他連領恤金的機會都沒有。

市場後面有一家棺材店。山坡後邊一個山谷似的地方就是一個墳場。在煤山上處置死人並不是困難的事情。阿寶和張正與很快地就睡在那個墳場裏面了。

老汪的屍體是要弄到三里橋去埋葬的，他的妻子被一對年青的兒女扶持着，帶着一個慘白色的面孔，喫力地走到草地上停放屍車的地方。一些人跟着她走，用同情的眼光看她，沒有誰用大聲說話來驚擾她。她看見了屍車，起初呆呆看着老汪的黑臉，似乎不認識這個人，過後就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把身子往屍車上撲過去。她把頭壓在老汪身上大聲哭起來，一面哭，一面訴說着過去的一些事情。那一對年青的兒女也跪在屍車旁邊傷心地哭着，女的有十六七歲，男的祇有十三四歲。

聚集在她們周圍的衆人漸漸地散開了。也有幾個中年婦人留在那裏勸慰她們，但是沒有用處。她們直哭到何科長差人來喚她們去問話的時候。

爺們在煤山上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七點鐘最後一班運煤的小火車從煤山開出，在加添的一輛小車裏就載了這母親和兒女三個人，還有那一件新棺材。老汪就這樣離開了大煤山，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曹德平看見了這些情形，他都記在心裏，他在車站上送出了這班火車回來，預備回到自己房間裏去喫晚飯，他的妻子在那裏等候他。他急急走着，心裏像被許多石塊壓着。黑暗包圍着他。冷風吹在他的臉上。他打了一個冷噤。他經過草地上，那裏很平靜，先前圍聚在那裏的人羣已經散去了，再沒有爭吵，再沒有騷動。祇有在兩個窰井旁邊機器還在轉動，鐵板裏吐出了煤車來，小工們慢慢兒在那裏推動煤車。情形還是和昨天和昨天的昨天，以及過去的許多天一樣。在一次爆炸事件發生後煤山上似乎沒有一點兒改變。

「這些窰井裏不知道已經吞食若干人進去了。」他這樣一想就記起了山坡後面那個墳場，無數的土饅頭擁擠在那裏，據說睡在那裏面的人大半是遇難的窰工。一人活着是多麼受苦啊！他們一生簡直沒有一點兒快活的時候。他的眼前就顯現了那些

鑿工的沒有血色的面孔和他們的困苦生活他的心也就開始痛楚了。

他走過了第二號鑿井旁邊，看見護礦隊王隊長在那裏生氣地責罵一個小工。那人看見他，便做了一個癡笑把頭一點，那醜臉顯得更加醜陋了。他不覺把眉頭一皺，回答了。一個點頭就急急走開了。

在礦局右邊垣牆下面有兩個黑臉的小孩蹲踞在地上談話，「馬屁，」閻王，「這些字眼斷續地進了曹蘊平的耳朵。他故意咳了一聲嗽，把脚步放得響一點。那兩個孩子掉頭一看，便慌忙地站起來跑開了。他想把他們喚回來問幾句話，卻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他祇得失望地走進了礦局。許秋珊正在東院門口等候他。她看見他，先給他一個微笑，然後說：「怎麼你去了這許久纔回來？外面冷嗎？」就伸手去挽他的右膀。

看見妻子的微笑他覺得心上的重壓立刻就減去了一半。他望着許秋珊的臉，溫和地回答一句：「我不冷……你冷嗎？」

「我一點也不覺得冷。我怕你在外面會凍着了，」她依舊溫和地說話。她又去撫摩他的手。「啊，你的手這麼冷！」她使用她的溫暖的手給他擦摩。這時候他們已經進了自己的房間。

「我的手倒不及我的心冷，」曹蘊平在一把藤椅上坐下來，嘆一口氣這樣說。

「你的心冷？」許秋珊驚訝地問，就走到他的身邊在藤椅的靠手上坐下，身子倚着曹蘊平的肩頭。

「珊，我恐怕不能夠在這裏長久住下去了，我原說過這裏不是我應該住的地方，」曹蘊平說，聲音是溫和的，但又是憂鬱的。

「平，告訴我，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許秋珊溫柔地問，一面帶着微笑看他的臉，「是不是爲了那爆炸的事情？」

「也許是的，還有許多別的事情，」他苦痛地回答。「但是這裏我實在不能夠住下去了。我在這裏做不出一點有益的事情。」

「平，爲什麼你單單責備你自己一個人呢？在這礦局裏有許多人，而且你不過是一個科員。」

「我固然是一個科員，可是許多事情都應該由我親眼去看，或者由我親手去做。我就沒有一點責任？」

「你沒有一點權力，你有什麼責任？我知道你的心是很善良的，你從不會想做一件損害人的事情。」她把臉靠着他的臉。

他把她的一隻手緊緊地捏在他的兩隻手裏，沈默了片刻，纔苦笑地說：「你說我沒有一點責任？那麼我每個月的一百幾十塊錢的薪水是從哪裏來的？不就是那些鑿工的血汗麼？我自己也是一個搾取者。我……」

他剛剛說到這裏，門外就起了腳步聲，他便住了口。許秋珊也馬上站起來。僕人把菜飯碗盛在一個木盤裏端了進來，然後一一放在那張門邊的方桌上，又從櫥裏取了碗筷出來安放好，招呼他們一聲便出去了。

這兩夫婦在方桌的鄰近的兩邊坐下來，慢慢兒動着筷子，房間裏有些沈悶，兩個人都覺得肚皮裏已經被什麼東西填塞了。

「老汪的家屬回去了嗎？那一家三口人真正可憐！」還是許秋珊先開口，她溫和地問。

「剛剛搭七點鐘的火車回去了，她們把棺材運回去了。一百四十塊錢的槓金！人家一條命纔值一百四十塊錢，我一個月的薪水就有這麼多。這不是掠奪是什麼？」曹蘊平放了碗，苦惱地說。

「但這不是你的錯。還有別的人比你拿錢更多，爲什麼你單單責備自己一個人？」她這樣勸慰他。看見他放下碗，她便又關切地說：「你就祇喫一碗飯！」

「我不想喫了……爲什麼責備我一個人？因爲我一個人知道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他們大家都在做夢。我來到這裏已經有三四個月了，我沒有做出一件好事情，對於鑿工有利的事情。每個月我祇是領着一百四十塊錢的薪水，這是很可羞恥的。每天我在外面

走，遇見鑿工或別的人，他們常常招呼我，我總覺得這些招呼是虛假的，他們的眼光裏含得有憎恨和輕視。所以我在外面走常常愛低下頭，就是要避開他們的眼光。你看這生活我如何忍受得住？要是沒有你在這裏，給我許多的安慰，我恐怕早已經愁苦死了。」他把兩隻眼睛緊緊地望着她，眼睛裏射出的是祈求的眼光。彷彿是求她的幫助。

「平，我知道你的處心是很苦的。」她也放下了碗，把一隻手伸過去壓着他的那隻放在桌上的手，眼睛裏射出愛憐的眼光。她溫柔地說話。「我是永遠不會離開你的。」一個微笑。「我永遠伴着你，共同忍受一切的困苦。可是你爲什麼不做一兩件幫助鑿工，有利於鑿工的事情呢？」

「珊，」他用愛憐橫溢的眼光看着她，微笑地說：「祇有你是唯一了解我，唯一愛我的人。」過後他又換了語調說：「我能夠做什麼幫助鑿工的事情呢？大權在局長一個人的手裏，科長們又和他一鼻孔出氣。在他們一般人的眼睛裏鑿工就和牛馬差不多。我前次偶然說過鑿工的工作時間八點鐘也算多，最好減少一點，就被他們嘲笑了一番。他們

說正在打算增加工作時間到十點鐘，又說像我這樣優待鑛工，局裏哪裏還有大錢賺？你看，在這種情形下面還希望他們做一兩件幫助鑛工的事情，真好像駱駝穿針眼那樣地艱難。在這裏只有一個趙科員頭腦清楚，很同情鑛工，可是他又脾氣古怪，不肯多說話。」

「你不妨再試試看。或者先勸他們辦個工人子弟學校，工人夜校，工人俱樂部，先做一些改善工人生活情形的事情。這個對於局裏不會有什麼大的損失，不過多一筆小小的開支。」她溫和地說，臉上被一個燦爛的微笑籠罩了。「你再去試試看。你和何科長多談談，和局長也談談。倘使成功，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情，良心上也比較過得去些。改革是要一步一步來的。」

「珊，你的見解比我的周到得多。你真聰明，你真正是我的好助手。」他感動地說，兩隻眼睛依舊不離開她的臉。「我再去試試看。我捺着性兒慢慢地對他們解說，也許到底會使他們明白的。」

她溫和地微笑道：「好，你以後不要再說走的話了。你在這裏纔住三四個月就說走，



豈不是辜負了此生先生的殷勤的介紹了嗎？」

恰恰在這時候，僕人提了水壺進來，這一對夫婦便中止了談話，等候僕人絞了面巾送來。兩人都揩了臉。僕人依舊用木盤把剩菜端出去了。

「好，我就去看局長，先探聽看他的意思，」曹蘊平忽然下了一個決心站起來說。不過我想希望是很少的。」

許秋珊馬上對他微笑地點了點頭，表示讚許他的這個決心。她說：「這不要緊，失敗一次又再去努力。將來總會有機會把他們說服的。」

他正預備走出去，忽然門外起了一個清脆的聲音：「曹科員，曹科員。」他剛剛答應了，一個人影就從外面閃進來。一個白面孔帶笑地望着他。

「原來是王科員，請坐，」曹蘊平做了一個不自然的笑臉說。

進來的是王寶善。在他後面又跟着進來了馬科長。兩人都坐了。

許秋珊給他們倒了茶。

「今天天氣很冷，」馬科長帶笑地說。

「是，」曹蘊平淡淡地回答一句。

「恐怕就要下雪了，」馬科長又說，他把眼睛掉去看王科員，王科員紅着臉做出要說話又不說的樣子。

「大概快了，」曹蘊平回答道。

「請喝茶罷，」許秋珊看見大家不說話，便開口帶笑地對這兩個客人說。她心裏卻有些討厭他們。

「我們剛喝過了，」馬科長欠身答道，這笑容使他的瘦臉反而變得更難看了。他自己卻不覺得。

曹蘊平不說話，卻用嚴肅的眼光望着馬科長的瘦臉，心裏想着「馬屁」這個稱呼。馬科長覺得沒有話說，就把臉掉去望王科員的臉，他的眼睛暗示着要王科員說什麼話，王科員卻又表示要他說。這兩個人還把眼光時時去看許秋珊，使她有點害羞起來。

了。

曹蘊平看見這樣子，心裏很高興，他不知道這兩個人是負了何種使命來的，但他相信他們一定是來這裏辦一件事情。然而他們又不肯直捷地說出來，卻這樣地白費他的時間，他正在打算想個什麼辦法把他們弄開。

「馬科長現在不到局長那裏去罷，」曹蘊平終於找到了話對馬科長說。

「我們剛剛去過了，我們就從他那裏來的，」馬科長連忙回答道。

曹蘊平想：糟了。他便不很客氣地接着說：「我打算現在到局長那裏去商量一件事情。」他說着把身子微微一動，這表示逐客的意思。

「局長現在恐怕睡了，他今天爲鑿工的事情很操心，他太體恤鑿工了。所以我們不敢在他那裏多坐一會兒，」王科員急忙說道，他的臉上籠罩了他常有的媚人的笑容。他又去看馬科長，向着那人微微動着嘴唇皮。

「我想去和局長談談改善工人生活情形的事，」曹蘊平莊重地慢聲說，表示這是

重要的話。「譬如辦工人俱樂部，工人夜校，工人子弟學校，這些都是輕而易舉的，而且是必要的。」

「怎麼說？難道現在工人的生活情形還不算很好嗎？又有什麼改善的必要？」馬科長驚訝地說，好像他聽見了十分奇怪的不近人情的議論。

「工人夜校，工人俱樂部，這有什麼用？鑿工哪裏有資格讀書？他們一個個都是蠢如鹿豕的東西。」王科員翹起他的小嘴嘲笑說。「而且他們也沒有時間。」

「不見得鑿工就比我們蠢。」曹蘊平馬上變了臉色不高興地說。「若是說沒有時間，我們就應該把工作時間減少。」

「這做不到。局長決不會答應，我敢擔保。要做到這樣除非礦局關門。」馬科長起勁地說，他張開嘴露出黑黃的牙齒，口裏噴出了白沫。看他那神情好像自己就是局長。

「呵，」曹蘊平吐了一口氣。就不再說話了。他的臉色有些難看。

這樣他們的談話就變得很難繼續下去了。但是馬科長和王科員卻又沒有離開的

意思。四個人坐在房裏，臉望着臉，鼻子對着鼻子，讓時間在沈悶裏走過去。

「曹太太，」終於是馬科長開口了，他做了一個笑臉，眼裏露出祈求的眼光。「我們特爲來向你借套衣服。」

「向我借？」許秋珊驚訝地擡起頭來看他，好像不懂得他的意思。

「給王科員穿，他和你的身材差不多，我們想他一定可以穿你的衣服，而且曹太太，你的衣服在這裏是最摩登的，局長也說過，」馬科長陪笑地接口說。兩隻小眼睛就釘着許秋珊的臉，等候她的回答。這兩隻眼睛依舊是笑眯眯的。

許秋珊並不回答他，卻輪流地看這房間裏的三個男人的面孔。曹蘊平的臉上現了鄙視的表情，他有些明白了。王科員通紅着一張臉，一面卻在得意的微笑。馬科長的一對狡猾的眼珠並沒有離開過她的面孔。他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便繼續解說道：

「下星期三，是礦局的十五週年紀念，局長主張慶祝一下，所以我們要開個游藝會。已經擬定了一些節目。王科員答應犧牲色相登臺表演。這裏祇有你曹太太的衣服最時

髮，而且又合王科員的身材，所以我們來和你商量要借一套最時髦的衣服。」馬科長帶着諛諛的笑容等候她的回答。

許秋珊微微一笑，她的臉上的疑惑完全消去了，她並不注意到曹蘊平臉上的苦笑，卻帶點高興地對那兩個客人說：「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是很容易解決的。不過我的衣服沒有一件好看。要是王科員不嫌牠壞，我當然願意借。祇是不知道王科員喜歡什麼樣式，什麼顏色的。」她在說話的時候不住地把眼睛去打量王科員的身材，她禁不住要想這個年青人生得倒很漂亮，換上女裝一定很能引人愛憐。她也願意把她的衣服借給他，單爲了滿足她的好奇心的緣故。

馬科長和王科員兩個人都滿意地笑了。王科員眉飛色舞般地說：「要顏色鮮豔點的。」

「那麼王科員什麼時候來拿牠們去呢？」許秋珊帶笑問。

「曹太太，謝謝你，請你明天就檢出來，好嗎？」王科員帶了懇求的樣子說。

「好」許秋珊微笑說。「王科員本來就帶了一點女性，扮起女人來，一定像得很，而且一定很漂亮。我明天就把衣服檢出來，叫蘊平給王科員送來好了。」她說着便把她的丈夫看了一眼。曹蘊平不答話，卻露了不願意的神氣。她也有些覺得。

「啊，真的不敢當，曹太太，你太客氣了。我明天下午一定自己來拿。謝謝你。」王科員感激似地陪笑說。他心裏十分滿意。馬科長在旁邊笑了。他接口說：

「這也應該感謝曹太太。王科員穿了曹太太的衣服上臺，一定有許多人會爲他顛倒！」他說到這裏，恰巧王科員把眼睛掉來看他，兩個人相對着笑了一笑。兩對眼睛又會意地掉開了。

「這一次的遊藝會恐怕開不成，」這許久不說話的曹蘊平忽然用沈重的聲音說。「昨天窰裏纔炸死了四個人。」

「不會，」馬科長很有把握地說。「窰裏炸死人是很平常的事情。開遊藝會是很要緊的。況且今年煤的產量已經增加了不少，更應該慶祝。局長剛纔已經吩咐人預備了。局

長主張一定開。而且他很想看王科員的表演。我敢擔保遊藝會一定開得成功的。」在馬科長的心眼裏就祇有一個局長。至於審工，那祇是一堆螞蟻。螞蟻祇是活着來給人踐踏的。所以他對於曹蘊平的說話就覺得非常奇怪了。

曹蘊平冷笑了一聲，心裏很不舒服。他的眼前陡然現了一付死屍，接着又現了許多沒有血色的面孔。在外面升降機的吼聲依舊時時在響，時時送進了他的耳裏，又使他記起了昨晚在審裏看見的一切：那黯淡的燈光，那煤塊壓着的屍體，那難聞的氣味，那混亂的情形。審裏和局裏完全是兩個世界。昨天纔炸死了四個人，今天還依舊有那麼多的人在審裏受苦。現在他們局裏的人卻在這裏商量開遊藝會慶祝煤的產量的增多。這是什麼樣的世界呀！他如今坐在這裏，旁觀着一切。他難道是王科員馬科長一類的人嗎？他不能夠做那種人！他應該起來做一點事情。——這樣想着他的臉上便現出了難看的掙扎的表情。

「我們回去罷，」王科員看見曹蘊平這樣子，覺得再坐下去也沒有趣味，便低聲對



馬科長這樣說。

「好。我們已經把曹太太麻煩夠了。現在讓他們夫婦休息一會兒罷。」馬科長說着就站起來。兩個人告辭走了。

早晨八點鐘以前趙根寶帶了疲倦的身子和疲倦的眼睛到管理處去領電石燈。他把木牌從洞口裏交進去，自己在外面等着。過了一會兒，一個沈重的聲音送進他的耳裏：

「你的名字已經取消了！這裏再沒有燈給你。」

他疑心自己聽錯了話，喫驚地擡起頭。他看見一張圓臉和一張八字鬍蓋着的嘴。那臉上沒有一點笑容。

「你說什麼？沒我的名字？」他惶惑地問。

「你自己還不曉得？包工頭通知局裏把你開除了。」那張臉還是陰沈着，而且嘴馬上就閉緊了，似乎連一句話也不願多說。

「這靠不住！我自己沒聽見說他開除我！我沒錯過！」趙根寶覺得事情是很嚴重的了。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就祇有大聲分辯。

「靠不住？！你去找包工頭問問看。」那張圓臉冷笑了一聲，淡淡地說了一句，就掉開了。

「沈先生，請你把燈發給我吧。何先生在和我開玩笑。我沒錯過，他不會開除我，我在這裏做了十多年。」趙根寶癡呆似地沈默了半晌，忽然改變了臉色和聲調，謙卑地哀求說。

「真討厭！叫你去和包工頭說，你卻還在這裏胡鬧。」那圓臉人就把洞口關住了。

「沈先生，請你把燈發給我吧，我下窖不行。我家裏等着我每個月寄錢回去呀！」趙根寶用手去推那玻璃窗洞，臉上現了可憐無助的樣子，而且用了更卑屈的神氣和調子哀求說，他接連咳了幾聲，他的瘦臉漲紅着，額上現了汗珠。

窗洞依舊關閉着，沒有人理他。他咕嚕地繼續說了些卑屈的話，這些話卻好像是說給他自已聽的。

「趙根寶你在這裏幹什麼？」一個聲音在他身後響起來，一隻手拍他的肩頭。他掉

過頭一看，原來是小劉站在他的背後。

「他們把我開除了！」趙根寶絕望地帶哭聲說，似乎再也說不出後面的話了。

「開除？我不相信！你在這裏做了這麼久！」小劉驚訝地說。

「沈先生說的，他不肯發燈給我……他說包工頭把我開除了。」趙根寶訴苦般地說了這些話，接着又咳了幾聲嗽。他的臉色真正有些難看。

小劉起先在思索，過後就粗暴地說：「一定是監工頭在搗鬼。他說過他要開除你。我們去找他！」小劉把木牌從窗洞口遞進去，這時候又有幾個鑿工來領燈，那窗洞口已經開了。小劉很快地領到了燈。

幾個鑿工，趙根寶圍起來，他們都知道了趙根寶被開除的事情，每個人都說了些不平的話。

「我們找監工頭去！」小劉憤怒地說。

「好，」別的人這樣響應道。

「他在那邊茶館裏面，我剛纔還看見他在那裏。」一個中年鑿工說，這鑿工名叫余洪德，他平日和趙根寶感情還好。

「好，我們就到茶館裏去！」周廣和說，他的聲音有些打戰。他平日和趙根寶在一起作工。監工頭對他也有些不滿意。他的飯碗也是很穩固的。

「好！」衆人都這樣叫。於是這五六個人就往鐵軌那邊走去，下了山坡，跨過了鐵軌，第二次汽笛響了。

他們到了茶館，裏面人聲嘈雜着。那裏並沒有監工頭。他們到別的店鋪去找，也看不見他的影子。

「我們到窰井旁邊去等他！」小劉氣憤地說，心裏非常不快活。

他們一行人又跨過鐵軌，走過礦局前面，往草地那邊走去。監工頭站在煙囪下面和吳股長說話，他們遠遠地就望見了。

「原來他在這裏！」小劉像尋到了什麼寶物似地寬慰地說。他就領頭往煙囪那邊

走去。

他們到了煙囪下面，吳股長正在對監工頭說話，他們在旁邊等候着，大家都不作聲。在窰井旁邊升降機響了。

「你們不下窰去，卻站在這裏幹什麼？」吳股長忽然停止了說話，掉過臉看他們，發出了這問話。

這幾個人望着吳股長的瘦臉，都想說話，但結果都祇是把嘴唇動了動，沒有說出一句話。後來還是小劉開了口：「監工頭把趙根寶開除了。」

吳股長冷笑了一聲說：「開除一個窰工，算不了什麼一回事。監工頭事前也和我說過。」他看見趙根寶站在衆人後面，他的臉色馬上變得很嚴肅了。他責斥似地說：「趙根寶，你還慫恿他們來這裏鬧嗎？你在這裏做了好幾年，你該知道局裏的規矩！開除你，這是你自己的錯過！」

「他一家就靠他一個人在這裏掙錢喫飯呀！」余洪德哀求般地說。

「這裏又不是慈善機關。沒飯喫的人多着呢！我們管不了這些事！」吳股長冷淡地說，擺出了一付鐵面孔。

「趙根寶並沒有什麼大錯過！」小劉不平地爭論道。

「他沒錯過？」監工頭辯笑說。「他在窰裏整天偷懶，不肯動鋤。他老是我鬧架我干涉他，他就鼓動起衆人來和我作對。他還罵局長，他說我不敢開除他，我現在就開除他！」監工頭說下去，就生氣來，一臉通紅着一對小眼睛圓睜着，釘在趙根寶的沒有血色的臉上，就像要吞食他一般。

「吳股長，你不要信監工頭的話，趙根寶沒偷過懶，他實在挖不動了。他這條命就斷送在窰裏！」小劉忍着氣替趙根寶解釋。

「挖不動，局裏還要他局裏不會白白養活那些喫閒飯的人！」吳股長依舊嚴厲地說，他顯然是袒護監工頭的。

「吳股長，你可憐吧！」余洪德畏怯地哀求說。

「可憐！我不管這些閒事！」吳股長現了十分不高興的樣子粗暴地說。

衆人沒有話可說了。大家呆呆地站在那裏，在想一個對付的方法。

「你們不下窰去，站在這裏幹什麼！快走！」吳股長厲聲說。

監工頭動身往窰井那邊走了。這些時候在旁邊徘徊的兩個礦警也就跟着他走了。吳股長投了一瞥憎厭的眼光在這幾個人的蒼白的臉上，也就轉身走了。他不再說一句話。

「你什麼東西！不過局長的走狗罷了！就這樣得意！」小劉看見吳股長走遠了，就氣憤地罵起來。

「他從前不是這樣子。他從前做機工的時候完全不是這樣子。他也在窰裏做過工呀！」過了半晌趙根寶忽然嘆息地說，眼睛裏淌出了淚。

升降機還在響動，他在呼喚他們。他們應該去了。站在這裏沒有一點用處。

「走吧，」小劉粗聲說。於是他們走到了窰井邊。一個吊籠就把他們載到底下去了。



趙根寶在旁邊望着，他帶了羨慕的眼光把他們送下窰。他終於忍耐不住也擠上去，但人家收了他的牌子卻把他阻止了。他又被告訴一次他是被開除了。

他不再和人爭辯。他癡癡地站在窰井旁邊，看着升降機動，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以前他憎恨這窰井，因為牠喫了他的血，他的肉，剝奪了他的精力，他的光陰。現在他卻愛這窰井了，因為離了牠他就不能夠生活了。他想祇要人們能夠允許他再進窰裏去做工啊！

他的眼淚流出來了。他想着：他最初離開了大兵蹂躪過的家鄉，來這煤山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健壯的漢子，他能夠做任何事情。他有氣力，他能夠勤儉。他滿心希望着在這充滿了烏金般的煤塊的煤山上發一筆小財，再回家鄉去和母親妻子過些安閒的日子。然而事實上他勞苦過了，把他一生最好的光陰花費在這裏，他忠心做了十多年的苦役，他沒有存一個錢，卻把他的健康和精力完全送給煤山了。他快要成了一個廢人，然而就在這時候別人卻趕走了他，不給他一點酬報，使他連維持生活的能力也沒有了。這是多麼不公道的事情！他現在纔覺得他自己沒有錯，這全是那般人的錯，要是沒有他們這些

人整天辛苦地在竈裏做工，那般人能夠發財嗎？那般人自己從沒有進過竈去做工……他現在似乎明白了許多事情，然而卻已經遲了。他已經被繁重的工作折磨得快成了廢人了。

他站在那裏，被悔恨的念頭壓着他，他的心痛楚着。過了一些時候，他擡頭往四面看，他看見一些竊笑的臉。他想他們都在嘲笑他。他不願意再在這裏站下去了。他拔起腳，沒精打彩地離開了竈井，慢慢兒走着。他走過礦局後面。那裏一道小門大開着，裏面是廚房。他看得清楚廚師手裏拿了刀和雞，從雞的頸項上滴下了血來。在地上還有一隻挨了刀的雞在撲翅膀。他的喉嚨有些癢了。他想到他每天喫的那些青菜麵，他不覺苦笑起來。他低聲說了一句：「現在連青菜麵也沒有得喫了。」

他在門邊站了片刻。局裏很清靜。沒有大的鬧聲。顯然是局裏的職員大半都還在睡夢裏。他不禁要妬忌地想爲什麼他們就應該是那樣幸福的呀？

廚師把手裏的那隻雞也擲到地上去，讓垂死的雞在地上撲叫，他卻進廚房去了。接

着他捧了一個大木盆出來，把兩隻雞都抓起來放在木盆裏，又進去把水壺也提出來了。他看見趙根寶還站在門外看，卻並不認識這人。他有些疑心趙根寶是個小竊，就借厭地看了他一眼，走過去，碰的一聲把門關了。

趙根寶覺得眼睛昏花起來，頭腦裏響起了鐘聲。他幾乎站立不住了。過了片刻他纔嘆一口氣，往前面走了。

他慢慢兒走下山坡，跨過鐵軌，在街市上閒走了一會兒。沒有人理他。他孤另另的，像一個乞丐似地走着。街市上有些行人，他擡起眼睛看他們，就像看一些陌生的人，就像看另一個世界的景象。他覺得他已經不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了。

在肉店門前圍聚了一羣人。孩子的清脆的歌聲從人叢中透出來，唱的是小調，到了他的耳裏是非常好聽的。他慢慢兒走到那裏，擠進了人叢中。他看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在唱歌，旁邊一個老頭子拉着三弦。唱完了一首歌，小姑娘微微一笑，她的瘦臉顯得更可憐了。那個老樂師卻茫然地站着不動，他原來是一個瞎子。

小姑娘又唱完一首歌，依舊微微一笑，於是走過來伸了手向聽衆討錢。給錢的人並不多，那小姑娘的面容有些悲慘。她走到了趙根寶的面前，趙根寶摸袋裏還有一把銅元和兩個銀角，就通統抓出來給了她。那個小姑娘捧了錢，驚訝地擡頭看他，他微微一笑把頭一點。她高興地笑了。衆人驚訝地看趙根寶，他卻埋着頭從人叢中擠出去走了。

他回到了第三號工棚。工棚裏這時候沒有人。裏面很陰黯，充滿着泥土和髒東西混合的氣味。他掩了門，靜靜地解下褲帶，把自己吊在樑上。

那掙扎是苦痛的。他的手和脚在空中亂舞亂動。他的喉管裏發出了乾叫沒有人來理他。他除了痛楚外就沒有別的知覺了。他把一隻手在領口上抓，扯破了他的短襖。但是他漸漸地死下去了。二十多分鐘以後他完全停止了舞動。他的一雙眼睛突出來，他的嘴張開，伸出了半個舌頭。

雪

下午四點鐘以後早班窰工回到地面上來，有的去洗澡，有的就回到工棚裏去。

小劉，余洪德，周廣和幾個人，畢念着趙根寶，就急急跑到第三號工棚去。

「趙根寶，小劉一進屋便大聲叫起來。」

「趙根寶」衆人響應地叫道，他們便到屋裏各處去尋找趙根寶。

在一個角落裏趙根寶靜靜地懸掛着，他的臉向着裏面，人們看不見他。

「呀！看那是什麼東西？」余洪德驚恐地叫道。

「趙根寶他吊死了！」小劉恐怖地叫起來，就向着那懸掛的身子跑去。

「快快把他解下來！」周廣和接口叫道，就跟着跑過去。

「沒救了他已經死了，死得硬硬的，已經死了許久了。」小劉抓住那身子，用顫抖的聲音叫着。

衆人全都擁擠過去，屋子裏起了一陣騷動。短時間以後趙根寶的屍首就被解下來，放在地上。余洪德和周廣和兩個開始哭起來。

「我們裏面又死了一個了，」小劉悲憤地說着就忍不住流眼淚。

周廣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絕望地說：「我們怎麼辦？」

大家沈默着，沒有一個人敢說出一句答語，而且事實上他們馬上也找不出一個辦法來。在這時候開口也變做不容易的事情了，好像有一個沈重的大石塊壓在每個人的肩上。

「汗和血溼透了短衫，

汗和血浸透了煤山……」

馮阿大低聲哼着歌走進來，後面跟着老李和別的一些工人。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馮阿大改換了語調驚訝地問道。

「趙根寶吊死了！小劉苦痛地說。

「趙根寶吊死了？」馮阿大叫起來，老李也在後面叫起來。他們都跑過去。

悲痛統治着這個房間。每個人都覺得趙根寶的死不過是一個開場，那命運馬上就會臨到他自己的頭上。他們應該想一個逃避的方法。

「我們怎麼辦呢？」周廣和又一次發出了這悲痛的問話。

「怎麼辦？一個少一個。我們大家都會死在煤山上，不論是你不論是我。」馮阿大粗聲說，他的臉色是很陰沈的。

沒有人反駁馮阿大的話，大家受着苦痛的表情望着彼此的紅眼睛。

「難道我們就應該在這裏等死嗎？」小劉忽然做了一個莊嚴的面孔對馮阿大說。

「誰知道？你有別的辦法嗎？」馮阿大睜起兩隻紅眼睛，射出憂鬱的光芒，望着小劉說話。「我比你知道得多。你看周春輝比你強多啦！他還免不掉要坐牢。你能夠做什麼？你一個人能夠做什麼？」

小劉的一張臉因了憤怒變得通紅。他的眼睛乾燥地在發亮，他就用堅決的語調說：「對啦，我一個人當然不會做出大事情。可是我們大家在一起就做不出一件事情嗎？說連自己的性命也不能夠保護嗎？」

「你會說話！那麼你就說我們該怎麼辦？」老李望着小劉的臉吐出了這問話，他的

臉很陰沈，別人不知道他的心裏想些什麼。

「怎麼辦？我們該組織工會保護我們自己……」小劉臉上一亮，他加重了語氣說：「你，你說話就和周春輝一樣！這有什麼用處？他們會把你關在牢裏！」馮阿大半喫驚半苦痛地接口說，打斷了小劉的說話。

「不錯，周春輝也說過！他說要組織工會。他天天向大家說要組織工會。人家就把他抓住關在監牢裏。你說話要當心！」老李莊重地說。

小劉沒有一點怕懼的樣子。他的臉依舊紅着，眼睛依舊亮着。他把嘴張開吐出了下面的清晰的話語，但聲音裏還帶了一點憤怒和悲痛：「喂，你們都說周春輝。我問你們周春輝是不是一個好人？他的話對不對？坐牢有什麼可怕？我是不怕的！我們大家都起來做一點事情。我們都學着周春輝的樣子，看他們會把我們怎樣辦？城裏的牢就容得下我們這許多人！」

「好！這番話說得很不錯！」一個聲音在後面響起來。衆人喫驚地掉頭往後面看。在





是知道周春輝的。老李，你也和他很好。你們都不相信我嗎？他把那銳利的眼光在小劉 馮阿大 老李的臉上盤旋了一下。

「趙科員，我們信你的話！」馮阿大感動似地低頭說。老李也擡了頭低聲應着衆人都擡了頭看趙科員。

「可是這屍首怎樣辦？」小劉把身子一側，讓出那個躺在地上的趙根寶指給趙科員看，一面指着牠苦痛地對他說話。

「他這是誰？」趙科員的臉色馬上變了。他把兩隻手伸上去捧着自己的頭，然後又搔自己的頭髮。

「趙根寶，今天吊死的包工頭開除了他。他自己吊死了。」小劉的每一句話像一個沉重的石子打在趙科員的胸膛上。

「他自己吊死？他這樣蠢！這樣不中用！」趙科員恨恨地說話，聲音並不高，眼睛裏射出憎恨的光芒。他不相信一個人受了冤屈就會把自己吊死給別人看。

「你說他蠢？」小劉的圓臉變得更紅了，那一對濃眉豎了起來，他氣憤地說：「他在窰裏挖了十多年！現在得了一身病，快成了一個殘廢人。他們就趕走他，不給他一文錢，他拿什麼來喫飯。你還說他不中用！他不死又怎樣辦！」

趙科員埋下頭沈吟了半晌，他聽懂了小劉的話。他知道那情形是真的。局裏趕走快成殘廢的工人，這是平常的事。局長近來還主張把那般年老力衰的工人趕走呢！養老金是沒有的。不錯，那般人靠什麼來生活？但是他們不應該就自殺，他們應做一點事情。他們多少還有一點力量。他們不該把自己看得太賤了，他回答小劉道：「哼！他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賤了！一個人悄悄地死，對於大家有什麼好處？對於仇敵又有什麼害處？我說像這樣地死一個，死百個，也不會救了誰的。以後的人還要照這樣子死下去。怎麼辦？我說工會應該馬上組織起來。大家團結在一起就會有力量。你們就有力量保護自己的利益。」

「可是局長不答應，」老李帶點失望的聲音說。「他不准我們做這些事。」

趙科員把頭掉往後面一看，看見沒有別的人，便低聲對他們說：「不要怕，你們先不

讓他知道。你們的工會成立以後，他就沒有方法來解散。祇要你們一心一意地團結起來，你們就不用害怕局長。那一兩百個礦警也沒有什麼大用處。」

「對啦！小劉臉上一亮，他用了堅決的語調響應道：『我們一定要把工會組織起來。局長答應不答應，我們不管！我們要幹就要幹！沒有工會是不行的！我們大家都會做第二個趙根寶！』他把右手捏成了一個拳頭在空中舞動了兩下。樣子沒有一點懼怕。」

「好，小劉，你有膽子！趙科員帶笑地在旁邊稱讚起來。」

「好，工會，工會！」馮阿大，老李幾個人齊聲叫。屋子裏的空氣彷彿馬上變熱了，大家的心都是熱烘烘的。」

「可惜太遲了！一個低的嘆聲響起來。『趙根寶是活不轉來了。』這是余洪德的聲音。」

「不錯，要是你們早就有了工會，他是不會死的。」趙科員一面說話，一面指着地上的屍首。『但這不能說是太遲了，你們應該知道趙根寶不祇一個，你們應該救那以後的

無數的趙根寶，也許你們自己就會是第二個第三個趙根寶。所以工會應該馬上組織起來。」

「對啲！我們應該做點事情給他們看！」小劉點點頭說，說到「他們」兩個字他就把牙齒一咬。

「那麼趙根寶又怎麼辦？」周廣和指着地上的屍首帶了點畏怯地說出這問話。衆人沈默着。

「我們去找吳股長！把屍首交給局裏，看他們怎樣安頓棺材錢，局裏總要出的！」小劉忽然粗聲說了這些話，就拔起腳往外面走。

趙根寶的屍體被安頓在山坡後面的墳場上了。一具薄木板的棺材，一塊窄小的土地。這就是礦局給他的報酬，在他工作了十多年以後。

第一天煤山上還有人談起趙根寶這個名字，包工頭和監工頭都說局長待他太厚道了。第二天人們就忘了他。祇有在幾個鑿工的心裏他的影像還活潑地存在着。

一個早晨，就是在礦局十五週年紀念日的前一天，小劉一個人走到山坡後面的墳場上去。時候很早，一層薄霧籠罩着山坡，太陽隱在雲裏，空氣很冷，早晨的風迎着頭吹來，把他的瞌睡和疲倦都吹去了。那蓑衣和裏面的短襖是不能夠使他的身子夠暖熱的，他不覺打了兩個寒噤，但他不去管牠，卻祇顧迎着風走，翻過了低的山坡，大步向着那堆滿着土饅頭的小谷走去。

一個藍影子在墳場上動，從霧裏透出來。他很奇怪這時候會已經有人在這地方。

便急急走下去，進了墳場，穿過一些舊墓。他看清楚那是一個剪了頭髮的女人，她站在一個新墳前面，埋着頭在哭。

一座新墳，那是機工小朱的墳墓。她就是小朱的妻子。那個圓圓臉的少婦，笑起來動着一張小嘴，就像春天的太陽。他不會忘記她。他常常在夢裏看見她。但是現在陽光卻熄滅了。他注意地看她幾眼，她那埋頭抽泣的樣子，她那悲痛的聲音都攪亂着他的心。他很憐恤她，他很想去安慰她，然而他又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他在她旁邊站了半晌，看見她不理他，卻把身子往草地坐下去，他便走開了。

小劉走到趙根寶的墳墓面前。墳是新的，不過一個小小的土堆。上面沒有草，墳前插了一根木牌，寫着「鑿工趙根寶」等等字樣。

「鑿工趙根寶，他慢慢兒唸道：『哼！活着是鑿工，死了還要做鑿工！好吧，就給你們挖墳墓！』他氣惱地罵着。

他在趙根寶的墳前站了一會兒，又走到張正興的墳那邊，也是一個小小的土堆，前

面也豎了一根木牌，旁邊就是阿寶的墳墓。「鑛工張正興，小工阿寶……你們怎麼不寫局長張正興，局長趙根寶呢？祇有他們纔配做局長！他們在煤山上挖了那麼多的年頭，礦局發了財，他們自己倒沒有賺一個！」他一看見這兩個木牌，就想起張正興他們的困苦生活和結局，不覺氣憤地罵起來。

沒有人回答他的話，周圍是很寂靜的。霧漸漸消散了，那女人的抽泣聲還時時飛過他的耳邊。空氣有些沈悶得令人難受。他覺得他不能夠再過着平靜的受苦的生活了，他需要着活動，他需要着騷動。他的身體內還蓄得有一些力量，他的肚皮裏還裝了不少的怨氣，他需要着找個機會把牠們發洩出來。但是這機會在什麼地方？牠什麼時候纔會來到他的面前呢？他顯然是有些不能夠忍耐了。他又一次注視着張正興的墳墓，淚水突然從他的眼角迸了出來。「我不能夠學你那樣！我不甘願做你那樣的人！」他憤激地說。他想到一般鑛工的命運：把青年的精力貢獻給局裏使礦局發達起來，而自己在十幾年的苦役以後卻枉死在鑛裏，或者被局裏趕走吊死在工棚裏，或者病死在貧困裏。他要反抗



這個命運，然而卻沒有誰來給他一個保證。他的耳朵祇聽見絕望的抽泣聲。他的胸膛被憤怒鼓脹着，那裏開始痛楚起來。他便捏起拳頭打擊他的胸膛。

「我一定要做點事情！我一定要做點事情給他們看。我們人數有這麼多！」他堅決地說。他的眼前湧現了無數的人頭。盡是他的同伴的臉，都是活人的臉。接着他看見趙科員的臉在望着他微笑。於是「工會」兩個字掠過了他的頭腦，像一道電光。他的面容漸漸開展了。

工會，這是他們自己的機關，他們自己就要組織起來的，他們已經在進行了，這是他目前的唯一的希望。「我們一定要把牠組織起來。我們要做給他們看，給他們曉得我們能夠保護自己！我們不怕他們，就和他們拚個死活，也很痛快！」他接連地把手在胸膛上拍了幾下，過後又把身子彎下去，在地上拾了一塊石子，站起來對着山坡擲過去。這石子飛得高，不曾翻過山坡就落了下來。他嘆了一口氣，就拔步走了。

他走過小朱的墳墓，那女人還在那裏垂淚，她已經坐在草地上。他看不見她的臉。

他祇看見她的肩頭聳動。那情景是很可憐的。

他站住了看她，過了半晌，她都不會回過臉。他不覺叫了一聲「嫂子」。

那女人擡起頭，她的圓圓臉上滿是淚痕，還有幾塊紅迹印。她睜大兩隻眼睛看他，眼睛是亮的，那裏面還有淚水，她不答話，卻拿着手帕揩臉。

「回去吧，你哭了這麼久，也哭得夠了，」小劉溫和地說，他想做個微笑，但是他的臉上卻祇有憂愁的表情。

她拿開了手帕，兩隻眼睛光閃閃地望着他，好像不認識他一般。

「你不認得我嗎？我認得你。煤山上人家都叫我做小劉。我還認得你那丈夫。」小劉說着，努力做出了一個微笑。

她依舊不答話，卻埋下頭去；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彷彿還在哭叫：「我那苦命的丈夫呀！」

他躊躇起來，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他想勸她，卻又沒有這經驗。他想走開，卻又不願撇

下她一個人在這裏。他和她隔得這麼近，而且和她在一起談話，這機會是很難得到的，他似乎兩三個月來就在找尋這個機會了，他現在很不願意失掉牠。他記起了小火車上穿着紅布衣裙的新娘，他記起了穿着雪青色短襖在雜貨店門前看戲的少婦，他記起了一個早晨在山坡上和她撞見的情景。

「嫂子，你哭得太傷心了！回去歇歇吧！人死了還哭他做什麼？我就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好的女人！」他說着，臉有點發紅，聲音有些顫抖。

她慢慢兒止住了哭，又拿手帕揩了臉，揩了眼睛。她掉過頭看他，默默地把頭點了點。過後她就把手子撐起。這時候，小劉過去拉了她一下，扶着她站起來。她並不避開他的手。兩個人面對面地站着，女人不說話，小劉也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說。他努力做了一個微笑。心裏想：爲什麼這個可愛的女人就不是我的老婆？爲什麼我就不應該有一個像這樣的一個老婆？

「小劉，我認得你！他們都說你是一個好人。」她忽然做了一個微笑，溫和地說，聲音

裏還帶了一點抽泣。

「你也這麼想？」他帶了感動地驚喜地問，聽見人稱贊他，他自然高興，何況這話又是從她的嘴裏說出來的。

「我認得你，我常常看見你，我也覺得你是一個好人，你比他們都好。」她又動着小嘴一笑。

「你也是好人，你待你丈夫這麼好。早晨天氣多麼冷，你就跑來哭，當心你會得病，」小劉關心地說。

她埋下頭，過後又擡起頭說：「在家裏閒着，心裏真難過，一個人孤孤單單，他的哥嫂都很忙，他們沒功夫理我。他死了，我活着真沒味！」她的面容又變得憂鬱了。

「你就沒一個朋友？」他憐惜地問，他的意思並不是單指女人。

「朋友，大煤山上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女人本來就不多，像我這樣的人誰高興和我在一起？」她帶着憂鬱說。

「我倒高興！」他頓口就說了出來。

她注意地看他她的面容頓時發亮了，她微微一笑，這笑容是很可愛的。

「真的？」她含笑地問。

「我從不說假話！」他直率地回答道。他的激情被她的笑容煽起來了。他的臉紅着，心跳得很厲害。他很想撲過去，一把就抱着她，但是他卻不敢做出這舉動。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她不再說一句話，卻拔起腳跑了。她跑得很快，一路上也不回頭來看他。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話得罪了她，或者她在想些別的什麼事情。

他站在小朱的墳前，伸着頭頸望她的背影。那藍布衫子，那短髮，那跑的姿態，她很快地翻過了山坡。那一切都消滅了。他臉上浮出了微笑，嘴裏嘔了一口氣。

「這個女人倒可愛，卻不知道她心裏打的什麼鬼主意。」他這樣自語着，就慢慢兒移動着脚步。

「小劉，」一個聲音在旁邊響起來。

他站住，口裏應了一聲，掉頭四面看。穿學生服的趙科員站在他的前面，擺着一個莊嚴的面孔看他。

他的眼睛望着趙科員，好像在問：「你也到這裏來？」

趙科員並不回答這個疑問，卻用一種沈重的聲音說：「我看見了。」

「你看見什麼？」他驚訝地問。

「我看見你在和她談話，那女人的確很可愛。」趙科員的聲音很沈重，他把一切感情都埋藏在心裏，使小劉不明白他的本意究竟是什麼。

「對啦！」小劉平板地說了這兩個字，他把頭微微掉開，不去看趙科員的臉。

「你想討一個這樣的女人做老婆，是不是？」依舊是沈重的聲音，不像是在開玩笑。

「我不曉得！」小劉直率地一口回答出來，他的臉變紅了。

「我說，這是沒有希望的。你在窰裏再挖十幾年，也存不到錢討一個老婆！你不看見趙根寶的結局？」趙科員甚至做出了殘酷的樣子說話，他一些也不覺得這些話是小劉

所不願意聽的。

「看見又怎樣？」小劉不高興地問，他奇怪趙科員爲什麼一定要對他說這些話。我又不是趙根寶！」

「我說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們應該設法把牠終止，你們應該把那些不公道的情形終止。你們不應該再等待什麼了。」那聲音變得更沈重了。

「你說得這麼容易，他們大家都反對我們！我們有什麼辦法？」小劉煩躁地說。趙科員的這些話很使他苦惱。

「哼，他們大家？我問究竟你們人多還是他們人多？」趙科員的話語不放鬆地追逼他。

「他們人多，」小劉剛剛說了這句，便又改口用更大的聲音糾正自己說：「不，我們人多！」

「不錯！既然是你們人多，你們還整天在窠裏呻吟淌淚，就一點也不害羞嗎？」

小劉找不出話回答了，他覺得趙科員說得不錯，他們真該害羞。他們有三千幾百人分散在全個煤山上，一個個都在窰裏呻吟受苦，看着同伴枉死卻祇有淪淚。他們有氣力挖破那堅硬的石壁，就不能夠做出一些別的事情來保護自己？他們以前真是在做夢呀！過了半晌小劉默默地拔起腳走了。

「你到哪裏去？你爲什麼不回答我的話？」

「下窰去！難道還有別的地方？」

「告訴我，工會的事情怎樣了？」趙科員一把抓住小劉的右膀。

小劉這一次纔掉過頭注意地看趙科員的臉。那人的一對亮眼睛就像兩點火星在他的臉上滾。他的身子不覺微微顫抖起來。他感動地說：「已經在進行了！我總會拚命去幹。」

「好，我和你一道走！」趙科員說罷便和小劉一起走了。

小劉在前面走，趙科員跟在後面，兩人離了兩三步光景。趙科員在後面說了許多話。



趙科員回到礦局，心裏懷着喜悅，同時又帶着憤怒。他就站在門口，看過往的人。礦局門口，人正在那裏繫牌樓裝電燈，一些女人和小孩圍聚在旁邊看。

窰井那邊升降機在響動，一些窰工在那裏等候吊籠來裝他們下去。小劉就在他們裏面。同時一些從窰裏出來的工人埋着頭穿着髒的窰衣四面散開，穿過草地到各處去。到工棚去，到澡堂去。有兩個窰工走過礦局門前，他們擡起黑臉，睜起血紅的眼睛，看那燈彩，忽然一個中年的冷笑說：「哼，他們倒快活！」

「老朱，明天熱鬧呀！」另一個年青的接口說，就笑了一笑，露出一口黃牙齒，兩隻紅眼睛在黑臉上動。

「熱鬧？小孫那是他們熱鬧呀！是他們的十五年紀念呀！」那個叫做老朱中年的窰工說。「這和我們不相干。」

「明天不是放假嗎？管他媽的十幾年的紀念，祇要不下窰去搥鐵錘就是好的。」年青的窰工又笑了一下，但這笑容掩不住他的疲倦。他的聲音也是沒有力量的。

「哼！他們明天給你放一天假，後天就會要你做加倍的事情。你想他們會白白給你一些好處？」老朱不高興地說。

「放一天假，並不算什麼大好處。管他媽的！聽說明天還要唱戲給我們看。那邊戲臺已經搭好了。」小孫粗聲說，他想到明天的休息，心裏很寬慰。

「給我們看？你又在做夢！是給局長他們看的。聽說城裏還有客人來。放假是做個面子，後天一定做加倍的事情！」

這兩個人走過去了。接着又走過幾個工人，在裏面有王阿根，張阿五，和小金寶弟兄。張阿五不時在咳嗽。

「明天要唱戲了！」小金寶看着燈彩，就停了脚步高興地對王阿根說。

「我們纔死了五個人，他們就要唱戲了！他們真快活呀！」王阿根的憤怒趕走了他的疲倦，使他奮激地說了這兩句話。他也輪起兩隻血紅的眼睛看那燈彩。

「這是他們的十五年的紀念呀！十五年前這煤山，這礦局是個什麼樣子，現在又是

個什麼樣子！他們發財了！爲什麼他們不該快活呀！」張阿五嘲笑似地說，他接連咳了幾聲嗽。

王阿根這時候看見了趙科員的嚴肅的面孔，和那光亮的眼睛，他們兩個對看了一下。王阿根忽然舉起手在張阿五的肩頭一拍，帶點高興地說：「明天我們的事情也會動手了！」

「什麼事情？」張阿五不懂似地問道。

「你就忘記了？記性這樣壞！過一會再告訴你！」王阿根有些得意地說。他的眼前不再是一片黑暗。他看見了陽光。

於是這兩個又走過去了。小金寶和小銀寶還在那裏看人們在黎牌樓。

趙科員還站在礦局門口，他聽見了他們的談話的斷片。他把頭掉去望窰井那邊。那裏的人已經散完了。陽光在草地上發亮。幾個小孩子唱着歌走過來。他這時候心裏也充滿了希望。他和王阿根一樣，他的眼前也不再是一片黑暗了。

「趙科員，我們看王科員扮女人去！」綽號閻王的王隊長穿着軍裝束着皮帶向着他走來，走到他的面前。閻王的醜臉做出一個猙獰對他說話。

「我有事情，我不去！」趙科員把眉毛一皺冷淡地回答道。

「好，」王隊長不快活地說，又對他猙獰一次，就往裏面走了。

趙科員這時候忽然覺得不舒服起來了。他默默地咬着嘴唇皮，心裏在想另外一些事情。他把頭埋下來，他的面上現了各樣的表情，但沒有誰注意到他。

過了一會兒，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急急掉轉身子往裏面走去。

他走進了東院，又向裏走，轉了一個灣他的房間就在王科員房間的隔壁。但他這幾天早晨天一亮就跑出去了。

他走過王科員的窗下，那裏面響着局長的聲音。他聽見一句：「再像這樣弄下去，國煤一定會被外煤完全打倒，將來祇有把這裏也賣給外國人去經營了。」

這句話刺着他的耳朵。他便站住了，傾聽着局長還說什麼話。

「局長的話不錯！這次紀念過後我們局裏應該大大地整頓一番才行。」馬科長顯然迎合着局長的意旨說下去。「現在的那般鑿工太偷懶了。」

「每天至少也應該出一千噸以上的煤，纔可以馬馬虎虎應付過去。現在國煤這樣缺乏，到處都有電報來要煤。那般工人真是混蛋。要是他們肯聽我的話努力作工，那麼局裏一年總可以多賺十幾萬。真可惜！」局長帶點氣憤地說。

「多賺十幾萬那麼局長也可以分到萬把塊錢了。」這是王科員的清脆的聲音。

「可不是嗎？」局長接口說。「不過錢還是小事情。這和國煤的前途卻有很大的關係。許多煤號不高興承銷國煤，就是因為國煤的產量不多，供給時常不能夠銜接，而且成本太高，反不及外煤來得便宜。所以每年儘讓開灤煤礦局賺大錢。而我們這裏祇能夠勉強維持……」

「祇能夠勉強維持？」趙科員在外面低聲唸了這一句，他又冷笑一聲，但屋裏的人卻並沒有聽見。

「把中國人的錢都讓給外國人賺了去，這真正是賣國的行爲！」局長愈說下去，愈生起氣來。「那般笨工祇知道有自己，就不知道有國家，祇知道要錢，就不知道愛國！所以中國永遠沒有辦法！」

局長突然咳起嗽來，大概是抽煙噎着了。他的咳嗽聲剛停止了時，馬科長便帶笑地說：「局長請不要談這些事情了。爲這點小事就氣壞自己的身子，是很不值得的。我們還是聽王科員唱歌罷。」

「好，那般東西，我們以後再來想法對付。有王科員在這裏，我們還談那些討厭的事情，真是大煞風景了。」張科長，你說是不是？」局長的聲音裏帶了笑。

趙科員不能夠再聽下去了，馬上就回到自己的房間去。進了房間他在書桌前面坐下來，攤開信紙開始給一個朋友寫信報告這裏的消息。但是隔壁的歌聲依舊時時撞進他的耳裏，擾亂了他的頭腦。這歌聲就和他做孩子時候在家鄉所聽見的小曲差不多。

他不能夠迅速地下着筆。他變得煩躁起來。他接連在紙上寫了許多錯字。

在隔壁毛毛雨唱完了。

「王科員，你唱得真好！比黎明暉還唱得好！」馬科長第一個稱讚道。

「是的，你的聲音真好聽！」局長帶笑地說。

王科員撲嗤笑了。他低聲說了兩三句話。於是高跟鞋的聲音在隔壁響起來。

「我說王科員這樣扮起來比曹太太還漂亮。你看，他走兩步路就比曹太太還更好看，更動人。」局長高興地說。

「我哪裏比得上曹太太？局長不過是故意給我捧場。局長這樣稱讚我，真使我怪害羞。」王科員忸怩地說。

「你愈是害羞，局長就愈加喜歡。」張科長突然帶笑地大聲說，一面接連地在拍掌。一陣笑謔過後，馬科長又換過話題說：「那晚上我們在曹太太那裏去借衣服，曹科員的樣子好像很不高興。曹科員這人有些古怪。他還說要和局長談什麼改善工人生活情形的事。他說要辦什麼工人夜校，什麼工人俱樂部，什麼工人子弟學校，還說要減少工

作時間。他真是在做夢。」他說到這裏便笑起來。

「我看曹科員這人好像有點神經病，」張科長接口說。

「不錯，他已經和我談過這種話了，被我把他駁斥了幾句，他不好意思就走開了。說不定他就是周春禪的同黨。我們以後應該注意他纔是。他是陳此生介紹來的，又不好打發他走。」這些是局長的話。趙科員非常注意地把這些話都聽進了耳裏。他於是咬緊着嘴唇皮在信紙上急急寫道：

「鬭爭就要開始了。這裏好像是一座雪下的火山，但是我告訴你：雪已經在溶化了！」



礦局十五年紀念日在大煤山上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從昨晚十二點鐘起煤山上四口鑿井全都停了工作。升降機靜悄悄地歇在那裏。然而大煤山上卻是十分熱鬧了。

礦局裏也顯得忙碌起來，昨晚最後一班火車載來了幾個外面來的客人，這都是局長請來的，他們就住在局裏。

早晨太陽從東邊山坡後面升起來，驅散了薄霧，天氣很好，沒有風，而且還有些溫暖，不像在冬天。天氣給人們添了興趣。礦局裏許多人很早就起牀了，連局長也不是例外。他今天比平常更高興，他要出來，照料許多事情。

戲臺搭在礦局後邊的一塊平地上。地方很寬敞，可以容幾千人。不過座位卻不多，而且前面的十幾排好座位都是給局裏的職員留下的。開會時間規定在早晨十一點鐘，然而很早就有許多小孩子和工人家屬圍聚在那塊空地上面等候了。

到了一點半鐘一切布置才算是完備了，局長便上臺去宣布開會。局長的高大身材在臺上出現的時候，前面的十幾排座位的聽衆馬上就拍起掌來，但後面的人卻很少有拍掌的，有的在含糊地叫喊，有的在笑，也有幾個做出了不滿意的聲音。局長穿着藍緞的狐皮袍，罩上玄青色的馬褂，胸前佩帶了一朵紅紙花和一條寫得有字跡的粉紅綾條，他的灰白色的頭髮梳得很光滑，下頷也剃得光光，一張笑臉因了得意發紅着。這一天似乎就是他的生日，在大煤山上他似乎是一個最快樂的人。他一上臺就望着下面的聽衆微笑，他的眼光祇在前面十幾排座位中間打轉，而在後面的人叢中卻有些窻工和他們的家屬因爲看見他笑便也微笑了，那些人的笑是有些愚蠢的，他們心裏並不高興，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笑。他們的臉都是沒有血色的臉，和局長的臉比起來恰恰是一個可悲痛的對照。

於是儀式開始了。接着是局長的報告，他是有着辯才的，他把窻裏的情形描寫得和天堂沒有兩樣，他敘述他怎樣辛苦地在大煤山上奮鬥了這許多年，怎樣漸次實現了這

許多改革，怎樣替礦局賺了錢，怎樣替工人煤了利益，過後他又說了今後的發展計畫，他的計畫的第一步就是把煤的產額加多，煤的成本減低，使國煤可以和外煤競爭。

局長報告完畢，他那張嘖吐白沫的嘴閉了。前面十幾排的聽衆一致地拍起手來。後面也有些人跟着拍掌，也有些人暗地在罵。

接着張科長演說，他的意思和局長的差不多，不過說了局長的功勞外，還說到他自己對礦局盡的力量。

接着部裏派來的錢代表演說，這人和局長是熟朋友，他說的無非是恭維局長，說部裏怎樣倚重局長的話。在他的演說中間，他時時掉頭望着局長微笑，局長便回答他一個點頭，最後又是臺下前十幾排的聽衆大拍掌。

在這個代表之後，馬科長便出來演說。他除了敘說局長的種種好處外，還說了工人的一些壞處。他希望工人以後不要偷懶，他們應該幫助局長完成「產額增加」成本減低」兩大計畫。

馬科長在拍掌聲中退到後面去了，他很得意地站在局長旁邊和局長說了幾句話。接着來賓演說，除了恭維局長外也就沒有別的。演說完畢了，將布幕拉攏來。遊藝會就要開場了。

「這不是礦局的紀念日，這倒是局長的紀念日了。」曹蘊平苦笑地低聲對他的妻子許秋珊說。

許秋珊微微一笑，輕輕去觸他的肘，暗示他說話當心一點。

臺上的藍布幕拉開了。幾個人在那裏奏起國樂來會場裏起了一些騷動，局長一行人進來在最前一排留着的空位上坐了。

國樂之後是國術，一個強壯漢子赤裸着上身出來玩幾套拳，另一個穿着短打的耍了一回刀。這時候差不多全會場充滿了拍掌聲。

國術完畢就該國劇開場了，於是鑼鼓響起來，馬科長和王科員紛墨登場唱了一齣小放牛。王科員扮了戲裏的農家女出場時，全場的眼光都給他吸收去了。他走一步路，笑

一聲，唱一句，都搔得每個人的心發癢。每個人眼睜睜望着他，惟恐戲一完結，這一切都會失掉了。

「好呀！許多人在叫，許多人在拍掌！許多人心裏在想：『再來一個！』他們知道王科員會再來的。」

然而國樂又來了。幾個人在臺上拉胡琴，吹笛子，敲鈴子。

這次國樂以後便來一個國技，起初觀衆還不知道國技是什麼，後來才看見人家在臺上變戲法。

於是重要的節目來了。王科員這一次換上許秋珊的衣服出臺表演了。他打扮得那樣漂亮，表演得那樣細膩，就連許秋珊自己站在臺上也不會比他更好看。他唱一些新的歌曲，聲音是那麼柔軟優美，他的美麗的粉臉，他的被粉紅色旗袍裹着的柔軟的身軀，他的套着高跟鞋的小脚，他那扭動身子的姿態……這一切抓住了那許多觀衆的心，他們不轉眼地看着，好像都知道過了一會兒這一切都會在他們的眼前消滅了，永久地消滅

了。

王科員的眼光時時在局長的臉上轉，局長得意地躺在靠背椅上，他舒服得臉上出了油。他的眼睛從沒有離開過戲臺。他沒有別的思想，就想着王科員的一切，對於他王科員是不會消滅的金錢，地位，他都有了，而且一天天地加多，於是他得到了王科員。對於他這大煤山真是多麼美麗呀！王科員是他的唯一的安慰，那三千幾百鑿工就是他的財產。

千噸煤……兩千噸煤……一萬噸煤……

但是他的夢景被一個人打破了，這人是吳股長，他跑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他含笑地回答道：「等我把這場表演看完再說，」便又注意地去看王科員的表演，不理吳股長了。

過了一會兒吳股長又跑到局長的面前在他的耳邊說了一些話。這時候王科員的表演剛剛完畢。局長忽然把臉色一變，嚴厲地說：「這還了得！他們簡直要造反了！」於是他站起來向客人告了罪，就叫何科長跟着他一道走出去了。

他們一直向山坡後面墳場那邊走去，因為有千多個工人在那裏開會，這許多工人並沒有參加紀念會，他們從下午一點鐘起就聚集在墳場裏開會討論組織工會的事情。這些工人裏面早晨也開過一次會議，會場是那第三號工棚，參加的祇是一些比較激烈的活動的份子，小劉，王阿根，馮阿大他們都在裏面，趙科員也到場的。他們知道趙科員是周春輝的朋友，他們相信他，他貢獻了他們好些意見，他比他們想得周到些，他的意見他們都採納了。他們擬好了簡單的工會組織章程草案，他們商量了一些應付礦局壓迫的方法。他們沒有一點私心，他們每個人都坦白地表示出來願意盡力替大家做事情，保護大家的利益，也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在早晨的會議裏沒有一點爭論祇有一致的熱心和彼此的信賴，所以事情進行得很順利。許多事情在短時間就決定了。許多人都有這一個心思：要幹就馬上幹，馬上就要見一些效果。因為他們已經希望了許多年，等待了許多年，都不見一點好處。如果馬上不幹，一切都會完結了。

下午一點半鐘以後局長在紀念會會場裏報告他的功績時，卻不曾注意到這會場

裏少了許多人。這時有一千多個鑛工聚集在墳場上舉行他們的工會的成立會。那地方並不小，容千多人是不成問題的。那些墳就是他們的座位，好幾個人擠着坐在一個墳頭上，一張桌子給主席團的幾個人用。做主席的就是小劉幾個人。

上午擬好的章程並沒有經過大的爭論就通過了。祇有幾個人發表了些補充的意見，自然他們的思想是單純的，但他們對於正義的信仰是很堅強的，他們的性情是直率的，他們沒有一點敷衍的心思。他們真正把工會當作目前他們的唯一的解救，因為他們再沒有別的辦法。

趙科員也在這會場裏，但他並不多發表意見。他祇是在旁邊看着他們進行一切，並且在他看來，他們進行得很有秩序，差不多用不着他來幫忙。

但是他們開會的消息竟然被吳股長知道了。而且由吳股長報告給局長了。他們正在選舉工會職員的時候，會場裏忽然就騷動起來，這時候局長同着何科長，吳股長帶了七八個礦警走進來。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局長陰沈着臉大聲問。

沒有人回答局長的話。他們一行人就向着主席團走去。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局長一走到小劉幾個人的面前劈頭就吐出這一句話。

小劉掙紅着臉奮激地說：「我們開會！」

「你們開會！哼！誰叫你們開會？」局長把手在那張桌子上面一拍，就大聲罵起來，口沫濺到了小劉的臉上。

「我們自己開會，誰也不能夠管我們。」王阿根不客氣地回答，他的臉也變得陰沈了。

「放你的屁！」局長伸手去打王阿根，王阿根沒有提防，臉上就挨了一下，很清脆的一記耳光！王阿根的右臉馬上紅了。

「你敢打人！」王阿根罵着就伸手打局長，卻被旁邊一個工人攔住了，礦警馬上就擁上前去把王阿根的手捉住，王阿根還在掙扎，還在罵，但後來他就被礦警緊緊地抓住

不能夠動了。

「捉他去送他到城裏去！他是周春輝的同黨！」局長圓睜着眼睛，對着王阿根罵起來。

「周春輝的同黨我們都是的！我們要組織工會，保護我們自己！」馮阿大氣憤地望着局長粗聲說。

「你也是你們都是我！也不怕組織工會，局裏從來就沒有這個規矩！我不答應！你們敢！」局長接連拍着桌子罵道。沒有人理他。一些人對着他冷笑。

「你們還不給我滾開？你們都去看遊藝會去！我不准你們在這裏開會！」局長罵着就把眼睛掉向四面看，沒有一個人答應，也沒有一個人動身。

何科長和吳股長也說了幾句和這意思同樣的話，但也沒有人聽從。

「你們不走嗎？」局長又問。

「不走！我們要開會！」小劉堅決地回答。

「開會！我一定答應，看你們怎樣開！」局長冷笑着說，他已經打定了主意，就掉頭在吳股長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

吳股長接連地點頭，過後就拔步走了，他的瘦臉上露了一個癡笑。別人不知道他的心裏在想什麼。

「好，你們還不走嗎？」過了一會兒局長又問，他掉頭四面看，他的態度是很堅決的，臉色變得平靜了，但眉宇間卻顯露了得意的神氣。

「不走！我們要開會！我們有開會的自由！」小劉昂然地說。

「你也要說自由！」局長冷笑了一下，他慢慢走了幾步，礦警跟着他走，他們保護着他。「在我這裏做工人，就沒有自由！我叫你們怎樣做，就得怎樣做！」

「我們自己的事情你卻不能管！」王阿根大聲回答，他已經被礦警釋放了，他站在小劉的身邊怒目望着局長。

「你們等着罷，」局長又一次冷笑，他心裏預備着一個大的復仇。他帶着威嚴的面

孔去看一部份集會的工人，他們都向着他擺出憤怒的面孔。有的嘴裏咕嚕着，他想大概是說着罵罵的話語。

「喂，朋友，你們大家說，我們今天還要不要開會？」小劉大聲叫起來。

「開，開會！」這些聲音從左邊來。

「我們要開！」這些聲音從右邊來。

「叫他們走！我們要開會！」人叢中起了這個叫聲。

「那麼我們就請局長走開！請局長回去看遊藝會，不要管我們的事情！」一個高的聲音接着響起來，這聲音似乎是局長所熟悉的，局長驚訝地向主席團那邊看，因為這聲音是從那邊來的，但他祇看見小劉幾個人後面站着許多陌生的工人。他不能確定這話是什麼人說的。

「請局長走！不要他管我們的事情！」小劉跟着大聲叫道。

「局長走！要他們走！走走！」四面八方都起了這聲音，許多工人憤怒地叫起來。

墳場裏馬上起了一陣騷動。

局長有些膽怯了。他的臉色改變了一點，但他還極力做出強硬的樣子，不肯把內心的怯懦表示出來，他小心地看着周圍工人的舉動。然而工人對他連一點威脅的舉動也沒有。他們祇是憤怒的叫喊，似乎在發洩他們的多年來的怨氣。

局長預備走了，他慢慢地移動脚步。他剛剛走出墳場便看見吳股長伴着王隊長帶了一百多名帶鎗的礦警正走下山坡來。

一個熱氣通過局長的全身。他的眼睛一亮，臉上露了一個殘酷的微笑。

「把他們包圍住！解散他們！」王隊長走到他的面前，他就對着這個閹王發出了這樣的命令。

「是，」王隊長答應一聲。歇了片刻又回轉過身子問道：「局長，要是他們不肯散去，怎麼辦？」

「怎麼辦？」局長沈吟了一下，就堅決地回答道：「隨便用什麼方法都可以。總之解

散他們，不要他們開會！」

「是，我照局長的話去做就是了。」王隊長行了一個軍禮就走了。他去發命令。

「好，你們就留在這裏照料，我現在回到那邊去。你們就照我的這意思好好地處置。我去找錢代表去。」局長這樣吩咐着何科長和吳股長過後，就離開了這地方。兩個礦警護衛着他。

於是這個墳場被包圍住了。工人看見大批的礦警跑來就起了更大的騷動。但他們並沒有懼怕。他們人多，礦警又不會開鎗，他們怕什麼？

「礦警來了！他們來幹什麼？」

「不怕他們！我們人多！」

「我們不走！我們要開會！他們不敢動手！」

許多聲音響成了一片。於是一個大的聲音又響起來：

「朋友，我們不要散開！我們聚在一處不走開！礦警不敢把我們怎樣！」

「對啦！我們不散開！大家一顆心！就有一千個礦警！我們也不怕！」小劉接口說。

「大家一顆心！大家一顆心！」許多人熱烈地叫起來。

王隊長和吳股長走進人叢中，到了主席團那裏，幾個礦警圍着他們。王隊長自己也帶了一支手鎗。

「我奉局長的命令來解散你們！」王隊長嚴肅地厲聲說，他的閤王臉變得更醜了。白沫從他的突出的嘴裏噴出來。

「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局長沒有理由來管！」小劉昂頭回答道。

「你們在大煤山上做工，就要聽局長的話！」王隊長繼續說。

「我們不走！我們一定要開會！我們今天不曉得什麼局長，我們祇知道我們自己！」

王阿根堅決地回答，他的兩隻眼睛定在王隊長的臉上。那裏面並沒有怕懼。

「我們受夠苦了！我們出頭的日子就要來了！」馮阿大說。

「你們不肯散開嗎？你們要明白：局長吩咐過，他叫我動手！」王隊長嚙笑說。

「動手你敢！我們不怕你！我們人多！大家一顆心！」小劉，王阿根，馮阿大，老李幾個人，你一句，我一句，輪流地說。

「大家一顆心！大家一顆心！」許多人響應起來。

王隊長把頭掉到後面去看，他知道要使那許多工人聽從他的話和平地散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在思索採用什麼有效的辦法。

「趕他走！趕他走！閻王！喫人的閻王！」有人在這樣叫。

「你們說我不敢動手！我現在給你們下最後一次的警告，你們馬上給我散開，不然我就要動手了！」王隊長掙紅着臉大聲說。

「好，就請你動手！我們不怕！」小劉冷笑地回答。

「好，我曉得就是你們幾個人在搗亂！」王隊長罵着就吩咐他身邊的礦警說：「把這幾個人先給我抓起來！」

於是礦警便擁上去捉人。



「他還有他！這個壞蛋也抓起來！」王隊長一面指着小劉，王阿根，馮阿大他們，一面把自己的手鎗拿在手裏，做出要放的樣子。

礦警和小劉們就起了爭執，小劉們被捉住了，但別的工人上前去援救他們，許多人擁上去就和礦警打起來。王隊長祇是在旁邊乾嚷，他拿着手鎗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他身邊祇剩了一個吳股長，那些礦警都擠進前面的人叢中去打架去了。

礦警並沒有佔着勝利。旁邊許多工人齊聲吶喊，但他們並沒有動手，他們熱心地叫，熱心地笑。

王隊長忽然摸出警笛接連吹了幾下，他在發命令動手了。同時他帶着吳股長走到外面去，會見了何科長和一個副隊長。

外面包圍着這墳場的礦警，就開始端着鎗去壓迫工人，想把他們趕散，但是工人並不懼怕他們一面嚷着，一面拾起石塊來打礦警，有些礦警也拾些石塊打工人，有些就用鎗刺去對付。

於是在工人叢中就起了叫號聲，有人受傷了，工人們大聲罵詈，更厲害地擲起石子來。

「何科長，你快回去報告局長，情形很嚴重了。我恐怕就要開鎗了！」王隊長嚴肅地對何科長說。

「好，我就去。不過你應該慎重一點。事情鬧大了不是好玩的。」何科長謹慎地說，他的臉上現了畏怯的樣子。

「怕什麼？死幾個窳工算不了什麼。一回事情，窳裏哪一年沒有工人死。何科長你不要擔心！」王隊長勇敢地說，有點輕視何科長膽小的樣子。

「好！讓你去辦罷。反正是局長向你吩咐了的。」何科長心裏並不贊成王隊長的話，然而他卻不再說一句反駁的話就走了。

「我也走！」吳股長這樣說了一句就跟着何科長走了。他在那一大羣吶喊的工人的面前，忽然就變得膽怯了。

「好，你們都走了！讓我一個人來幹，反正局長有命令，我怕什麼？」王隊長得意地自語着，他的臉色變得緋紅，兩隻眼睛射出瘋狂似的光。他接連狂笑了幾聲。那副隊長驚訝地在旁邊看着他。

一塊石子打到了王隊長的臉上。石子落地了，他的臉上馬上腫了一塊。他不再思索了。他高聲叫起來：

「開鎗！」

於是第一顆子彈從他的手鎗裏飛了出來。

鎗聲接連響了幾下，於是工人的陣營中起了一個大的騷動。哀叫聲，吶喊聲，罵詈聲，脚步声，響成了一片。工人們起初極力在抵抗，大家齊聲叫喊，他們還奪到了一兩隻鎗。但後來有好些人被刺刀戮傷了，又有些人中了子彈倒地了，於是他便開始潰散了。

工人們向各處奔跑，這個山谷裏到處都是人，哀叫聲響成了一片。礦警端着鎗去追那些逃散的工人，向着他們的背和腿送刺刀。

這混亂的局面繼續了一會兒，等到局長伴着錢代表來的時候，工人已經散完了。在地上躺了七八個死屍和一些受傷的工人，礦警傷了兩個。

「你辦得好！」局長拍着王隊長的肩頭說。

「那幾個爲首搗亂的都打死了嗎？」錢代表茫然地問道，他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現在還不知道。不過總有幾個不會跑掉！」王隊長得意地回答着，他好像是一個戰勝者。

礦局十五年紀念日成了一個流血的日子。游藝會中途停止了。一些慶祝的儀式也取消了。一些客人傍晚就離開了大煤山。悲慘的黑雲籠罩了這個地方。好些茅屋裏充滿了哭泣和呻吟。山坡上，街市上，小路上站了一些礦警檢查過往的行人。一個命令傳下來，被許多人低聲傳述着：追緝小劉和王阿根。

老李，周廣和，張阿五，老朱都被鎗彈打死了。傍晚時分兩個礦警在茶館裏捉到了馮阿大和陳洪興。但是小劉和王阿根卻漏網了。

礦警四出搜查，找不到小劉和王阿根的藏匿的地方。他們把馮阿大拿來拷問，也得不到結果，馮阿大自己也不知道。

「追緝小劉和王阿根，他們兩個是這次事變的主犯！」這是礦局的命令，這是礦警的口號。但是因了幾次搜查的無結果，人們就斷定他們兩個已經離開大煤山了。

晚上工人開小組會議，在第一號工棚裏，在第二號工棚裏，在第三號工棚裏，都有會議。每一個工棚裏都有幾個活動份子。他們人數不多，並不會引起礦警的注意。他們的決定是罷工。在山坡脚下，幾個茅屋裏，也有工人在開會，小劉和王阿根都參加在裏面，他們並沒有離開大煤山，他們的決定也是罷工。

開會完畢，和小劉一同走出茅屋的還有一個人，就是趙科員。他和小劉走了幾步路就轉灣走了。他回到礦局去，他裝作散步歸來的樣子，沒有人疑心他。夜是很柔和的。

就在轉灣的地方站了一個佩鎗的礦警。他正和一個人談論日裏的事件。小劉遠遠地看見了他。小劉略略遲疑了一下，就把他頭上的鴨舌帽往下面一拉，遮住了額部，縮着頭，聳着肩，一直往前面走了，脚步放得慢慢的。礦警沒有注意他，就讓他走過了。

夜是靜寂的，這一晚大煤山上變得非常靜寂，非常陰暗了。窰井那邊沒有光亮，升降機沒有響動，天空成了濃墨色，上面找不出一顆明亮的星。遠遠地有幾隻狗在吠。小劉在小徑裏移動着脚步。他的頭腦裏想着許多事情，卻不知道現在應該到甚麼地方去。他祇

知道人家在追緝他。

慢慢地冷風吹起來，風好像刺到他的身上。他的感覺變得更銳敏了。眼前現了那屠殺的情景，他的身上的拳擊的傷痕還在發痛，他清清楚楚記得那一切，然而現在環境是這般冷靜，這般淒涼。他們並沒有錯，他們站在公道一方面。但是現在他們卻受了更大的壓迫。他還被人家追緝着像一隻逃亡的狗。這是不公道的。他不能夠逃走。他要留在這大煤山上做一點事情出來。罷工，這是大家的決議，他們要實行。趙科員的話不錯：沒有一個人下窖去，看局長那般人還有什麼辦法。

「我不怕！我一定不走！」他想到這裏就低聲自語說。他這時候快走到了鐵軌旁邊的一堆矮屋後面了。

一個人影迎面走來。他連忙把頭埋下去。他瞥見了那是一個女人。

那女人走到他面前就站住了，驚訝地低低叫一聲：「小劉。」

他喫驚地擡起頭一看，不答話，連忙把頭埋下去，繼續往前走，心裏跳動得很厲害。

他馬上加快着脚步。

那女人卻轉過身子追他，她不肯放鬆他。她慢慢兒跑着，接連地在他後面說：「是我，你就不認得我？」

小劉終於站住了。他面對面地望那女人。自然他認識她。他決不會把她忘記掉。他想她不會加害於他，所以他放心地看她。

「你好大膽！他們到處捉你，你還不走！」她依舊關切地低聲說，一把抓住了他的左膀。「我這幾天到處尋你，尋不到，我想你多半離開大煤山了。」

「走，我沒地方好走。我也不想走。我不怕給他們捉去！」小劉苦惱地說。

「你就到我家裏去。那裏面沒有別人，他哥嫂都到城裏去了。」她十分懇切地說。

「我不去，我不願意躲起來。」他倔強地說，但是這時候他開始爲她的態度所感動了。他想她竟然如此關心他，愛護他，他又不願意完全把她拒絕。和她在一起，這機會多麼好，他等了許久，如今很容易地有了這機會，他不能夠隨便放過。



「你跟我走吧！給他們捉住有什麼好處？」她開始拉他走。小劉不再遲疑，就順從地跟着她走了。

走不到多遠他們就到了小朱的房屋門前。沒有人看見他們。一進屋，那女人就把房門關了。她領小劉進裏面的房間去，她說那是她的房間。陳設雖然是十分簡單，但在小劉看來就和天堂沒有兩樣了。

「就是他，」小劉指着壁上掛的一張相片對她說。

「是的，」她點了點頭，他的意思她很明白。

「你餓嗎？」她讓他在一個矮凳上面坐下來，就關心地问道。

「我不餓。我喫過飯了。」他坐下來，就覺得人有些疲倦，接着又苦惱地說：「這一天就過去了。我不害怕不過我不願意給他們捉去。我要做一點事情。我不願意在這裏躲藏起來像一個小賊。」

「你們也太大膽！你們和局長作對，和閻王作對，就像雞蛋殼碰牆壁。他們有鎗，有錢

有勢，你們有什麼？」那女人正言規勸他。

「真作孽呀！打死了七八個人，受傷的有十幾個，鮮血淋漓的。他們真做出他們就沒有一點人心？」她又感嘆地說。

「你們女人家不懂得這些事情！我們有公道，我們有氣力，有膽量，我們不相信就把他們打不倒。告訴你，我們明天就要罷工了！」小劉掙紅着臉起勁地說。

「罷工？」她驚疑地問。

「對啦。我們大家都不下窰去作工，看局長從哪裏出煤來？」

「你輕聲點！不要給人家聽見！」她小心地說。「你們不下窰，哪裏有飯喫？」

「現在管不到這些。我們沒有飯喫，他們又從哪裏來飯喫？我們不挖煤，他哪裏有局長做？」

「你們不挖煤，他們會趕你們走，他們會拿鎗來逼你們下窰去。」

「不怕！我們大家一顆心。我們今晚商量好了：要走大家走，大家不下窰，就沒有」

個人敢下窖去！」小劉堅決地說。

她站起來，走了兩步，微笑地看他，一面說：「我不要聽你說這些話，你的道理多得很。你現在不想睡？我讓你在這裏睡，我到外面去。」

「不，我不想睡，我要睡也不能夠閉眼睛。」他做手勢不要她就離開。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問道：「喂，我問你，那天早晨你不回答我的話就跑開了，那是甚麼意思？」

「我也記不得了。你問牠做什麼？」她就在他的旁邊坐下來，回答說。

「你是不是討厭我？」他故意這樣問。

「我討厭你，今晚上又拉你進來躲。」她撲嗤笑了。

「那麼你歡喜我？」他帶笑說。

「也說不定。你是一個好人，我不願意你給他們捉去。」她頑皮地回答說。

「你真正相信我是一個好人，你就一點也不害怕我嗎？」他也頑皮地問。

「我害怕你做什麼？」她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

「房間裏就祇有我們兩個，沒有別的人，你就不怕我嗎？」他帶笑說。

「呸，」她馬上紅了臉。「你有這種心思，我就不敢留你了。」

過了半晌她又改換了聲調說：「小劉，你真的還沒有成家嗎？」

「哪個女人願意嫁給我？」小劉苦惱地說。

「你也應該討一個妻子呀！年紀也不小了！我說的是真話！」她紅着臉關心地說。

圓圓的白臉，光亮的短髮，說起話來一張小嘴動得真可愛。一種慾望在他的心裏生長了。他記起了趙科員的話。

「你曉得，我祇喜歡你一個人。你就嫁給我罷！」他誠實地差不多忘了自己地說。

「你將來不會變心嗎？我倒愛你這種人。」她快活地說，並不拒絕他的伸過來的雙手。

「明天就遇着死，也不怕牠！就那樣死掉，也算值得了！」一個念頭掠過他的頭腦，他就漸漸地忘掉了明天罷工的決定。

黑夜在安靜中度過了。

第二天上午汽笛響時大煤山上並沒有動靜。每個工棚裏的鑛工都靜靜地躺在被窩裏。也有幾個躲在茅屋裏商議。

八點鐘到了。沒有一個人下鑛，連管升降機的工人也不見了。包工頭跑來活動，沒有用；監工頭更沒有用。

罷工的消息開始傳播出去。大煤山上的情形變得更緊張了。局長爲了應付這事變，在局裏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

局長主張嚴厲地對付工人。馬科長們都附和着。

曹蘊平卻誠懇地表示了他的見解。他說昨天局裏對付工人的手段太厲害了。現在應該和工人開個談判，斟酌接受他們的要求，對那些死傷的人給一點撫恤金，這樣處置纔可以避免工潮的擴大。他把他的主張解釋得很詳細。

「這不行！照你這樣處置，倒不如請他們工人來做局長更痛快！昨天的手段一點也

不厲害，要不是昨天放了一排鎗，今天的情形不知道會混亂到什麼地步？曹科員，你現在居然來替他們說話！這種見解真是大錯特錯！」局長不高興地反駁說。

曹蘊平經了這次搶白，又說了幾句辯白的話，但沒有人聽他。他就不好意思再開口了。但心裏卻是十分氣憤。

會議的結果自然是局長的主張通過。礦局決定採取嚴厲的壓迫手段對付罷工的工人。

曹蘊平垂頭喪氣地從會議室裏走出來。眼前是一片黑雲。身子變得十分沈重。他從來沒有感到過像現在這樣深的絕望。他祇有一個思想：就是這地方他不能夠住下去了。

「曹科員，」一個聲音在後面喚他。他掉過頭看，趙科員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今天說那番話簡直是在對牛彈琴！」趙科員和曹蘊平並肩走着，他開始說了上面的話，聲音卻是很低。

「我不能够抹煞我的良心，不管我的話有無效果，我總應該把牠說出來。」曹蘊平

熱情地說。「但是你爲什麼就不說一句話呢？我知道你不是他們那一種人！」

「我從不和他們說一句正經話，」趙科員莊嚴地說。「對付他們不應當用言語，應當用行動。」

「行動」曹蘊平說着就驚訝地看趙科員，趙科員的銳利的眼光透過鏡片，直視着他的臉。這眼光有些刺人。但他仍舊不懂得這行動的意思。

「昨天工人死了七個，傷了十幾個，但是遊藝會終於停止了。今天工人罷了工，機器歇着，沒有人下窰，這就是工人的行動。局長那般人就害怕這種行動！」趙科員用堅決的聲音解釋說。

「然而局長也就決定了採取更嚴厲的手段。這種行動又有什麼好處呢？不過是白白的犧牲！」曹蘊平苦惱地說。

「那麼據你看來工人們就應該怎樣辦？」趙科員突然發了這問話。

「怎麼辦？他們應該……他們不要太激烈……他們應該慢慢來……」曹蘊平喫

力地說，他明白自己找不出適當的話來了。

「是的，你的見解不過是如此。你希望局長發個慈悲心寬待工人……」趙科員冷笑說。

「不，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曹蘊平口裏這樣辯解，卻不知道他的意思確實是那樣的。

在這談話的中間，趙科員一直往他的房間裏走，曹蘊平無意地跟着他。他們兩個就進了那房間。

「我一定要辭職不幹了，這裏太黑暗了，不是我應該住的地方。」曹蘊平在藤椅上坐下來就苦惱地抱怨說。

「好，你們這般人祇有逃避現實的一個方法！」又是一聲冷笑。「我告訴你，這裏就是全個中國的縮影！」

「不錯，我也承認我懦弱，」曹蘊平直率地說。「然而不逃掉又怎麼辦，我一個人能



夠做什麼事情？我一個人處在他們那許多人的中間能夠做什麼事情？我每一次向局長提出一個新建議，就會給他教訓一頓。他們都不高與我，看他們的意思倒希望我早些走。而我自己，我知道我的薪水都是工人的血汗，我也不能夠再拿這種錢了。」

趙科員忽然想起了局長對於曹蘊平的批評，便說：「局長說你是周春輝的同黨。」自然曹蘊平是一個頭腦清楚的人，但他果真是周春輝的同黨嗎？那太冤枉了。趙科員這樣想。

「他說我是周春輝的同黨，那太冤枉了。我根本就不認識周春輝，我也沒有加入過什麼黨派！」曹蘊平奮激地說，「不過周春輝總比他們那般好！」

趙科員含糊地應了一聲，沈默了半晌，忽然站起來，走到寫字臺前面，打開抽屜，從裏面摸出一張紙片，走去遞給曹蘊平。

那是一張照片。一個青年學生的臉：寬額，大鼻，一對亮眼睛，嘴唇上帶着微笑。

「什麼人？」

「你不認識他就是周春輝」

「這樣年青？」

「這是幾年前的照片，現在他已經死了，」趙科員苦痛地說。

「死了？他不是關在牢裏面嗎？」韓蘊平的問話裏面含得有驚疑和惋惜。

「一個多月以前死的，他死前不久我還去看過他一次，已經瘦得沒有了人形。」

「你認識他？」

「是的，我知道他的許多故事。他和我都是中學時代的同學。他在中學讀了三年書，受了革命思想的感化，就拋棄了學業，離開了家庭。起初做一個印刷工人。後來就到大煤山上來，直到他在這裏被人捉住為止。他常常對我說：我們應該毀滅一切個人的感情，個人的利害打算，個人的幸福。我們應該在大衆的幸福中去求自己的幸福，在大衆的解放中求自己的自由。他少說話，多做事。從早晨到晚上就沒有看見他休息過。當我們決定派一個人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就自願地出來擔任這使命。他做一個普通鑿工，他忍受着種種

痛苦。他的工錢都拿來幫助同伴，所以許多人喜歡他。但是現在完結了。」

「完結了，」曹蘊平機械地唸了一聲，過後忽然驚醒似地說：「那麼你是他的同志了。」

趙科員不回答他，卻又在抽屜裏拿了一本袖珍日記簿出來。

「你看，這也是他的東西。」趙科員把日記簿遞給曹蘊平。

曹蘊平拿了這本日記簿在手裏隨意翻閱着。一段用藍墨水寫的話突然放大了似的現在他的眼前。

——一個人如果不同時使他周圍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萬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Bakunin

他馬上闔了日記簿遞給趙科員，一面說：「巴枯寧……我如今知道你是什麼人了。……然而你為什麼要把這個給我呢？我又不是你們的同志，你就不怕我嗎？」

「正因為你不是我們的同志，所以我要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我要你也加入我們裏面來。」趙科員莊嚴地說，那態度似乎有些驕傲。

「不能！」曹蘊平在掙扎中迸出了這叫聲。「我不能夠做你們的同志。」

「爲什麼呢？」

「因爲那是離事實太遠了。那太空想了！」

「空想，你在這種環境裏每月領着高的薪水。每天伴着漂亮的太太，你當然會覺得我們太空想了，你去和鑿工們在一起生活，像周春輝那樣，你就會知道他們需要的是什麼！」趙科員氣憤地說。

曹蘊平沒有回答，他在思索，臉上起了一陣拘攣。

「從來看清楚社會進化的人都會給人家罵作空想家。你不做空想家，那麼還是跟着局長去做官罷。」趙科員冷笑地說。

「你不要說這種話，」曹蘊平突然站起來阻止趙科員說話，他的神情是很苦惱的。

「你對我說這種話，也沒有用處。我不相信你們的理想，我不相信那激烈的革命行動。最好的還是和平的改革。」

「噓，和平的改革！」趙科員冷笑起來。「那麼你在現在這種情形裏面應該怎麼辦？」

「我決定辭職不幹了，」曹蘊平依舊苦惱地說。

「你一個人辭職有什麼好處？你不過是逃避現實罷了。」

「然而我辭職就是表示我不贊成局長他們的處置。至少我不能夠助桀爲惡，我不能夠同流合污！」

「好個清高的人！」趙科員又一聲冷笑，這冷笑使曹蘊平覺得非常不舒服。他知道趙科員在挖苦他。

過了半晌，趙科員忽然帶了莊嚴的面孔對他說：「我告訴你：像你這樣做，你實在是助桀爲惡，同流合污！」

「那麼我問你，你們叫工人和局裏鬭爭，這不是白白害了他們嗎？昨天流了那麼多

的血，還不夠罷工有什麼用處？他們一定會失敗！這也是你們的錯誤！」曹蘊平氣憤地罵起來。

「但是你卻不知道力量是在繼續不斷的鬪爭中生長起來的。在鬪爭中流的血是有代價的。勝利就是一顆草，牠慢慢地發芽着，雨露滴到牠的身上，牠就會吸收進去，而受到牠們的恩澤。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失敗！」

曹蘊平用一種交織着憤怒和驚訝的眼光看着趙科員，他想說什麼，卻沒有說出來，臉色突然變了，就掉過頭一聲不響地往外面走。

「喂，曹科員！」趙科員在後面叫起來。

曹蘊平馬上站住了，回頭來看他。

「你要辭職就早點走，最好馬上把你的漂亮的太太送走，你懂得這意思嗎？」

趙科員的聲音是沈重的，臉上的表情是莊嚴的。他並不是在開玩笑。

曹蘊平默默地點了頭。

會議過後不久，局長就下了一個命令，強迫工人下鑿，礦警四處活動起來，煤山上的情形變得更緊張了。

沒有一個人肯下鑿去，工人全聚在工棚裏開會。於是礦警又把他們趕出了工棚，而且把工棚鎖住了。留下幾個礦警守在那些地方。

鑿工離開了工棚，就分散到幾個地方去開會。他們的人數很多，礦警沒有方法解散他們。局長祕密拍了一個電報到省城去說鑿工企圖暴動，請派軍隊來鎮壓。這消息很少有人知道。

鑿工派了六個代表去見局長，向他提出了幾個條件：撤換王隊長；撫恤死傷者；承認工會；減少工作時間；釋放被捕的人。吳金生、余洪德都是代表。

局長不肯接收鑿工的要求，卻把六個代表扣留起來，把他們連同前一天被捕的馮

阿大和陳洪興一起押在護礦隊營房的特別囚室裏。

局長把包工頭招呼來他們兩個人在房裏談了一點鐘，包工頭帶了笑臉出來。他想陝西甘肅一帶大批的難民逃到了山東，賺錢的機會來了。

包工頭雇了幾個流氓到工人中間去搗亂，結果祇有極少數的人願意下窖，而這幾個流氓卻被工人趕了出來。

在一個茅屋裏面幾個激烈分子開了一次緊急會議，代表被捕的消息點燃了他們的憤怒。

「局長打定主意和我們幹了！我們不怕！」王阿根睜着兩隻圓眼睛捏緊拳頭說，這幾天他的臉更瘦得可怕了。

「我們一個月不下窖，看他局長有什麼辦法？」小孫憤憤地說。

「一個月不下窖，你們拿什麼來喫？你們決不能夠支持到那時候，」趙科員說，他也參加在這裏面，局裏沒有一個人知道。



「我們一定要支持到那時候，我們要和局長幹一下，」王阿根堅決地說。  
「要幹就祇有快些幹，日子延長下去，你們就沒有一點辦法。包工頭不是說要去招新的工人嗎？」

「那是一句謊話，要招那麼多的工人不是容易的事，」一個中年鑿工說。

「老趙，你不要說這是謊話，包工頭的鬼主意多得很！」王阿根說。

「那麼你們對於馮阿大他們怎麼辦？現在幾個代表又給捉去了！」趙科員嚴肅地說。

「我們去救他們！」王阿根堅決地說。

「好，我們去救他們……我們去見局長！王阿根，你說怎樣？我們去包圍礦局，強迫局長答應我們的話！」趙科員的聲音戰抖着，他的眼睛裏射出強烈的憎恨的光。

「好！這個辦法好！」王阿根熱烈地回答。

「我們一定這樣幹！」幾個青年工人齊聲響應。

「慢一點！我們應該去和他們大家商量，這件事情並不是我們十多個人可以決定下來的！」老趙慎重地說。

「不錯，不先商量好，到那時候大家就不會起勁，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另一個中年鑿工說。

「好，你們馬上就回到各人的一組裏去報告！」趙科員說。

「等着，我們還有一些事情……」王副科說，接着他們又來商量別的事情。

忽然從遠遠地發了一陣呼喊，許多人在叫。

「什麼事情又發生了！」趙科員驚惶地說。「我出去看。」他就先走出來。

趙科員走出茅屋，沒有看見什麼景象，不過叫聲遠送到他的耳邊又好像有什麼人被追趕着，他隱約聽見腳步聲，他便沿着小路走去。

腳步聲愈過愈近了，是一個人人在跑，忽然從山坡的轉灣的地方跑過一個人來。

「小劉！」他驚恐地叫了一聲。

那人跑過他的面前：一張紅臉，一頭亂髮，一團熱氣，衣服撕爛了一塊。

「我會給他們捉住了！」小劉氣喘地說了這一句話。那臉色很難看。

「你快到後面去躲，王阿根他們在那裏！」趙科員帶着緊張的心情急急地說。

在後面老趙他們正走過來。他們都驚恐地叫「小劉」，他們讓小劉走過去，兩三個在後面跟他。

於是兩個礦警跑過來了。

「趙科員，你看見小劉嗎？」他們中間的一個這樣問。

「小劉誰？」趙科員故意裝出驚訝的神情反問。

「就是局裏通緝的那個鑿工，一剛才發問的那個礦警回答這

「去吧，他一定在那邊！」另一個礦警說。他們不再等趙科員答話，就向茅屋那邊跑去。

接着又有三個礦警跑來。他們都進了茅屋。在那裏他們找着了小劉和王阿根。

小劉和王阿根並沒有一點抵抗的行動就給礦警捉去了。

「現在看你們跑到哪裏去！」一個礦警得意地說。

「等着吧，我明天一定會跑出來！」王阿根冷笑說。他心裏很是氣憤。他想：他們的計劃沒有實行，他就給人捉住了，而且還有小劉。他相信工人會來救他們，但是他不能夠親身參加包圍礦局的行動了。而且不知道那時候局長會有什麼新的花樣。

「跑出來，除非到墳場裏去！」一個礦警接口說。

「現在我們到哪裏去？」小劉裝出笑容問，表示他不害怕。

「護礦隊！」

「好，走吧。」小劉短短地說。他的眼前突然現了一個女人的圓圓臉，她不要他走出她的家，但是他卻走開了，所以他在這裏給人家捉住。他現在後悔嗎？可以說是，又可以說不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現在是和他的同伴在一起了。

五個礦警押着這兩個鑿工走出了茅屋。

幾個鑿工在外面用憎恨的眼光看着這五個礦警。他們跟着礦警走。

「我勸你們還是安分地下鑿去吧，再要搗亂，決不會有好處！」一個礦警回頭對後面的幾個鑿工說。他叫他們不要跟着走。

「放了這兩個人吧！你們幹什麼捉他們去？」一個中年的鑿工哀求說。

「幹什麼捉他們去？局長要捉他們，累我們到處找，找了一天。現在要放他們？你們做夢！」一個青年的礦警冷笑地回答，過後臉上又現了得意的面容。

這一行人繼續往前走，他們向着到護礦隊的營房走去，那營房在礦局後面。在路上又加多了幾個人，跟在他們的後面。

「放了他們吧！」鑿工時時在後面說着這樣的話，卻沒有效果。

「小劉！」忽然迎面起了一個清脆的聲音。一個女人向着他們跑過來。圓臉臉跑得紅紅的，一頭短髮飄散着。她跑到小劉的面前，大聲叫起來，愈往下面說聲音裏愈帶了哭聲。

「小劉，我叫你不要出去，你不聽話。給他們捉去，不會讓你活命的。她兩隻眼睛大大睜開望着小劉，淚水從眼裏滴出來。她又去拉着小劉的一隻手腕。

「哈哈，小寡婦，他原來是你的情人。你丈夫剛剛死了，你就偷了漢子。你們幹的好事情，我們都不知道！那一年青的礦警快活地笑起來。他去拉開她，卻借着機會在她的胸前摸了一把。別的礦警都快活地笑了。

「你，你跑來了！你跑來幹什麼？我不要緊！你快回去！」小劉一看見這女人，他的臉色就變得溫和了。他望着她微笑了一下，過後溫和地陸續說了這些話。

「我不回去！我要跟着你走！我要看他們把你怎樣！她依舊帶着哭聲說。那個年青的礦警還在拉她，她硬掙脫身子，轉身到那人的面前氣憤地接連抽他的胸膛，一面罵道：「你，你，這狗，你們都是些狗！你們捉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你們捉他們去幹什麼？你們說他們和局長作對嗎？吓，我當初來的時候，我還尊敬局長，現在我也要罵局長，我也要恨局長！他殺死我那丈夫，他殺死許多人！他又惡捉他們去！」

那個礦警用力推開她，她幾乎跌倒下去，身子向東西偏了幾下，又站定了。礦警們一面大聲笑着，一面繼續往前走。小劉和王阿根齊聲罵着，他們在和礦警掙扎要打礦警，卻被礦警捉住了兩隻手膀。兩個礦警對付一個。在後面跟着的鑿工憤怒地叫喊了。

「喂，你們乾嚷着有什麼用？你們就沒有手嗎？」王阿根被礦警捉得死緊，不能夠動彈，卻大聲叫起來。這話是說給後面的鑿工們聽的，這時候又有好些人來了。

那女人趕上去打礦警，沒有用，她便跑到鑿工們的旁邊氣憤地對他們說：「你們眼睜睜看着，你們不動手呀！你們還有臉做男人！小劉給他們捉去，你們就不動手救他們嗎？你們真沒用！」她的聲音已經叫啞了，眼淚濺在臉頰上，臉紅着，眼睛發出火，她現在就像一個發狂的婦人。

「動手呀！我們把他們搶回來！」鑿工叢中一個粗暴的聲音突然響起來。在一剎那間衆人都明白了，他們覺得這正是他們心裏的話。於是他們中間起了一個騷動，他們就擁上前去。

礦警恐怖地叫起來，一面狂吹着警笛。警笛聲中斷了，接着起了一陣響聲。鬪爭繼續着，一些礦警跑了來加入在戰爭裏，但同時又來了更多的鑛工，礦警開了一鎗沒有打傷人，但他們馬上就全逃走了。

「糟了！禍闖大了！怎麼辦？」老趙畏怯地叫起來，這時候一些鑛工正擁着小劉和王阿根往前走。

「喂，你們到哪裏去？馬上就會有很多礦警來捉我們，」另一個中年鑛工對羣衆說，卻沒有一個人聽他的話。他們祇顧走。

「到礦局去！見局長去！」王阿根突然大聲叫起來。

「到礦局去！見局長去！」許多鑛工齊聲響應道。這時候又有幾羣鑛工加進來。他們繼續向前走着，人數不斷地增加。

他們快要逼近礦局，已經看見了鐵軌，煙囪和升降機的鐵架子。他們發見大隊的鑛警端着鎗在前面等候他們。人數不少，排成了一個一字，完全阻擋着他們的進路。



「滾開！你們快散開，不然我們要開鎗！」王隊長站在最前面，用嚴厲的聲音對他們說。

鎗工們站住了。他們裏面人聲嘈雜着，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應該怎樣辦：前進或是後退。

在鎗工隊裏最前面站着小劉，王阿根和別的幾個活動份子。小朱的女人從後面人叢中跑到了最前面，就站在小劉的旁邊。她的臉紅着，但臉上卻露了笑容。

「真好玩，我從來沒有這樣好玩過。」她拉着小劉的手低聲說。她彷彿在參加節會，好像不知道他們現在幹的是什麼性質的事情，有什麼大的危險。她似乎完全不知道。

「你們馬上給我散去！聽見嗎？我就要開鎗了！我要叫你們再嘗嘗我昨天的手段！」閻王用更大的聲音說。

鎗工們恨恨地望着他，不前進也不後退。

「我們要見局長，」小劉回答道。

「叫他出來見我們！」王阿根粗暴地叫起來。

人叢中立刻起了一個騷動，他們略略向前面移動了二下。

「哼，你們要見局長？哈哈，你們想局長肯見你們這些東西嗎？你們現在又有什麼新花樣？難道你們都不怕死嗎？」閻王驕傲地笑罵起來。

「把馮阿大，陳洪興給我們放出來！」

「把代表放出來！」

許多聲音這樣叫。於是鑿工們又向前移動一下。

「站住，你們再進一步，我就要放鎗了！」閻王帶了殘酷的表情，對工人下了最後的警告。

鑿

鑿工的隊伍不再前進了。從他們裏面漸漸地起了種種罵詈的話語，接着礦警們也用許多惡毒的罵詈來回答他們。他們這樣相持着，過了好一會兒。

忽然一個人從礦警的隊伍中擠出來，走到閻王的旁邊，帶了氣喘地叫了一聲：「王

隊長！

這是趙科員，在他的後面又出現了曹蘊平。

「王隊長，你不能開鎗！」趙科員急急地說，他跑得氣咻咻的，顯然他已經跑了許多路。

「趙科員，這是什麼話？不開鎗就讓他們衝進礦局去嗎？」閻王驕傲地回答說，顯然他不高興趙科員跑來干涉。

「但是軍隊馬上就要到了！」曹蘊平帶點恐怖地說。

「軍隊來了？好，我不怕了！」閻王的臉上露了一個譁笑。他的膽子更大了。「局長吩咐過我，我自有辦法。你不要管，快走開！」

「軍隊快來了！」這個不好的消息在窰工中間傳播着，引起了大的騷動。局長請了軍隊來對付他們！這太不公道了！地們的簡單的腦筋是不能夠了解的。他們起初恐懼，後來憤怒幾個激烈份子叫起了激烈的口號，這些口號鼓動了大家，於是他們都把那危險

忘掉了。他們並不害怕。

「王隊長，你不能够拿工人來做你的鎗靶子！他們並沒有錯。把你的隊伍撤退罷！」  
趙科員嚴肅地說，像在發一個命令。

「你也說這種話？你叫我撤退我的隊伍！你原來也是一個亂黨，我要告訴局長說你勾結工人擾亂治安！」閻王不客氣地指着趙科員罵起來。

「好，你是下了決心了！你以為我害怕流血，害怕鬪爭嗎？」趙科員陰沈着臉冷冷地說。「你既然準備再流一次血，你應該知道牠的代價。我並沒有一點懼怕！我是屬於他們那一邊的！」他說着就往工人的隊伍那邊走去。

憲工的隊伍裏起了一陣歡叫。他們的聲勢更壯了。

「好，趙科員，我要開鎗了，子彈是沒有眼睛的！」閻王威嚇地說。

「你有這膽量？你就沒有一點怕懼？」趙科員冷冷地說。「你看兩邊誰的人數多？你就不怕我們衝過來嗎？」

「衝！我們衝上去！」王阿根大聲喊叫。

「大家衝上去！」

於是兩邊都起了騷動，礦警開了鎗，鑛工衝上去。猛烈的鬪爭發生了。鬪爭繼續着。吶喊，叫號和鎗聲響成了一片。全個煤山都感到了震動。許多人跑來參加到鑛工裏面。許多人倒了又起來，起來又倒下去。鎗聲稀少了。一百幾十名礦警的隊伍像一座古塔似的倒塌下來……

但是恰恰在這時候軍隊開到了。

過了一個星期，大煤山的秩序漸漸恢復起來了。一種沈重的，悲哀的空氣壓着這地方。

早晨從大煤山開往三里橋的火車照常開了出去。這一班車是很擁擠的，頭等車乘客裏面有一對青年的夫婦。

「珊，想不到你的話真正應驗了。我在這裏又沒有住多久，」男的憂鬱地在女的耳邊低聲說。女的沒有答話，默默地望着窗外。

「倘使趙科員能夠活起來知道我離開了這地方，他又會責備我逃避現實了……他真倔強，臨死時還說他沒有失敗，還說種子已經落在地下……」男的繼續說。

「死了這許多人，真可憐！小劉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說他帶了小朱的寡婦一起走的。他居然能夠逃掉……」男的又說。

女的低聲嘆了一口氣，纔慢慢地說：「這幾個月就像做了一場夢，可怕的夢……平，現在落雪了。」

「回到都市裏面又該燒煤了，」男的接着說了這一句。兩個身子緊緊偎着，兩對眼睛呆呆望着窗外的山坡。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八版

實價六角

巴金主編

新時代小說叢刊

雪

有著作權

著者 巴金

發行者 吳文林

印刷者 文化生活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山陰路  
路  
路  
路

文化生活出版社



